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东印度航海记

[荷] 威·伊·邦特库 著 姚楠译

663.4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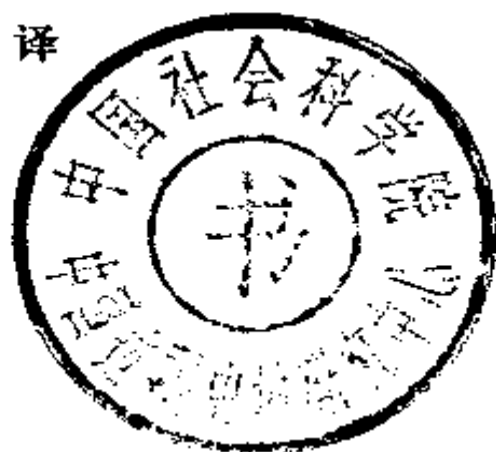
24.08
229
1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东印度航海记

〔荷〕威·伊·邦特库 著

姚楠 译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0519

**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25

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by
Mrs. C. B. Bodde-Hodgkinson and
Pieter Geyl

*
Published by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29

2744/24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东印度航海记

[荷] 威·伊·邦特库 著

姚 楠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4³/₄ 印张·94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1,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990 定价: 0.46元

目 录

译者序	1
导言	9
[侯恩]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的 东印度航海日记或著名纪事	23
索引	133

译 者 序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初成立后，为了开拓殖民地，争夺香料贸易，掠夺殖民地人民和资源，曾陆续派遣船队东航，从西欧一直到远东，而以东印度群岛为其主要目的地。随船远航的海员写过一些笔记，但完整地公开发表的不多。五十年前，我曾译过克里斯托弗·佛兰克(Christopher Fryke)和克里斯托弗·适威斯尔(Christopher Schweitzer)的航海记两种，其中记叙十七世纪中期东西方海上交通情况，东印度群岛的史地、经济、民俗以及华侨在当地的活动等，颇为生动详细。译稿后经铜山黄素封先生校阅，以两人合译名义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后曾再版出书。一九三八年，我又获得另一本荷兰人邦特库的航海记，那是比我过去所译的两种更早四十年的著作。当时我侨居新加坡，曾应《星洲日报》编辑部之约，摘译过几段在《星洲半月刊》发表，后来译完全书，交给槟榔屿周满堂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据说该会将稿寄到上海印刷，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从新加坡回国，以后就没有看到译稿，也不知是否已出版，想来稿已散失，而原书却一直由我保存着。现在事隔四十多年，我翻阅原书，觉得仍有重译的价值，因而推荐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经同意列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使本书又能与读者见面，这是我极为欣慰的事。

本书作者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是荷兰侯恩人，他一门三兄弟，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作者从一六一八年底自荷兰西北部的特塞尔启航，至一六二五年十一月回到荷兰的泽兰省，在外七年，大部分时间度着航海生涯。他所写的航海日记本来不准备公开发表，后来由他的朋友们多次劝说，才表示同意出版。不料该书问世后竟在荷兰广为流传，而且出现了许多版本。我们采用的版本是伦敦乔治·劳特莱奇公司(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出版的《百老汇旅行家丛书》(The Broadway Travellers)所收的英译本。这套丛书由E·丹尼森·罗斯爵士(Sir E. Denison Ross)和艾利恩·鲍尔(Eileen Power)主编，收集的都是比较著名的古代旅行记。张星烺先生翻译的拜内戴拖(L.F. Benedetto)本《马哥孛罗游记》，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本书英译本是由C·B·博德-霍奇金森夫人(Mrs. C.B. Bodde-Hodgkinson)和伦敦大学荷兰史教授彼得·盖尔博士(Pieter Geyl, Lit.D.)从荷文本译出的，盖尔教授还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导言，对本书作了比较恰当的评论，阐述本书写作时的历史背景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制度，另外加了六十多条注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的。

根据《百老汇旅行家丛书》编者的介绍，“在荷兰文学作品中所能夸耀的许多优秀的旅行记中，没有一本能比邦特库船长那本著作更能深受欢迎而广泛流行。他没有什么发现。他只不过是个商船海员。但他能历尽骇人听闻的艰难险阻而忍受不怨，其叙事生动天真，毫不忸怩害羞。”盖尔教授在导言中则说，“他本身充满着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与读者的心灵联

系起来。他对遭遇的多灾多难和上帝的救苦救难都十分敏感，因此不仅描绘了外部的现象——虽然当这些现象的确支配了他的注意力时，他也曾描写过一些——而是以最真心诚意的、不事夸张的态度记录了本人的思想反映。”诚然，本书作者在东方航海七年，出没惊涛骇浪之间，遭到无数次令人咋舌的天灾人祸，而能以朴素的笔调，叙述当时的情景及其本人的内心思想，这对我们了解四百年前海上生活的情况，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我认为本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对我们治古代中西交通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人来说，至少有下面四点可以提出。

首先，本书作者从荷兰北部出发，到了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后，在东印度群岛各岛屿之间航行了四、五年，后来又奉派到我国澎湖列岛和闽粤浙沿海一带，进行侵略和海上劫掠活动。他的航行路线及其经历的地方，对于我们研究十七世纪的中西海上交通，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些资料可以同我国的有关载籍比对，解决一些过去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英国学者J·V·米尔斯(J.V.Mills)就曾对于本书中提到的一个岛屿写了一篇考证文章，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第十二卷第二辑)。由此可见本书不能视为一般游记而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次，邦特库巡航东印度诸海期间，东印度当地有三个比较著名的伊斯兰教王国，那就是西爪哇的万丹、中爪哇的马打蓝和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这些国家为了抵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在我过去翻译的《航海记两种》中谈到荷兰殖民军与万丹王国的关系时说：“万丹本系一

强大之土国，自外人到此通商以来，更形发展。外人中以英格兰、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诸国人为多，惟对于邻近之东印度公司，极为不利。公司船只，自欧洲或其他各处东来时，不敢往取万丹大道，须北渡三四百哩。其王虽时常袭击吧城，水陆并进，但常为公司所击退。结果，万丹王不能侵涉公司分毫，反受微损，然其始终不畏难，不气馁，努力进行，以求达到目的，故知其实力实较公司为强大也。”本书写作时间早于前书四十年，但已谈到爪哇与苏门答腊人民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情况，荷兰海员对当地人民极为害怕，其船队也不敢在万丹主要港口停泊，足见印尼人民与荷兰殖民主义者长期对抗几十年的不屈不挠精神。所以说，本书对研究印度尼西亚民族斗争史也有一定价值。

第三，在十五、十六世纪时，西班牙是海上强国，占有许多殖民地，但在十六世纪中期，尼德兰（包括今荷兰、比利时等地）革命爆发，经过多年斗争，北方各省于一五七九年宣告独立，组成乌得勒支联盟，一五八一年建立联合省共和国。一六〇九年，西班牙被迫停战，事实上承认尼德兰的独立，但两国仍处于敌对状态。另一方面，葡萄牙却于一五八〇年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兼并。邦特库远航期间，遇到葡萄牙船舶，即相互交战，这在本书中有多处记叙，攻打澳门葡萄牙要塞，即其一例，而且邦特库不分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一律称之为“西班牙克”（Specks），这个名词在荷语中意为“咸肉”，可能是骂人的话。此外，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既联合，又争斗。在邦特库返国之前一个阶段，双方表面上还在合作，所以在侵华之役开始时，荷兰驻巴达维亚总

督能派人去菲律宾调英船相助,可是到邦特库回国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见英国船舶,唯恐遭到袭击,那是由于一六二三年发生“安汶大屠杀”事件后,荷兰和英国的关系已经公开恶化了。因此,在邦特库置身东方的七年中,西欧殖民国家之间的关系,有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它们的东方事务中。本书虽未作详细介绍,但也间接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本书提供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为和掠夺华工的情况,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到殖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和肮脏思想。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可以补我国史书记载之不足。邦特库参加的侵华舰队是在一六二三年到达中国沿海和澎湖列岛的,那年正是明天启三年。我国史书和地方志上对这次历史事件均有记载,可与邦特库的记叙互相参证比勘,更能了解真相。

据《明史·外国列传》“和兰”条记载,当时的情况如下:

“然是时佛郎机(西班牙与葡萄牙)横海上,红毛(荷兰)与争雄,复泛舟东来,攻破美洛居国(摩鹿加),与佛郎机分地而守。后又侵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阑出货物与市。已又出据澎湖,筑城设守,渐为求市计。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然其据台湾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掠渔舟六百余艘,俾华人运土石助筑。寻犯厦门,官军御之,俘斩数十人。乃诡词求款。再许毁城远徙,而

修筑如故。已又泊舟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为戒严。其年巡抚南居益初至，谋讨之，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续至，与风柜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势愈炽。有小校陈士瑛者，先遣往咬啗吧（巴达维亚），宣谕其王，至三角屿，遇红毛船，言咬啗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士瑛偕至大泥（浣泥），谒其王。王言：咬啗吧国主已大集战舰，议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盖阿南即红毛番国，而咬啗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谕。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餉方略。部议从之。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禽之，献俘于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

上面所引一节中，“据澎湖”、“求互市”、“掠渔舟”、“海寇助之”、“番船五艘续至”、“俾华人运土石助筑”等，与本书所记适相符，但其间也有出入。关于“渠帅高文律”的“高文律”，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曾与朱希祖先生在《大公报》和《文史杂志》连续发表文章争辩过。朱先生说是中国海盗，我认为是荷语司令官 Kommandeur（印尼语作 Komandér）的对音。最近向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请教，他认为从闽南语来考虑，“高文律”与荷语总督 Governor 对音更合，而当时中国人对司令官与总督的职称常常混淆。这个意见很对。上引一节中提到的“咬啗

吧王”和“咬嚼吧国主”的“国主”和“王”，其实都是指荷兰驻巴达维亚的总督，所以职称混用，是常见的事。查王大海《海岛逸志》“三宝瓏”条，有荷兰职称“鹅蛮律”，那也是“高文律”的异译无疑。由于邦特库书中记有司令官被擒一节，所以略加说明。

此外，《厦门志》和《漳州府志》转引《王氏家谱》中还有下面一段记载：

“鼓浪屿厦门带水并峙，被红夷（荷兰人）烧毁。是秋（天启三年）复至。王梦熊率亲丁与战，夺其三艘，夷败走，复率大艚直逼内地，梦熊乃以小艇数十，扮渔舟藏火具潜迫其旁，乘风纵火，弃艇挟浮具泅归，援以巨舰，焚甲板十余艘，生擒大酋牛文来律钦等。夷脱于火，咸溺于水。”

这一节与邦特库的记载几乎完全符合。所谓“牛文来”，无疑就是《明史》的“高文律”，而“律钦”则可能是 Christiaen 的缩音。除了上面引证的文献外，《台湾县旧志》、《癸巳类稿》、《读史方輿纪要》等也都提到这件事，这里就不再一一征引了。但是，这肯定是明代我国人民抵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一次重大事件。邦特库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以亲身经历，用较大的篇幅作了记述，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最后，谈一点翻译方面的问题。本书是一种古代航海记，字数不多而难度较高。当初我在新加坡翻译时，用的是文言文。这次重译，为了力求通俗，改用白话文，但又感到不大简洁。况且，这位船长的大作，正如盖尔教授在导言中所说，“他不懂得什么叙事的技巧，譬如文句的结构，前后避免重复，把

眼前似乎并不重要而将来会变得意义重大的情节妥善安排等，他都不能掌握”。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很难恰当表达出他原来的风格，有些地方，译笔也自感噜苏不畅。好在这是一种资料性的读物，读者不至于对文笔要求过严。译文中最难有把握的，是些古代航海术语，由于我不懂航海技术，而且书中涉及的是帆船时代的航海技术，所以只能就字面翻译，其中肯定有错误之处，尚求读者指正。关于脚注，除将原注全部译出外，对于一些现在不常见的地名和其他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了一些译注。在这方面，章巽教授和韩振华教授给我的帮助很大，特在此表示谢意。

梓良 姚楠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上海

导 言

邦特库的《东印度航海记》是十七世纪荷兰大众所喜爱的、最畅销的许多冒险故事书之一。这本书于一六四六年在侯恩问世，那时已在所述事情发生后二十多年。其后不数年间，荷兰各城市有十几种非法翻印本。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这本书又一再重版。邦特库这个名字成为荷兰语中一个词汇。至今，“een reis van Bontekoe”这句话，仍被人们用来表示一次出乎意料的旅程。

但是这位船长的伟大故事能够保存下来，我们得归功于侯恩的刊印人扬·扬斯·德特尔的眼力和毅力。正如德特尔在他提呈给东印度公司侯恩事务所的董事们的一篇献词中所说，他自己（船长）“似乎早已发誓要把此事忘掉了”。同邦特库简单朴素的风格成为鲜明的对照，德特尔用极其严肃的态度和细致的正统派笔调，概括阐述了爱国主义精神以后，使他的赞助者们了解他一贯热心于表彰侯恩市人的业绩，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当他获准审读邦特库船长的手稿时，他不顾船长对自己的著作虚怀若谷，立刻

“感到它值得永远留在我们和我们子子孙孙的记忆中。因此，我恳求他能让我出版。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打算，部分是由于这些事情几乎已被遗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也不顶新鲜了；部分是由于，按他本人的说

法，不能把这些故事用适合于出版的格调刻画出来。最后，在他的一些好朋友再三敦促和坚持下，他才答应了。”

的确，在邦特库记叙的每一页中，都暴露出他不是有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简言之，对于一个只知在一次东印度航行中怎样战胜惊涛骇浪的艰险、掌握指挥一艘船和全船人员的技术的人来说，他不懂得什么叙事的技巧，譬如文句的结构，前后避免重复，把眼前似乎并不重要而将来会变得意义重大的情节妥善安排等，他都不能掌握。书中有许多节段，使我们忍不住想从那位可敬的船长的笨拙的手中，把笔夺过来，替他用一种更好的形式表达出来。也有一些节段，使人感到宁可不惜一切来博得见他一面，从而能掌握他所忘记写下来而确实是有趣的细节。还有些时候，他写得含糊其词，使人只好猜测其原意究竟何在。

然而，我们却应非常感谢德特尔先生，不仅因为他说服了那位上了年纪的船长同意出版其稿本，而且也因为他能克制自己不去做我们所愿做，他也肯定能做好的事，而这样做却会糟蹋一本好书。由于他使邦特库能用其未经旁人删改的朴素的语言向我们叙述，我们由衷地原谅他本人在献词和序言里那种学究式的态度。

因为，作为一个作者，邦特库虽然有这么多缺点，但是，他本人仍不愧为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工作和冒险的最适当的叙述者。如果说这本书出了名，那它并非完全由于故事本身的作用。对此，出版本书的一位肯定是水平不低的鉴定人德特尔又将会告诉我们它之所以能引起迅速而持久的欢迎的缘故。

德特尔在序言里向读者保证：

“这正是你们所需要的。这里，你们看不到无关紧要的事，也看不到什么幻想和神话般的臆测。对事情的描绘不是根据道听途说——不，它是来自一个人的切身经历，作者本人和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们叙述了上帝创造的奇迹。因为，当我们读到那些经过那么多艰险和折磨，也确实是经过了看来往往好象是命在旦夕的困境的人，最后都由于上帝的怜悯而又被带到一个安全之所时，谁又能不感到大为惊奇呢？”

那就是，而且将一直成为本书主要引人入胜之处：人类以绝对的劣势同自然作斗争，顽强地保持自己宝贵的生命，而终于安然脱险。

但是，如果邦特库叙述故事的风格，不是那么全面地、吸引人地反映他自己的个性，那么本书也就不会这么具有魅力和令人感动。他本身充满着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与读者的心灵联系起来，他对遭遇的多灾多难和上帝的救苦救难都十分敏感，因此不仅描绘了外部的现象——虽然当这些现象的确支配了他的注意力时，他也曾描写过一些——而是以最真心诚意的、不事夸张的态度记录了他本人的思想反映。

毫无疑问，他希望我们能了解他在同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商务员”的冲突中，他是正确的。这些“商务员”在他的船上代表着他和他们的“首长和主人”，也就是代表着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利益和权力的。但当谁都要屈服于人类的弱点（除了那些“职业英雄”外）时，我们能听到他自己承认“害怕与颤抖”，那又多么可爱啊。在这本书里，关于职业英雄主义的

事讲得实在太少了。在同“西班牙”人^①的冲突中，或者在同不幸的中国人进行的可悲的“战争”中，尤其是在那场可怕的火烧的故事中，都没有任何能使我们对荷兰沙文主义的惊人场面可以欣赏之处。邦特库从不想涂脂抹粉。但是，他是多么有趣地描绘出了他本人以及他同船员们的关系。他从来不想使自己的话成为他们的法律。事实上，尽管这位东印度船长用“温和的言语”来管理他的全体船员，并且在下达命令前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但是根据邦特库自己的叙述，他有时显然有些软弱无能和缺乏果断。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个象渗透了荷兰共和国那样渗透着整个东印度公司组织的评议会制度所鼓励的，是评议和协商的方式，而不是命令的方式。总的说来，作为一个民族，荷兰人过去是，现在还是容易接受开导而不易被驱使。我想邦特库可能在一两件事上过于坚持了些，但从整个来说，以我看来，他在这一方面是典型地代表了他所属的那个光荣阶级的人物的。

重要的是，在开读本书时，我们就会体会到邦特库是个有生气的、令人可敬的人。他那朴素的叙述所强烈表达的他想同人类接触的意识提高了他在冒险事业中的兴趣。当灾难重重时，他在无法挽救前，从不放弃他的振奋人心的决定，竭尽全力挖掘他的技术和创造的源泉，表现出超人的毅力，使我们更加喜爱这个人。这岂非说明了邦特库至少具有天生的、水平很高的故事讲述者的一个特点吗？的确，尽管他的技巧有多么

^① 原文为 Specks，指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参阅本书第 63 页注⑦。——译者

大的缺陷,也不能使他的这个特点减色,相反地却在无数读者心目中更成功地显示其魅力。

我们除了知道他生于一五八七年以外,对于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的生平知道得太少了,至多只能在他的《航海记》中知道一些。当然,名字中的第二个字是父名,说明了他父亲的教名是伊斯布兰茨。在书中,我们能了解到十七世纪初期源于父名的名字在荷兰还是广泛地采用着。第三个字,也就是姓,那是极不多见的了。“邦特库”本来的意思是“杂色母牛”,这肯定是从他父亲在侯恩的房屋上的招牌而得来的,它可能是个小店或者是一个客栈。在书中,他自己说,在没有奉命指挥这艘倒霉的“新侯恩”号航行以前,他从未到过东印度群岛。或许也是只此一遭。

一六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他从特塞尔启航,那时正是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完成了荷兰人第一次绕道好望角的航程而到达此港后的二十一年。豪特曼远征成功,使许多公司在荷兰和泽兰^①各城市成立,纷纷要去东方进行贸易。自一五九八年到一六〇一年,共有六十五艘船舶组成的不下于十四个船队从荷兰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去,大部分是到爪哇和摩鹿加群岛(马鲁古群岛)去装运胡椒和香料的。其中有些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显然使整个新生的贸易受到损害。为了控制当地市场的低价并同葡萄牙人对抗,以保卫新获得的地位,各公司迫切需要联合。荷兰共和国

^① 泽兰(Zeeland)现为荷兰南部一省,首府为米德尔堡(Middelburg)。——译者

政府参与其事,把有关各方面组织起来。这样,葡萄牙人在东方世界的垄断权就受到了突然的侵犯。他们从一五八〇年起一直是西班牙国王的附庸,因而同联合省^①作战,而西班牙对联合省则还远远没有承认其独立。因此,攻击葡萄牙的殖民地就是从其财源之一打击敌人。一六〇二年,在“倡议人”奥尔登巴尔纳费尔特的指导下,各贸易公司合并了。国会授予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禁止其他荷兰人在好望角和麦哲伦角^②之间进行商业活动,同时还授予公司统治权,这样就使公司成为一个异常强有力的机构,可以攻击和征服在它垄断区域内的地方。

公司的组织清楚地证明了它是由许多比较早期和独立的组织合并而成的。它有几个“事务所”,在各贸易城市有其活动中心,这些城市都与早期航海事业有关。阿姆斯特丹事务所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有一个在泽兰;有一个在马斯区(鹿特丹和德尔夫特);还有一个在须德海区(侯恩和恩克霍伊普)。侯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是一个繁荣的海运中心。后来,由于航海船舶吃水日益增加,须德海变浅,成为不断增加其重要性的严重障碍,这个城市也终于成为一个寂寞的农村市场和渔港,以至今日。

公司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它的船队不断地袭击葡萄牙殖民体系的所有主要堡垒,如莫桑比克、果阿和马六甲。然而

① 荷兰于十六世纪初受西班牙统治。一五七九年北部七省独立,联合建成共和国,故亦称联合省。——译者

② 原文为Cape Magelhaes。Magalhae(Magelhae)为麦哲伦的葡萄牙名。——译者

所有这些进攻都告失败。只有一次在摩鹿加群岛，荷兰人垂涎那里生产的珍贵香料，经过一次苦战以后，总算获得成功，取得了一个据点。在好几个岛屿上，那些受到来自菲律宾方面的西班牙人直接支持的葡萄牙人被赶跑了。荷兰人的要塞建造起来了。居民们被迫只能在荷兰人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贸易。荷兰人不仅出口香料，他们还设法在科罗曼德尔海岸^①获得一个立足点，从那里把驰名的布匹输入东印度群岛。他们野心勃勃地想消灭所有其他商人，不论是当地的还是欧洲的，从而象他们已在欧洲所具有的那样，在东方世界也获得运输垄断权。

他们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十分遥远的过程。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群岛中的大商业中心万丹，因为在那里及其附近地区，葡萄牙人尚未筑塞。可是，他们仍只能处于竞争的地位。而且，同他们竞争的，也不仅是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紧跟着荷兰人的远征，英国人也来了。他们在摩鹿加群岛和爪哇的活动都使荷兰人大为忧虑和憎恨。摩鹿加群岛本身虽然很有价值，但要作为一个用以控制已经包括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并以触角伸向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活动中心，其位置是太远了。一六一〇年，董事们感到在其垄断地区内有统一的、持续的指挥的需要，曾经成立过一个由评议会协助工作的总督办公室。但是这是一个巡回政府。总督和评议会的成员几年来往返巡视于摩鹿加群岛和万丹之间。在那些地方，只有在

^① 科罗曼德尔海岸 (Coromandel Coast) 在印度东南部，沿孟加拉湾，约自保克海峡 (Pauk Strait) 至克里希纳河口 (Mouths of the Krishna)，长约六百二十五英里。——译者

船上,他们才可以说是处身于自己的领土上。这样,设立一个总部,或者说,一个中央权力机关,就成为迫切需要了。

当邦特库在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从特塞尔启航时,东印度群岛正在发生着重大的事件。就在那一年,邦特库的家乡侯恩的最杰出的儿子扬·彼得·科恩接受了总督职务。他是一个有远见和果断的人,对付印度各族人民冷酷无情,并且毫不容许考虑那些阻碍荷兰人同英国人斗争的欧洲政见。他认为英国人侵入东印度群岛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未来的最严重的威胁。一六一八年夏季,他开始在爪哇北岸偏东的万丹属镇雅加达建筑堡垒,作为“临时总指挥部”。几个月后,荷兰人与万丹和英国人同时公开破裂,使他能把这个临时总部转变为永久性的。雅加达被毁,巴达维亚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万丹受到封锁,它的贸易也瘫痪了。英国人被逐出群岛。一六一九年十二月邦特库到达巴达维亚时,他只是平淡地用这个名字称呼它,不作任何评论,那时老雅加达从地图上被划掉,还不到七个月。我们的作者是不关心政治的。他只告诉我们,总督对他的冒险活动讲了些什么话。不久,他就为目前已在巴达维亚筑成的坚固的城堡忙碌地运送石头了。

英国人虽在亚洲吃了败仗,但在欧洲,荷兰国会还得迁就他们。因此,不久以后科恩知道英国人将获准在印度的贸易中分享一份,并要根据英荷两公司在伦敦订立的协议试图友好合作,他感到十分厌恶。这个协议不久就由于执行人的怀疑和猜忌而被破坏了。由于执行了科恩的政策,荷兰公司的资源及其战略地位的实际优势也说明了为什么协议的破裂能使它控制局势。邦特库曾多次提到英国船舶和荷兰船队在菲

律宾附近和澳门沿海的联合行动。事实上，英国人永远不可能抽出这么多的力量来参加以后几年在科恩孜孜不倦的努力下所组织起来的远征的。同时，荷兰指挥官们所接到的命令也清楚地说明了巴达维亚并不真正期待着英国人的协助。^①邦特库的著作里虽然没有直接提供有关“安汶大屠杀”^②的资料，但可以从远处隐约听到回声，^③这次大屠杀原来就是合作喜剧的悲剧性结局。

邦特库在东印度群岛做了几年相当乏味的工作以后，奉派去参加一次远征。科思想通过远征扩大公司的贸易。邦特库参加的一次是在一六二二年四月进攻葡萄牙人设在澳门的要塞，并想同中国通商。这次远征是由科内利斯·莱耶尔策领导的，是一次大失败。经过几次战役后，他们放弃了进攻澳门的企图。这几次战役，邦特库在写给科恩的信中加以严厉谴责。^④葡萄牙人在海洋上虽然不是荷兰人的对手，但当遇到敌人向大陆进攻时，他们总是顽强地抵抗的。后来，在

① 例如，见 W·P·格鲁内费尔特（一译格伦维尔）：《荷兰人在中国》，载荷兰皇家学会：《荷属东印度语言、地理与人种学杂志》，第48卷，一八九八年版[W. P. Groen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Vol. XL VIII of the *Bijdragen uitgegeven door het Kon. Instituut voor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 Indië*, 1898)], 第322页。

② 安汶(Amboina)，一译安波那，为印度尼西亚东部马鲁古群岛的首要港市，有重要军港。一六二三年，有八名英国人被控在日本雇佣兵协助下阴谋夺取荷兰人所筑堡垒，受酷刑并被处死。英国人称之为“安汶大屠杀”，在欧洲进行宣传，以打击荷兰人。参阅第127页注②。——译者

③ 格鲁内费尔特，前引书，第89页。

④ 同上书，第153页。

总督范·迪门和马策伊克尔的领导下，荷兰人虽然征服了锡兰、①马六甲、讷加帕塔姆②和马拉巴尔海岸，③但是事实证明那是十分艰巨而代价很高的事。莱耶尔策对付中国人也并不比他对付葡萄牙人更成功些。他以试图缔结友好通商条约而来。然而中国人由于同葡萄牙人发生过摩擦，却以一种远非友好的态度来对待外国人。而况荷兰人所要求的远远超过了为他们自己获得通商的许可。他们希望给他们的敌人一次直接的打击，同时企图阻挠中国正在同来自马六甲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他们竟敢要求任何中国帆船未经他们许可不得进行交易。而且莱耶尔策在根本未同中国当局举行会谈以前，就于一六二二年七月十一日侵占了中国领土佩斯卡多尔列岛④中的澎湖岛，把这个岛装备成为海军基地，在该岛西南端建造了一个要塞。这就触怒了中国人，因而当荷兰人向厦门地区当局提出建议——业已选定“漳州河”为最适当的中国通商港——时，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切要求他们从澎湖撤退。一六二二年十月二日，莱耶尔策及其评议会决定同中国开战，想试一试中国人是否会就此回心转意。于是就开始了一场徒劳无功和名誉扫地的“战争”。在战争中，他们在沿海数里进行掠夺性的征伐，烧毁了一些村庄和几十艘中国帆船，试图以总共

① 锡兰(Ceylon)现已改称斯里兰卡。——译者

② 讷加帕塔姆(Negapatam)在印度东南部保克海峡附近，自一九四九年起已正式改称纳加帕蒂南(Nagappattinam)。——译者

③ 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在印度西南岸，有港市多处。——译者

④ 参阅第68页注③。——译者

不过十二艘船载着不过一千到一千二百人的舰队去骚扰国土辽阔、不易摇撼的中华帝国。对于中国俘虏，巴达维亚当局提出了更加令人不能接受的要求。科恩充满着幻想，要使巴达维亚人烟稠密、商业繁盛，这样就可以不必仰仗国内的汇款。所以，他非常热中于掠奴政策，对其后果应负重大责任。

邦特库公正地把事实告诉了我们，使我们看到同样是这个人，对其本族的利害关系如此慈悲为怀，而对异族的苦难却是麻木不仁，这是颇有教育意义的。一方面，他对俘虏在巴达维亚“被贩卖”的情况所作简短的叙述，则容易使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他们被分配给已经定居在那里的华人领袖，由这些人保证付出每人六十个里亚尔^①作为赎身费，在十五个月内分期付款。此后，他们就和其他中国移民一样可以定居下来了。^②这是一种强迫移民制度，倒恰恰是对中国人的善良和勤劳所作的一种真诚的赞扬。但是，另一方面，在邦特库的记叙中，却没有充分记下这些行径的恐怖情况。他所提到的一千四百个在佩斯卡多尔列岛做苦工的俘虏，其中没有几个能到达巴达维亚。他们不是被卖掉，就是被迫签订契约。由“格罗宁根”号转移给“哈勒姆”号的一百八十人似乎是平安到达的，但在佩斯卡多尔列岛候船的一千一百五十人中，死掉很多，到一六二三年九月，剩下来的只有五百七十一人，留待运往巴达维亚，而这些人到一六二四年一月活着上岸的只不过三十三

① 原文为 *reals of eight*。西班牙银币名，十六世纪西班牙在西属墨西哥等地铸造的大银币，值八里亚尔，称“八里亚尔币”或“披索”(*peso*)，流入中国，称为本洋。——译者

② 格鲁内费尔特，前引书，第189页。

人了。

莱耶尔策不久就了解到他所采取的措施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他能调度的兵力太少，不可能对中国统治者有什么影响，而所犯暴行只会引起他们的仇恨和愤怒。然而，一直要到一六二四年八月，接任指挥远征的松克博士才使德·卡彭蒂尔总督同意改变政策，那时邦特库已经返回巴达维亚了。

“我们在中国沿海一带的行为，”松克写道，“使中国人更加反对我们，把我们看作无异于谋杀犯、暴君和海盗。我们对待中国人确实是凶狠和残酷的，而且依我看来，凭这些行为是决不可能达到同中国通商的目的的。

“我们还不如没有来到中国海岸为好。我希望阁下等在莱耶尔策司令尚未离开巴达维亚之前，能确切地获悉中国人的力量和风俗习惯以及这个国家的各种情况。这样，全中华帝国和皇帝本人才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和复仇的态度。如果可能的话，在本公司能达到同中国进行非常有利的通商夙愿以前，现在应该首先用最恰当的方式消除这些以及其他各种障碍和不幸的事。”

荷兰人立即从佩斯卡多尔列岛撤走，而如中国人所一贯极力主张的，把福摩萨岛上的台湾^①作为他们的司令部。

在邦特库的记述中，关于他所参加过的事件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是找不出什么正确的评价的。^②他对这些问题

① 这里的福摩萨指台湾岛，而台湾则指今台南。参阅第76页注①。——译者

② 关于此事的全貌，也许可以在格罗纳费尔特的《荷兰人在中国》一书中见之。此书写至一六二四年为止，不再续写，其中载有莱耶尔策本人的正式航海日记，并有他和尼乌文罗德同巴达维亚通信的摘录。

不负什么直接责任。远征的指挥权属于一个由七人组成的评议会,其中包括莱耶尔策,他是主席。邦特库不在这七人之内,他只是船队中的一名船长。评议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是船长,一个是士兵队长,其余四人都是商务员。在邦特库的“格罗宁根”号船上先后工作过的两个商务员博斯赫尔特和尼乌文罗德都在评议会里有席位,而船长却不在内。

“商务员”的称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制中代表一种职衔,有几个等级:助理商务员、初级商务员、商务员和高级商务员。在他们上面还有司令员和地方行政长官,这些人则已属于总督评议会的范围之内了。上述两个商务员实际上是高级商务员。他们是很重要的角色。在船上工作的商务员所管的事大大超过一个商务负责人,因此船长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很别扭的。他们经常发生口角。因为邦特库喜欢用一些露骨的俏皮话讽刺海因·罗尔和科纳利斯·范·尼乌文罗德,所以摘录尼乌文罗德向总督和评议会对船长提出的一些责难,也不为过甚吧。他说,在“格罗宁根”号船里,有一次积水达五英尺,“这是由于应该在那里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漫不经心而造成的。全船竟无一台可以使用的水泵。”他又说:“‘格罗宁根’号是一条不牢固的船,没有进行应当进行的修理,因此也不能对首长和主人们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建议作一次技术改进(用藤索来代替普通的锚索),请求明白和严格地发出命令,因为“否则船长的傲慢简直不会同意他们采用这项措施。”^①

读了邦特库的《航海记》后,谁也不会以表面价值来看待

① 格鲁内费尔特,前引书,第131页。

商务员的批评的。如果《航海记》揭示了什么的话，那么既不是懒惰，也不是无能，而是顽强的毅力和足智多谋，表现在出国和回国的两次航行之中。这毕竟是邦特库的《航海记》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侯恩〕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的 东印度航海日记或著名纪事

基督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侯恩^①的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新侯恩”号船长，自特塞尔^②启航。本船载有船员二百零六名，船型约为一千一百吨。风向东。

二十九日，过岬角。^③

三十日傍晚，望见波特兰，风向仍为东。三十一日，过普利茅斯。

一六一九年一月一日，过英国地区的尽头，风向同，航向西南偏南，出海。

二日，风向转东南，风力强，航向西南南。

三日，风向转南，风力强，航向西南西。

四日，风向西南，风力增强，被迫收起中桅各帆。夜间风力甚强，因而收起前桅帆，以一帆顶风向西，几乎不能前进。

五日晚间，大浪三次打入船中，上甲板一半浸水。船员们

① 侯恩 (Hoorn)，在荷兰西北部，今属北荷兰省。北海运河未开成前，为阿姆斯特丹的港口。第一次绕航拉丁美洲最南端侯恩角 (Cape Horn，一译合恩角) 的威廉·旭登 (见后文) 诞生于此，该角因而以侯恩命名。——译者

② 特塞尔 (Texel，一作 Tessel)，西弗里西亚群岛 (West Frisian Islands) 中的最大岛屿，属今北荷兰省。其港口奥德希尔德 (Oudeschild) 在岛的东南部。——译者

③ 原文为 the Heads，按航程估计，应在多佛尔海峡。——译者

开始大喊大叫：“船要沉了，船要沉了，前舱口打开了！”我听到叫喊声后，匆匆赶往前甲板，查明舱口关闭着，于是就向他们叫喊：“没有危险！”并说：“现在看来大有生望，让一人下去看看，底舱里有没有水。”这件事随即办理，他们查明底舱没有进水；于是我就命令他们用皮桶把水舀出去。但是船员们的箱柜受水力冲击，滑来滑去，使他们无法站着舀水。因此我们不得不用撬棒把箱柜打成碎片，这样才有地位来舀水。上帝保佑，我们把水舀清了。然后，我们让船漂浮着，不张帆，但是船身摇摆得十分厉害，我们不得不再把帆升起，使船稳定下来。我们向西躺着，气候十分恶劣，有雨，海水和天空似乎混在一起，整个海面泡沫迸溅，犹如沸腾。

六日，七日，八日，气候仍很恶劣，下雨。那天，我们看见许多海岛，因而使我们认为如果那里有岛屿，那么我们已靠近巴西岛了，但是我们并未看到什么。就在那一天，我们改变方向，掉头往东，风向大约是西南西，狂风暴雨，历久不止，最后由于船身摇摆颠簸得吓人，桅索过分绷紧（虽有两处已被我们放松），主桅在甲板以上约五呎处折断。主桅折断，我们害怕丢失整个桅杆，因此决定把中桅拉下来，这样也许有可能保全主桅，因为我们航程中所依靠的是它。如果桅杆吹入海中，那我们只得被迫返国；但是通过艰苦劳动，我们把中桅卸下来了，使其下端穿过上甲板，用绳索把中桅与主桅紧紧系住，于是（皆大欢喜）它牢固地矗立着。这次风暴一直继续到十九日；我们漂荡到西，又漂荡到南，随风而转。

二十日，天气已转晴朗，漂泊既定，我们就加固桅杆，拉紧主要绳索，将主要的中桅帆连同中桁自桅楼拖出，用以代替主

帆，并以上桅代替主桅，悬以上桅帆。如此一切准备妥当，继续开航。航向西南南，直驶加那利群岛，风向约为东南，天气良好，由于气候宜人，我们不久又轻松起来了。

二十一日，见一船在我们后面，竭尽全力（据我们留心观察）向我们靠近；我们转到背风处等候它。该船驶近时，我们知道它是一艘东印度船舶，系在我们自特塞尔启航后数日，于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泽兰开航。他们情况正常，无虞匮乏，也未受风暴袭击之苦。该船名为“新泽兰”号，船长是阿姆斯特丹人，名彼得·泰伊斯；我们彼此结为良伴；虽然前面讲过，我们的桅帆不整，但航行速度并不低于他们。航向与前无异。

二十三日，我们在右舷见一船，驶近时知为“恩克霍伊普”号，它与我们的船同时启航，也是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船长为恩克霍伊普^①人扬·扬斯。这样，我们就有三艘船结伴航行，相互访问，并谈论我们的遇险情况。航向为加那利群岛，我们望见了这个群岛，并且越过了它。风向东南，天气良好，我们升起中桅帆，希望找到圣安东尼岛，以便得到补给，恢复精神，但因雾雨交加，未能望见；因此，为了肯定无误起见，我们驶向马尤岛或福古岛^②。将近其地时，海面平静而风向多变，所以

① 恩克霍伊普(Enkhuisen)，荷兰西北部港口，今属北荷兰省，距阿姆斯特丹二十八英里，十七世纪时为重要渔业和商业中心。——译者

② 这两个岛屿都在佛得角群岛。它们属葡萄牙而不是属西班牙，邦特库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搞不清楚；事实上，葡萄牙自一五八〇年被征服至一六四〇年起义止，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

〔译者按〕马尤岛(Ile de Mayo,即 Mayo I.)的主要市镇为因格勒港(Porto Inglê),在岛的西南岸。岛上有大量盐田。福古岛(Ile de Fogo,即 Fogo I.)的主要市镇为圣菲利普(São Filipe),在岛的西岸。岛上有活火山卡诺峰(Cano Peak),高九千二百八十一英尺。

在到达该岛之前，只得随风转舵；我们现已与僚船分开，他们去马尤岛，而我们则去福古岛，这两个岛屿相距不远。

我们到达此岛后，找不到下锚的地方，因而驶至海岸边的静水中。我们曾从荷兰带来一些小的桅杆和圆木，于是就把它们拿出来，从舷舱口倒推出去，吊上甲板。我们把一根纵长十四掌尺的圆木锯开，用两道箍紧紧（另外还有两道箍）同桅杆绑住，使桅杆又象过去那样牢固。同时，我们派出一艘单桅小帆船到海边捕鱼，但在靠近岸旁时，西班牙人荷枪实弹来到海滨，射击我们的小船，表示不让我们的人上岸；因此这些人就回来了，没有捕到什么鱼。那时，我们正忙于修理和绑扎桅杆。桅杆既备，我们又将中桅帆升起，一切整理就绪，井井有条，大家十分欢喜，因为看到桅杆竖立得那么好，实在高兴。它粗得象教堂里的柱子。那天傍晚时分，我们从上述岛屿的背风处离境，航向为通过赤道。

当我们停泊岛旁时，离岸不远处下了一阵尘雨，犹如一次火烧，尘土附着在桅索上，如被白灰铺盖。次晨，厨子准备好早餐时，我们看见两艘船在我们后面背风处，于是收下中桅帆，迎上前去。靠近它们时，才知原来是我们的两艘僚船，即“新泽兰”号和“恩克霍伊普”号，这两艘船是在马尤岛和福古岛附近失去踪影的。我们非常高兴，相互上船访问，陈述险遇。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登上马尤岛找寻补给品的，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却损失了两名船员，是被西班牙人杀死的，其中一人来自侯恩，名伊斯布兰茨·迪尔克兹。风向东南，我们仍继续向赤道航行。抵达赤道时，海面平静，但不时有狂风骤雨，大风来自各方，因此我们花了三个星期才越过

赤道。到了晚上。海面处处都象着火，泡沫迸溅，火星似从船首射出，但到天明时就停止了；这种（异乎寻常）的海火使我们大家大为惊奇。我们的航向是乘东南风到阿波罗尔霍斯群岛^①上方。靠近阿波罗尔霍斯群岛时，风已静止，我们生怕不能到达其上风处，但在驶近时，风又吹起来了，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已经驶到离群岛那么近，以致见到了它的外围岛屿；这样，上帝保佑，使我到了它的上风处，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被迫进行长距离航行，许多船员将有患病的危险。那天，我们给全体船员双份伙食，每组给一罐西班牙酒。定航向至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②航行几天后，我们已处于这些岛屿的纬度，但是还没有望见它们。现在的风向是西北，我们向东直驶好望角。^③保持这一航向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了黑斑海鸥，偶尔也捕捉了几只，用木棒上吊一块肥肉钩住它们，拖上船来，作为消遣。

见到这些海鸥，证明好望角已在附近，因为它们跟踪我们到此角。但还有一个靠得住的证据，说明好望角已在近边或者已在它的纬度，那就是当罗盘针直指南北向时，就可以找到陆地。我们果然得到证明，看见陆地，即好望角，然而西风强

① 阿波罗尔霍斯 (Abrolhos) 是巴西海岸附近的一个岛群。船舶必须航行到很西的方位，以便充分利用南大西洋的水流。

[译者按] 该岛群在南纬十七度五十八分，西经三十八度四十分，有灯塔。

②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Tristan d'Acunha, 一作Tristan de Cunha) 在南大西洋。主岛同名。位于南非与南美之间，在好望角以西约一千八百英里。一五〇六年，葡萄牙人首先望见此岛。——译者

③ 本书一般都作 Cape of Bonesperance, 即 Cape of Good Hope。——译者

劲，我们只得卷缩前桅帆行驶，不敢作登陆的尝试。因此，我们召开了全船评议会议，决定航过好望角，这时全体船员都很健康，也不缺水；于是我们让船顺风前进，继续航行。这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自荷兰开航已有五个月了。

我们保持着沿海岸至纳塔尔^①的航行方向。经此海岸时，天气晴朗，我们上船互访，颇为欢乐。“恩克霍伊曾”号的终点是在科罗曼德尔海岸，^②它同我们告别，改变航向，驶往圣劳伦求斯岛，或称马达加斯加岛的内侧，这样就能进抵马约特群岛，^③取得补给，稍事休养；我们告别时相互祝愿航程顺利。我船和“新泽兰”号则朝圣劳伦求斯岛的外侧方向行驶，在结伴航行时，有时上船互访，每晚轮流燃点信号灯；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之间对航向问题发生争执，不能协调，而且分歧很大，以致分开航行，各奔前程。“新泽兰”号在我们的航线更南二度的洋面上航行，那时他们船上有很多病员。

我们分手后，航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赤道以南二十三度。每天有许多人患病，因而船上的高级船员（代表一般船员）进舱询问是否应当驶往马达加斯加岛休养；他们生怕全体

① 纳塔尔 (Terra de Natal)，南非省份，在印度洋沿岸。一四九七年圣诞节，由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首先望见，名之曰 Terra Natalis。一八二四年，英国人占据其主要港口德班 (Durban) 为殖民地。——译者

② 科罗曼德尔海岸 (Coromandel coast) 在今印度东南沿海一带。《大唐西域记》的珠利耶国，《宋史·外国列传》与《诸蕃志》的注鞞国，均指其地。参阅第15页注①。——译者

③ 马约特群岛 (Mayottes) 大概是指科摩罗群岛 (Comoro Is.)。马约特是群岛中的最东一岛，位于印度洋的莫桑比克海峡中，距马达加斯加岛北端二百八十英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译者

船员都将患病,因为已有大约四十人躺在床上,其他许多人也感到不舒服,都在抱怨。因此,经评议会决定,我们冒着风浪,向马达加斯加岛进发,到达一湾,名为圣卢西亚。^①我们驶近海岸时,找不到进港之处,乃放出小船,船上载足人员,我也随船前往岸边,大船仍在陆地附近漂来泊去。小船靠近海岸时,我们发觉海浪澎湃,冲击海岸,以致没有机会靠拢;我们看到许多人来到岸旁,我们之中有一人跃上岸去,同他们接触,但是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他们挥手指向下面,似乎在说那里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岸。就我们所知,这群人并没有携带新鲜食品,因此只能空手回船。我们上船时(心中很懊恼)没有带回补给品,病员们大失所望,万分伤心。我们决定再出海,向南驶至纬度二十九度,然后改变航向,往东偏南行驶,一直到赤道以南十七度。于是我们的船员再次请求登陆寻找补给品。鉴于船员患病者日益增加,且有几人死亡,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决定驶至毛里求斯岛或马斯克林岛。^②航向在两者之间,因为这些岛屿相距很近。这样,我们到达了马斯克林

① 原文为 *Sancta Lucia*。查马达加斯加岛东岸纬度约为二十四度四十分处有一地名为曼加菲亚菲 (*Mangafiaky*), 在多凡堡 (*Fort Dauphin*) 北面不远, 其地又名圣卢西亚。——译者

② 毛里求斯岛 (*Mauritius I.*) 早在一五九八年已由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 因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毛里士亲王 (*Prince Maurice*) 而命名。它被用作前往爪哇途中的停泊地, 但在一六五一年由于同样的目的而好望角被占后, 此岛即被放弃。马斯克林岛 (*Mascarenhas I.*) 现已改称留尼汪 (*Réunion*)。

[译者按] 马斯克林现为印度洋中的一个群岛名, 留尼汪仅为其中之一岛。马斯克林系据十六世纪发现该群岛的葡萄牙人 *Mascarenhas* 取名。

岛的东端,绕岛角紧靠海岸航行,找到了陆地附近水深四十呎处下碇,但那里离岸太近,停泊没有回旋余地。我们在那里停泊后,病员们从床位匍匐而出,都希望上岸,但是海潮汹涌,我们怕带病员登陆;于是我们派出小船前往观察,登陆后发现龟粪,就返回船上;病员们仍恳求上岸,因为他们呼吸到新鲜空气,说道:“只要我们上岸,我们的病就治好一半了。”但是商务员海因·罗尔绝不同意,说海岸陡峭,我们极易从陆地漂流出去,同大伙切断联系。可是病员们仍坚持,几乎拱手恳求我带他们上岸,结果我的心软下来了,同意了。我到商务员海因·罗尔那里去,问他是否可以同意。但是他答称:“无论怎样都不行。”于是我就对他说:“那么我将自作主张。我将把他们带上岸去。”于是全体船员就帮助病员进入小船,我下令给他们一张帆布,以备作为帐篷之用,还随带油、醋、做菜用的铁锅以及食品等,并且派了厨子照料病员,给他们做饭,然后我们就直接驶往岸边。

登陆以后,他们一齐在草中匍匐而行,说“我们已经觉得好些了”,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树上有许多鸽子,是那种蓝色的野生的鸽子。它们任人用手捕捉,或用棒打死,并无飞逃之意。那天,我们大约弄到了两百只,拿到火旁,或煮或烤,给病员吃,也给健康的人吃。我们又发现许多海龟;我们用大马士革葡萄干同这些海龟一道煮来吃,这种葡萄干,我们从荷兰带来很多。然后,我回到船上去,让病员(大约四十名)和厨子留在岸上。我们重返船上,感到停泊的地方显然很危险,我应该带足人员乘小船连夜沿海岸航行,借以观察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抛锚地点来停泊。我就这样使小船紧靠着陆地行

驶，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沙湾，可把船停泊在离现在的泊所约五英里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海湾上登陆，找到一个大湖，湖水不十分淡，我们判断其原因，是由于该湖离海岸不过三艘船的长度那么远，海水从沙土内渗入，使湖水也变得咸了。

更进入内陆，我们发现大量野鹅、野鸽、灰色鸚鵡和其他鸟类。也有许多海龟，见到约有二十只到二十五只躺在树荫下面，因此我们要多少就能拿多少。野鹅很笨，我们追捕它们时，它们飞不了，因而不待它们起飞，我们就用棍棒把它们打死。还有一些渡渡鸟，^①有小翼而不能飞，身躯太肥，几乎不能行动，走起路来尾部拖在地上。

最使我们惊奇的是，当我们捉到一只鸚鵡或其他鸟类时，只要把它挤压得发出哀鸣，所有其他的鸟都从附近飞来，好象要来救它，愿意自己也一道就擒，因此我们可以尽量捕捉来吃。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乘小船回到离此约五英里外（前面讲过）的船上。回船后陈述了我们的奇遇，如何在沙湾中找到一条良好的航道，可以作为良好和安全的锚地。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我们乘小船把这个消息传送给尚在岸上望得见大船的人们，告诉他们，我们将把船行驶到五英里以外，然后再回到他们那里来；他们对此都很满意。

于是我们回船启航，重新停泊在上述沙湾中水深三十五呎处，使船的前后都很牢固；让大部分人上岸寻找他们所能找到的东西；并命令八人张网在内陆的水（已经讲过）中捕鱼，看

① 渡渡鸟(dodo)为古时产于印度洋岛屿中的一种大鸟。产于毛里求斯岛的，现已绝种。产于留尼汪岛上的一种，称为类渡渡鸟，也已接近绝种。——译者

看是否能为全体船员找到食品。他们前往工作,捕到好鱼,其肉结实,还有其他的鱼,有些状如大马哈鱼,味美而肥。我们也找到了淡水:一条小河从山上注入海中,河的两旁长满小树,十分优美,河水从其间流过,清澄如晶;因此我们把所有水桶都搬到陆上,从河里盛满了水,一直留待我们上船,或者到我们认为适宜于搬走的时候。

在这条河旁,我们还发现一块木板,^①上面刻着文字,写道:阿里安·马尔茨·布洛克司令曾率领一个由十三艘船组成的船队到此,并在此损失几艘单桅船,因为在登陆时这些船只撞碎了,所以有几个人淹死。我们停泊期间,海浪却从来没有这样猛烈过。

这个前已提到的马斯克林岛上,并无居民。我们的人几乎从头至尾走遍全岛,收集他们所要收集的东西,并以鱼和鸟作为食品。他们的方法很好,用木棒烤鸟,把龟肉中熬出的油脂涂在上面,其味鲜美,食之堪称一乐。我们在水流中也发现了大鳗鱼。船员们脱下衬衣,张布在流水之中,这样就把鳗鱼捕捉在衬衫内,其味极佳。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惊异,那就是:海龟早晨从海里爬上岸来,在沙土中扒一个洞,生下大量龟蛋,有一百个或者甚至两百个,然后仍把沙土扒盖在上面,经过白天大量热度的太阳光照孵化,小龟从蛋壳内爬出来。我们惊奇

^① 凡前往东印度群岛途中到了任何可以停泊之处,用木板或石板留下这种信息,是一种普通的习惯。有好几块石板曾在好望角发现,刻有铭文,其日期上溯至一六五一年好望角被占以前,现保存在开普敦博物院中。

地看着它们，因为龟蛋的壳不过象果壳那样大小。

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一些甜棕榈树，从其中提取的酒，味甘如乳清。

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山羊，但其性甚野，无法捕捉，只获得一头，是头很老的，它的角已被蛀空，不适宜于人类食用。

我们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留在陆地上（前面讲过）的病员都回来了，身体健康，只有七人还留在那里，后来我们用小船把他们接到大船上来。

我们用柏油遍涂船内船外，把排水孔全都打开，使空气流通，并在许多地方喷洒了醋；所有这些，都是要使船上的空气适合于卫生。

我们曾在岸上装置一具日晷仪，以供使用，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知道是什么时间。由于我们每天总是追捕鸟类，最后使它们见到我们时就非常惊慌，每当我们一靠近，它们就飞走了；因此，我们的大副扬·彼特·范·侯恩携带了一枝枪上岸，想打几只野鹅或其他鸟类。发了几枪后，枪管突然从枪托裂出，螺丝弹到他的头上，恰巧弹中眼睛，因而他就失去一目。

最后，我们把船整修完毕，准备再出航。升起桅帆，把水运回船上，并派一名鼓手上岸，击鼓召集全体船员；我们在小船内装了大约一百只海龟，运到大船上。我们业已大量储备了一切东西，有海龟和鸟类，还有鱼，那是由船员们捕来晒干的。我们在舱内有了一整桶的野鹅，浸在醋里，是半生半熟的，另外还有大量的鱼，浸在醋里保藏。我们在那里停泊了二十一天后，已经准备就绪，扬帆迎风而航，希望到达毛里求斯岛，但只到了它的背风处，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我们虽已在马

斯克林岛停泊了那么久，装满了岛上所有的东西，但船员们尚未完全恢复健康，所以还有许多人仍在埋怨。为此，高级船员们以全体船员的名义进入我们舱内，询问如果另外找个地方休养，是否合适，因为船员们尚未全部痊愈，而对于航行到巴达维亚或万丹有利的季节风，还要向南行驶一大段航程才能遇到。这事可能太艰巨，船员又将病倒。于是经过评议会长时间的周密的审议，我们认为还是以航向马达加斯加海岸附近、位于安通纪尔大湾前面的圣玛丽亚岛^①为好。我们朝这个方向航行，见到了它，环绕其西端行驶，水深六呎，七呎，八呎，水色清澈，一望可以见底，然后到达岛的内侧，找到了水深十二呎至十三呎的停泊处。这个地方的居民见到我们后，立即乘小舟（是用树木凿成的一种小舟）^②前来，登上我们的船，随带着一些苹果、柠檬、大米和鸡；他们让我们知道，他们在陆地上还有很多这类东西，而随身带来的只有一条母牛。^③他们口中所表示的，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他们还有牛、羊、小牛、鸡以及其他家畜；他们叫喊“莫”、“巴”、“科卡多德莱多”^④，那就是说牛、羊和鸡。我们对这些人感到很奇怪。我们用银盏给他们喝酒，但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喝法，而是把头或面孔伸到盆

① 圣玛丽亚岛(Sancta Maria I.)应指今圣马里岛(Santa Mary I.)，位于安通纪尔湾(Antongil Bay)南面。安通纪尔湾在马达加斯加岛东北岸，南纬十五度二十分，东经四十九度五十分，为印度洋中的一个海湾。——译者

② 原文为 *proa*，这种小舟常见于印度洋以东的地区，马来语作 *perahu*，我国载籍中称之为“八橹”，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条有“大八橹”、“二八橹”，即指此。——译者

③ 原文为 *a vaher*，英语无此字，现据法语译。——译者

④ 原文为 *moo, ba, cockadoodledo*。——译者

里，象牲畜在桶里喝水一样，喝了下去，就大喊大叫，犹如发疯。

这些人赤身裸体，只在腰间围一条布，遮蔽私处；他们的肤色黑中带黄。

我们每天上岸，用铜铃、汤匙、铜柄小刀和有孔小珠^①等交换牛、羊、大米和牛奶。

他们带来的牛奶是用叶子包着的，状如卷心菜。我们拿上船来，用刀子把叶子割破，牛奶就流出来了。我们也弄到了一些苹果和柠檬，但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太少了。因此，我们决定把船开到前面两三英里，这样我们就拔锚启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上岸后，我们了解到那里苹果也极少，但有一些西瓜和西班牙咸肉。于是我们决定，由我带人乘小船航行到马达加斯加登陆，看看是否能交换到一些苹果和柠檬，我就这样办了。我们到达一条河流，划行上去一英里多些路；本该再划上去，但河岸两旁的树木交错相接，河道太窄，因而我们被迫回航。我们根本没有见到什么人，也没有见到水果，空手而回。我们在岸上宿了一夜，然后（出外已三天）平安无事地回到船上。第二天，我们再到大船停泊的那个岛上，又获得了一些柠檬、苹果、牛奶、大米和香蕉。

我们停泊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船员的疾病都已治愈，大家健康愉快，仍象我们从荷兰开航时那样。我们上岸时，常常带一名乐师演奏小提琴，当地的人对提琴十分惊奇，的确，对他们来说，它是那么新奇的东西，简直无法理解；他们围在四周

① 即我国载籍中的“烧珠”。——译者

坐着或站着，手舞足蹈，真是快乐得很。我们觉得他们没有信仰上帝或其他宗教的迹象，但在户外有些地方，他们把牛头钉在木杆上，在木杆前（我们看来是）跪拜；这似乎十分奇怪，他们心里看来没有真正的上帝。

我们在那里已经停泊到了第九天，前面讲过，船员们都已身体健康，精神振奋，我们尽可能地把船倾斜到不出危险的程度，进行刮铲擦洗，然后开航，向南航行至纬度三十三度，再向东转，航向直指巽他海峡。我们到达纬度五度半，即上述巽他海峡的纬度^①时，为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那天从桶中汲取白兰地时，船上失火。这是因为伙食管理员的助手在傍晚时分携带小桶进入底舱（按照习惯）把酒打满，以便在第二天早晨分给每人一份。他手持蜡烛，把烛扦插在木桶的缝中，这只桶比他在打酒的那只桶高一排。他把酒盛满小桶，想要拔来烛扦，但因扦子插得比较牢，拔出来的时候用了点力。蜡烛上面有一段烛芯^②掉进了刚才他打酒的那只桶的桶口内。于是白兰地就烧起来，火焰冒出桶外，桶盖迸裂，使正在燃烧的白兰地流到了铁匠放煤的地方。一会儿就发出“火！火！”的叫喊声，那时我正躺在船尾楼上，从栏杆缝中张望。听到叫喊声后，我迅速下楼奔进底舱。到了那里，我没有看到火，就问道：“火在哪里？”他们说：“船长，看那边桶里。”我把臂膀伸进桶内，也没有什么着火的感觉。

引起火灾的伙食管理员助手来自侯恩，名叫凯尔梅因。

① 实际上巽他海峡位于南纬六度与六度半之间。

② 原文为 *candlewaster*，意为昼夜颠倒的人，似为 *candlewaste*（烛灰）或 *candlewick*（烛芯）之误。——译者

他带着两壶水，已经把水浇进桶内，所以火好象熄灭了。不过我仍叫人从甲板上取水下来，用皮桶马上送到底舱，一直浇到不再有火的痕迹为止。我们走出底舱，只有半时光景，他们又开始叫：“火！火！”这使我们大家非常吃惊。走进底舱，我们看到火焰自下而上，因为酒桶堆置有三四层高，火从白兰地酒烧到了铁匠用的煤堆里；我们继续用皮桶操作，浇水之多，真是奇迹。现在却又发生了新的困难，因为我们把水浇进铁匠的煤堆里后，便发出一种恶臭的硫磺气，使我们几乎要昏厥。我大部分时间留在底舱维持秩序，不时让其他人进舱轮换，使他们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我生怕那时已有好多人不能出舱，找不到舱口，已被闷死。我自己在寻找舱口时也有多次神志不清，把我的头靠在桶上，面朝舱口，维持呼吸；最后我奔了出来，到商务员海因·罗尔那里说：“老兄，还是把火药抛到海里去的好。”但是商务员海因·罗尔对此不能同意，回答说：“我们把火药抛进大海，火可以扑灭，但是日后遇到同敌人作战时，我们（没有了火药）岂非将束手就擒，对此又将何以答对呢？”

火既未能扑灭，由于（前面讲过）臭气迷漫，人们不能再呆在底舱。于是我们在最下面一层甲板上凿了洞眼，拚命灌水，还从舱口把水浇进去，但是都没有效果。在此以前三星期，我们已把长舢板吊下，拖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条原来放在船尾楼上的小帆船也已放在船外，因为它挡住了路，阻碍船员们持水桶列队；今当船上发生大灾难，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我们眼前，只有火和水，不能指望世上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孤立无依，没有陆地，没有船舶，也望不见什么船舶），因此许多船员偷偷地爬出船去，把他们的头隐藏在护桅索承扣板下，

不使旁人看见,然后跳进水里去,游泳到小帆船和长舢板上,爬进去藏身在座板和甲板下面,等到他们认为人数已够的时候。

商务员海因·罗尔偶然前往船尾走道,见到那么多人聚在长舢板和小帆船上,觉得奇怪。他们向他叫喊,并说他们打算划走,如果他要同他们一道走,那就得自己从绳梯爬下去,在长舢板上同他们会合。海因·罗尔竟被说服,从绳梯爬下,在长舢板上同他们相会。海因·罗尔说:“伙计们,让我们等船长来”,但是他并未向他们发命令,由于他们见到海因·罗尔已在他们那里,就判断系船绳索,马上离开大船划走。当时我正忙于率领船员想尽一切办法来灭火,却有其他一些人奔到我身旁,惊惶失措地大叫:“啊!亲爱的船长,我们怎么办啊?小帆船和舢板都离开大船划走了!”我对他们说:“舢板和小帆船走了么?那么,他们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于是我匆匆登上甲板,见到他们正在划走。那时船上的帆都靠在桅杆上,主帆已经卷起。我匆忙向船员们叫喊:“张帆改向!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赶上他们,把他们撞翻,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张帆顺风尾追他们。快追到他们时,在大约横在我们前面有三艘船那样长的距离处,他们划过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到我们这里来,而是顶着风离开大船划走了。于是我说:“伙计们,你们看到了吧,(除了上帝)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们了,只有靠自己。每个人都要(尽其可能)动手工作,把火扑灭,马上到火药库去把火药抛到海里去,这样火才不会烧到火药。”这件事就这么做了。然后我率领所有木工携带打孔钻凿到船外凿孔,其目的是要把一呎左右的水放进船里,这样可从下面把火闷熄;但是我们钻不穿船身,因为有那么多的铁制品挡着。总

之，船中的恐怖是难以言传的：呻吟声，尖叫声，惊慌万状。现在我们又奋勇浇水，火势似乎稍减，但是隔不多久，火蔓延到油里面去了；那时我们的勇气丧尽，因为越是浇水，火势就越旺，火焰烧上去，穿过油柜。顿时船上一片哭喊嚎叫之声，令人头发直竖起来，而且由于极度恐怖，冷汗从人们脸上直淌下来；然而我们仍继续浇水，并把火药抛出去，一直到火把火药烧着。大约有六十桶半的火药已被抛出船外，但船上还有三百桶左右，把我们一个个全都炸掉了。船裂成千千万万片；当它爆炸时，船上有一百十九人。

事情发生时，我站在甲板走道上靠近主舷门处，大约有六十人手持水桶站在主桅前面；所有这些人都会被夺去生命，血肉横飞，直到看不见任何人的一块肉。而我，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当时是船长，也同他们一道，被弹到空中；我自知必将同他们一道死去，不会好多少。我把手和臂伸向上空，哭喊道：“天哪！我要去了！可怜可怜我吧，可怜的罪人！”我自以为死期已到，但在抛入空中时，我还有知觉，感到心里一阵轻松，似乎同某种快慰凝合在一起，我又落入海中，置身于已被炸成片片的断板废材之中。我躺在水面，似乎已是一个新人，获得了新的勇气。环顾四周，我看到主桅在我身旁，而前桅则在另一边。我爬进主桅，把身体躺在上面，检查了一下做过的事，说道：“上帝啊！看看这艘美丽的船是怎样象沙登和郭沫那^①那样毁灭的吧。”

① 沙登城(Sodom)和郭沫那邑(Gomorrhah)都是《圣经》中的名词。沙登城在死海边，《圣经》中谓该城居民罪恶深重，故被天火烧尽。郭沫那为其邻邑，也因罪恶而被毁灭。详见《创世纪》第十八章至第十九章。——译者

我就这样躺着，极目所至，看不到什么活的东西，当我正在沉思之际，身旁忽有一个青年在泡沫中冒出来，他以双手双脚击水，抓到了船首（那是重新浮起来的）的一端，说：“我没有问题。”于是我向四面张望，说道：“啊，上帝，还有一个人活着吗！”这个青年名叫哈尔门·范·克尼普霍伊普，来自埃德尔地区。^①我看到他身旁漂浮着一根圆木或帆桁，当时由于（我躺在上面的）主桅不断地滚东滚西，我不能在上面躺稳，所以我就对他说：“把那根木头推到我这边来，让我躺在上面，然后把我拖到你那边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了。”他照此办理，我就到了他那里。我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法到他那里去的原因是，我被炸到空中时伤得很厉害。我背上受了重伤，头上有两个窟窿，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想：“啊！上帝！一会儿我就要死了。”是的，我好象渐渐看不见东西，听不到声音了。我们并排坐着，各自用胳膊抱住船首部分的一根肋材。我们站起来，张望长舢板和小帆船；最后我们望见了它们，但是距离太远，我们看不清是船首还是船尾对着我们。太阳渐渐接近水面，快要落下去了。我对我的伙伴说：“哈尔门，看来我们没有希望了，因为时间太晚，太阳下沉，舢板和帆船离我们太远，几乎看不见；大船已成片片，我们不能忍受长期呆在这条破船上；因此让我们祝祷万能的上帝来拯救我们吧！”于是我们就虔诚祝告，恳求上帝拯救；果然救星到了，因为我们再张开双目时，小帆船和舢板都已在我们的近边，这真是令人喜出

^① 此云来自石勒苏益格(Schleswig)。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其他沿海地区的德国人在荷兰商船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中服务的很多。

望外。我就立即叫道：“救救船长！救救船长！”他们听到了都很高兴，叫道：“船长还活着哪！船长还活着哪！”于是就划近到破船附近，小帆船和长舢板都停在那里；它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害怕破船的残片要凿穿小帆船或长舢板。青年哈尔门·范·克尼普霍伊曾还有足够的气力从破船上跳下去，游到舢板上。他在爆炸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我喊道：“你们要我过去，就得来接我，因为我伤得很厉害，不能游泳了。”于是鼓手就从舢板上跳出来，抛出一条测量索（他们还携带着），把一端抛给我。我就把绳子紧紧捆在腰间，他们把我拖到了长舢板上，就这样（赞美上帝！）我登上了舢板。到了舢板上，我走到后面，坐在海因·罗尔、威廉·范·加伦和一个侯恩人名叫梅因德尔特·克里因斯的二副身旁，他们看见我还活着，惊讶异常。我曾在长舢板的尾部搞了一间小的甲板室——刚刚横跨船身——里面可容两人；我爬了进去，想想必须自己打主意，因为我估计自己背上被打伤，头上有两个洞，活不长久了；然而，我还是对海因·罗尔和其他人说：“今晚就停在破船旁边，明天白天，我们将捞到一些食物，也许还可以找到一具罗盘来帮助我们寻找陆地。”因为在小帆船和长舢板里既无罗盘、航海图或六分仪，又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和喝的；他们离船时太匆忙了。实际上，他们说大副侯恩人扬·彼特已经把罗盘从罗经柜中拿走了；看来他已经担心他们会离开大船，而他们却不顾他的预先提防，还是这样干了。

当我躺在那个洞或甲板室里时，业务员叫船员们把桨拿出来，要他们划，好象在他想来，一到天明，普天之下尽是陆地。但到天亮时，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那条破船，也完全看不

到陆地。他们都大为懊丧，到我躺着的洞里来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他们见我仍旧活着，就说：“啊！亲爱的船长！我们怎么办？我们失去了破船，望不见陆地，没有食物饮料，也没有六分仪、航海图和罗盘！你有什么主意给我们出一下吗？”于是我就说：“伙计们，昨夜我本就应该注意到了，所以我说，晚上要停在破船旁边，这样我们可以得到食品，因为鲜肉、咸肉、干酪都在我腿边余来余去，我都几乎没有办法在它们中间穿过。”他们说：“亲爱的船长，出来吧，到我们这里来。”我说：“我瘸得厉害，不能行动；你们要我出来，就得扶着我。”于是他们进来扶我出去坐下，我察看了一下，船员们正在划着。我立刻问道：“伙计们，船上还有多少粮食？”他们拿出来大约七八磅面包，要供全体人员之用；我们有两只空桶，就把面包放在里面。我又说道：“伙计们，把桨收进来，你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白白花掉气力，我们又没有吃的东西给你们。把你们的桨收进来吧。”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我却说：“把你们的衬衣脱下来做帆。”他们说：“我们没有缝帆的线。”我说：“把舢板上的缓冲垫拿来，把它拆散，搓成缝帆线，把其余东西编成帆脚索和斜杆索。”于是他们大家都脱下衬衣，用粗针脚缝成了帆，小帆船里的那些人也如法炮制。然后我计算人数，了解到长舢板上有四十六人，小帆船里有二十六人，这样总共有七十二人。

舢板上有一件蓝色双排钮扣的水手上衣和一个垫子，这些都给我用。我披上水手上衣，把垫子枕在我的头上，因为（前面讲过），我头上有两个窟窿。理发师倒也和我们一起在舢板上，但是他没有药物；于是他就把面包嚼烂，放在我的创

口上,(靠上帝保佑)我竟然就这样治好了;我也提出要把衬衣脱下,但他们不让我这样做;他们照顾我,要我活着。我们整天让自己漂荡着,同时忙于缝制帆篷。到傍晚时分,帆已制成,我们就开始扬帆航行。这一天是一六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于是我们开始凭星星来定航向,因为我们对星球起落的地方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就在夜里定航向。

夜里冷得厉害,令人牙齿打战,但是一到白天,烈日当空,又令人有烧灼至死的感觉。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我们拼凑成了一个六分仪,用以测量我们所处的纬度;在后甲板上安了一个象限仪,拖引一根带有横档的杆。我们舢板上有一名制造棺材的工匠,是侯恩人,名叫泰乌尼斯·西布兰特斯,他有一副圆规。他对引杆也有些知识,这样七拼八凑,我们制成了一个六分仪,用以投射日影。我在船尾的木板上还刻了一张航海图,把苏门答腊绘在上面,连同爪哇岛和巽他海峡,这条海峡是位于两岛之间的。在我们失去大船的那天下午,我曾测量太阳的高度,知道我们是在赤道以南五度半,航海图上说明大约距离陆地九十英里。我也刻了一个罗盘,每天用圆规测量,以推测方位,并定航向为距甲板楼的边侧或上方七十英里,这样如果我们见到陆地,我们可以更好地知道必须定什么方向。我们就这样用六分仪投影和测算来航行。

从七八磅面包里面,我每天分给每人一份,尽可能维持下去,但是面包不久就没有了。每人每天只分到手指姆头那样一块。我们没有水喝,所以每当下雨,就把帆收下来,铺在船上,让水积聚在帆里,然后贮藏在两只桶里,桶里盛满水后,就

放在一边，以备天气干燥无雨时喝。我把一只鞋子的足尖部分切下来，每人到桶前用鞋尖盛水喝，然后回到他原来坐的地方去。我们虽然处于这样的艰苦景况之下，船员们却说：“船长，你要喝多少就拿多少，反正我们大家总是不够的。”鉴于他们的礼让，我也不愿意比他们拿得多些。小帆船和长舢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航行，由于长舢板比小帆船行进得快，而小帆船中又没有人懂得航海知识，所以小帆船里的人（在靠近我们时）恳求准许他们也登上舢板，说：“亲爱的船长，把我们接过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们害怕可能会漂流出去，离开我们。但是长舢板上的人反对这样做，说：“船长，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那就是毁了大家，因为舢板上不能装载所有的人。”因此，他们被迫仍同长舢板分开。

我们的困难是很大的：我们没有面包了，也不能望见陆地。我不断地使船员们相信我们已在陆地附近，这样可以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勇气，但是他们之中开始咕哝起来了，相互低声说道：“船长尽管可以说我们是在向陆地航行，但也许我们是在离开陆地航行。”

某一天（正当我们没有食品，饥饿难忍时），上帝把海鸥送来，它们飞过舢板，真好象是自愿来给人捕捉似的，因为它们几乎飞到了我们手中，让自己就擒。我们拔掉了它们的羽毛，把它们切成小块，每人分到一些，我们是生吃的，但对我来说，其味之美，似乎生平吃到的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它；而且吃到我的嘴里和喉咙里，它味甘如蜜。可是难求多礼。刚刚只能维持或者差一点还不能维持我们的生命时，就没有了。

由于望不见陆地，我们垂头丧气，船员们于是决定（当小

帆船上那些人再要恳求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把他们接过来,因为既无陆地可以解救困难,我们担忧必将饥渴而死,但如果要死,我们决定还不如大家死在一道。于是我们就把船员从小帆船接到舢板上,而把小帆船上的桨和帆都拿过来,放在长舢板里。那时长舢板里已有了斜杠帆、前桅帆、主帆和后桅帆各一。我们大约有三十枝桨,我们把这些桨横贯在座板之下,作为最下层甲板。长舢板很深,船员们可以舒适地坐在桨下面的底部,这样我们把一半人安排在桨的下面,另一半人安排在桨的上面,可以便于调度。那时我们在长舢板里共有七十二人;一个个愁容相对,既无食品,又无饮料。现在是面包吃完了,海鸥不来了,雨也不下了。

现在看来维持生命又一次出现最凄惨的景象时,(上帝怜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一群约有大胡瓜鱼^①那样大小的飞鱼跃出海面,象一群麻雀飞进船里。于是大家你抢我夺,竭尽全力来捕捉。我们分配给大家,生吃,其味如蜜,但是它们支持不了我们多久。我们多少得到了些营养,(上帝保佑)没有任何人死亡,这真是奇迹,因为船员不听我的告诫,已经开始喝海水。我对他们说:“伙计们,咸水喝不得,它不能解渴,你们反而要生痼疾死掉。”其他人咀嚼弹丸,也有人喝自己的尿。我也喝自己的小便,只要能喝就喝,但是后来实在不宜再喝了。

我们的艰难困苦,与日俱增,不堪忍受,船员们开始以失望、不信任和恶意的目光相视,似乎彼此将吞吃掉。真的,他

^① 胡瓜鱼 (smelt), 一译沙钻鱼或香鱼, 属鲑鲟类, 有胡瓜香味。——译者

们之中正在谈论,认为应当先吃小孩,小孩被吃光时,他们就应当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下一个轮到谁。我对此非常担忧,以十分痛苦的心情向上帝祝祷,求他慈悲为怀,怜悯我们,不要让这种情况出现;祝祷上帝不要把我们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加于我们,因为他是了解他的创造物的弱点的。我不能表达上述那种建议的恐怖对我产生的压力是怎样的,尤其是因为(据我判断)我知道有些人即将开始杀小孩了,但是(靠天之助)我劝阻了他们,为孩子们祷告,并说:“伙计们,我们不要做这种事吧。上帝会拯救我们,因为根据我们每天的测量和投影所显示,我们不可能离陆地很远。”他们答称:“你对我们讲过多次了,可是我们没有找到陆地,而且我们可能是在驶离陆地”;他们都非常不满。对此,他们给我三天期限,过此期限而还不能望见陆地,就要把小孩们吃掉。这真是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因此我最热切地向上帝祷告,求他大慈大悲,在那个期限前把我们带到陆地,这样我们才能在他的面前不犯令人憎恨的大罪。时光流逝,我们到了不再能忍受的困境。我们多次想过:要是我们在陆地上,即使吃草也不要紧。我把当时我心里能想到的所有安慰话都用来使他们高兴。我说,上帝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而我自己却是懦弱寡断,我应当安慰别人,而自己却需要别人来安慰。我说了许多违心之言。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受苦受难,身体虚弱之极,几乎站不起来。商务员海因·罗尔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坐在哪儿就粘在那儿,不能再动。我却还有余力,可以从长舢板的这一头移动到那一头。这样我们在上帝指引下,漂流到了一六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也就是我们失去大船后的第十三天。那天,阴有雨,海面平静,我们放

松帆篷,把它们铺在船面,大家爬在帆下,并把水装满了我们的桶。船员们离开大船时匆忙得很,没有带什么衣服,前面讲过,他们的衬衣又都用来缝制帆篷了;大多数人只穿一条亚麻布短裤,上身赤裸。他们就这样一起爬在帆下(借以取暖),我那时站在方向舵那里,估计我们已靠近陆地。我站到舵柄那边时,希望看得清楚一些,但是天仍有雾。在迷漫的雾气和潮湿中,我觉得很冷,不能再控制方向舵,因此对一名舵手说:“快来接替我掌舵,我再也不能支持了。”于是舵手来换我的班,我爬到下面去同船员们一起取暖。

舵手站在舵旁不到一小时,迷雾开始澄清,他向前眺望,见到了陆地,他十分高兴,大声叫喊:“大家出来啊,有陆地了,就在我们前面!陆地!啊,陆地!”你当然知道我们是以怎么样的速度从帆下爬出来的。我们重新张帆驶往陆地;就在那天到了陆地。感谢万能的上帝,他就是这样回答我们的祷告和祈求的;因为我们以虔诚崇敬上帝的心情日夜祷告,而且因为我们随带着几本赞美诗,所以在祈祷前后必唱诵一篇。大部分时间,曾由我充当牧师,后来读经师从小帆船上迁了过来,就由他自己担任了。

到达岸边时,被涛汹涌,冲上海岸,我们不敢登陆,但在岛(它是个岛^①)的内侧发现一个小港;我们就在那里下碇,并把另一只小锚抛在陆地上,使船身能够前后系住,然后把所有的

① 此岛可能是恩加诺岛(Engano I.)。

〔译者按〕恩加诺岛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南海面,南纬五度二十五分,东经一百零二度十五分,距明古鲁一百十英里。居民极少,多树木山岭,山高达九百二十二英尺,产木材、椰子。

人都放到（也是我们所能做得到的）岸上，让他们各自去找食物。但是我一上岸，就立即跪下，欣然吻土，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他未曾考验我们而却如此把我们救出深渊；因为这一天是最后一天了，人们已经决定要在这一天之后击杀孩童，把他们吃掉。于此可见上帝是最好的舵手，犹如前面讲过的那样，他确实确实一直把我们引导到陆地。

我们在这个岛上发现大量椰子，但不能找到（那是我们所要找的）淡水；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啜饮嫩椰子的汁，这是一种优美的饮料。那些老得已经发硬的椰子，我们吞而食之；由于我们没有先见之明，狼吞虎咽，那天晚上都病倒了，病势严重，痛苦难忍，胃肠如绞，似将爆裂。我们在沙泥地上爬在一起，各自极尽呻吟之能事；其后大便通了，我们立即感到舒畅；次日我们恢复健康，几乎走遍全岛。我们在岛上没有发现人，但见到有人留下的痕迹。这里除椰子外，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伙伴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一条蛇，粗达一呎，但我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岛位于离苏门答腊海岸约十四至十五英里。我们尽可能多地把椰子带到船上作为粮食，老的食其肉，嫩的饮其汁。傍晚，我们起锚离岛，航向苏门答腊海岸；次日望见其地。我们驶近该岛，保持沿岸航行，风吹在我们背后，我们继续东航，直到椰子吃完为止。然后船员们希望再登陆；我们接近了岸边激浪，但因浪潮澎湃，找不到登陆地点。

于是我们决定以四五人从船上跳入水中，看看是不是能够破浪游到岸上，并沿岸行走，看看有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让船进去。这件事就这么去做了。他们从船上跳入水中，穿破激

浪登陆,并且沿着海岸行走,我们则把船开近岸边。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条河。于是他们脱下紧身短裤,向我们晃动,示意我们应该到那里去。我们看到后就直接开往那里。到达后,我们发现面对河口的地方横着一道堤,海浪冲击得那么厉害,因此我就说:“伙计们,除非大家都同意,我不想把船开进去,因为万一船翻了,你们大家不能怨我。”于是依次向每个人询问,此问彼答,大家都说同意冒险。然后我说:“我拚着命来同你们一道冒险吧。”我就匆匆下令,在舵旁两边各置一桨,每支桨派两人操纵。我站在舵旁,使船直向前驶。这样我们就冲进激浪之中。第一个浪潮冲得船中一半地方灌满了水。我大叫:“伙计们,把水舀出去!舀出去啊!”他们用帽子、鞋子,还有船上的空桶来舀水,把大部分水都舀出去了。于是第二个浪潮又来了;它冲得船上都是水,几乎浸到坐板上,这条船就搁在那里,情况恶劣,似乎即将下沉。我大声对船员们讲:“伙计们,前进,前进!舀水,舀水,不然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冲破海浪前进,尽可能把所有的水都舀出去。于是第三个浪潮又来了,但是没有打中我们,因此船上没有进水,后来立即波平浪静。这样,我们靠上帝保佑脱了险。我们尝尝水味,已经是淡水了,于是皆大欢喜,把船系泊在河的右岸。登陆后,见地上长草丛生,向周围一看,发现草中有豆,形如埃德尔^①豆。大家都找这种豆来吃。我自己也尽量吃,心里想:“还是把我的一份吃掉的好。”我们的人向前走了一程。他们在那里发现一堆火,旁边放着一些烟草,我们对此大为高兴。看来这个地方的人曾在那里呆过,点燃了火,吸过烟,有意无意

^① 埃德尔(Eider),可参阅第40页和注①。——译者

地留下一些烟草。我们在船上有两把斧头，就用它们来把树砍倒，削去树枝，在五六个地方点起火来。我们以十人或十二人为一队，围坐火旁吸烟。晚上，我们使火燃烧得发出火焰，因为没有月光，又怕当地居民，所以在三处守望。

当天晚上，我们由于吃了豆子，生起病来，病势厉害，腹中绞痛，似将爆裂（如同我们过去吃椰子后病倒那样）。当我们正在痛苦呻吟之时，本地居民意欲前来把我们全部杀光，此事下文当再叙述。我们布置的守望人员及时警觉，跑来对我们说：“伙计们，怎么办？他们来了！”我们只有两把斧头，一柄锈刀，别无武器，而且（前面讲过）由于吃了豆子而病着。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自己轻易被杀，手中拿起燃烧着的柴把，在黑暗中向他们冲去；火星四射在地上，黑暗中看起来很可怖。此外，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拿着武器。他们离开我们，逃到树林后面去了，我们仍旧回到我们围火的地方，彻夜在火旁坐立不安，惊恐不已，但我和商务员海因·罗尔觉得呆在陆地上不可靠，所以回到船上去了。

早晨，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有三个居民走出树林，来到海滨。我们派了三个人到他们那边去，这些人过去曾在东印度群岛呆过，学过一些当地语言，懂得讲几句马来话。到了他们那边后，三个居民询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就说：“我们是荷兰人，不幸遭到火灾，失去船舶，到这里来是想交换一些食物，如果你们有的话。”居民们答称有鸡和米，这些都是我们极为需要的。于是他们走近船边，询问我们是否也有武器。我们回答说：“有，武器、火枪、火药、子弹多得很。”我把帆布遮盖在船上，因此他们看不见里面是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把一些煮

熟了的米带给我们,还有几只鸡。我们彼此询问还有多少钱,把它凑在一起。有人拿出五元,^①有人拿出六元,也有人拿出十二元,多些少些,拼拼凑凑,共得八十元,我们就从这笔钱里偿付他们带给我们的鸡和米。有了这些东西,我对船员们说:“伙计们,现在让我们坐在一起,先吃饱肚皮,再看看怎么样。”我们就这么办理了。吃完饭,我们商量,为了补充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该怎么办。由于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所处的纬度,我们向他们询问这个地方的名称,但是问不明白,想来它是苏门答腊。他们向下挥手,表示那里是爪哇,并提到扬·科恩,他是我们在爪哇的头头;这是不错的,因为侯恩的扬·彼得·科恩当时是总座,^②于是我们部分地知道了我们的方位,推测我们的位置是在爪哇的上风;因为我们没有罗盘,所以一直在怀疑我们的测量是否准确,至此大大地肯定了我们的计算。

但是由于我们继续航行需要更多食品,我们决定由我带领四个人乘小舟^③循河而上,到一段距离以外的村庄里去,在那里用我们所有的钱尽量购买食品。我就照此办理,我们循河而上。

进入村庄后,我们买了米和鸡,把它们送到船上,交给商务员海因·罗尔,下令每人各得一份,不得争吵;我和呆在村里的四个人当时有两三只鸡,同米一道煮熟;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尽量吃。那里也有酒,这是他们从树里提出来的,酒性强

① 参阅第 19 页注①。——译者

② 见《导言》,第 16 页。当时通常称“总座”(General)而不用“总督”(Governor General)这个全称。

③ 原文为 *proa*, 参阅第 34 页注②。——译者

烈，饮之颇能醉人。我们吃罢饭，就相互干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镇上的人坐在我们周围，我们每吃一口，他们都要看一眼。

我们吃罢饭，我用五元半钱买了一条水牛，但是由于牛性暴躁，我们虽然付了钱却不能驾驭它，因而花了很多时间，天已将晚，我想带那四个人回船。我是这样想的，牛可以到明天再来抓。但是那四个人却恳求我同意他们那晚住在那里，说那只畜牲晚上躺下了，他们就可以把它逮住。虽然我规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一再坚持，最后我只能同意。我向他们告别，互祝晚安。

我来到河旁系泊小舟的地方，那里有一大群村民恶言恶语自相争吵，其势十分凶猛。看来他们有些人要让我走，有些人不让我走。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两个人的胳膊，把他们推往小舟，要他们划，好象我依然是个主人，其实我已经是半个仆人了。他们形如最凶恶的暴徒，但仍听从指挥，让两人同我一道上小舟，一人坐在前面，一人坐在后面，各持一桨，把小舟撑开。他们每人身旁各佩一柄曲剑，这是象匕首那样的一种武器，有纹状刀口。

我们划行了一程后，在我后面的那个人走到我面前（因为我坐在小舟中部），作出手势要钱。我摸了摸口袋，拿出一个“夸特”^①给他，他站在那里盯着看，不知怎么办好；后来他拿

① 原文为 kwartje，荷语，意为四分之一。我国广东人称为“刮”，闽南人称为“瓜”，上海人称为“瓜得”，都是译音，又称“四开”，则为译意。英语称为 quarter。这里的“夸特”是古代荷兰钱币名，约值六辨士。——译者

了，塞进腰围的布里。前面那个人看到他的伙伴拿到了东西，也走到我身边，表示他也要东西。我看到这种情况，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夸特”，给了他。他也站在那里盯着瞧，似乎拿不准还是拿钱呢，还是向我袭击，他们要袭击我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手无寸铁而他们（前面讲过）在腰带上各佩一柄曲剑。

我坐在那里，如同两只狼中间的一只羊，惊恐万状，天晓得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正在顺流而下（因为水流湍急）。约到（离船）中途，他们开始吱吱喳喳叫起来，从各种迹象看来，他们要结果我的性命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吓得胆战心惊；因此虔求上帝慈悲，赐我助力，指点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最好。于是似乎有一种声音，在我内心告诉我，应该唱歌，我虽在如此艰难困苦之中，还是遵照行事；我就唱了起来，树林里充满了歌声，因为河岸两旁都长着大树。他们耳闻而目睹，我这样开始唱时，他们就开始大笑，张开大嘴直到你能看到他们的喉咙，看来他们认为我并不怕他们，但在我心理却远不能相信他们的想法。

这样，我确实证明了一个人即使在恐惧和忧虑的时候还是能够唱歌的。如此我们就越划越远，直到我能看见停泊舢板的地方。于是我站了起来，向我们的人挥手（他们站在船边）。他们得知有人，迅速沿着河岸走来。我向带我来的两人示意，要他们把小舟靠岸，他们就这样办了。我示意要他们走在我前面，因为我想：“这样至少你们不能从后面来捅我。”于是我又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

我们（蒙上帝恩赦）幸免于危难和恐怖，回到船旁，两个村民询问我们的人睡在何处。我们回答说：“在这些帐棚中”，因

为我们的人已用树枝搭成帐棚，他们匍匐到里面去了。这两人又询问我和商务员海因·罗尔睡的地方，我们说：“在船上帆底下。”他们就回到村里去了。于是我向海因·罗尔和其他人陈述我的遭遇，还说我在镇上买了一头水牛，但那天傍晚不能抓住它，我所带领的四个人恳求我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过夜，这样等到那头畜牲躺下了，就可以抓住它，带到船上来。经过他们长久坚持，我同意了，但要他们明天大清早就牵了那头畜牲回来。

谈了这些情况，又谈了些我们的所见所闻，大家睡下来过夜。第二天早晨天亮了，甚至到了大天白亮的时候，我们既未见人，也不见牛。因此我们怀疑四个伙伴可能会出事，又等了一会儿，只见两个村民赶了一头牛到我们这边来。当他们到来时，我一看那头畜牲，就说它不是我付款购买的那一头。我们的管事懂一些他们讲的话，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我购买的那头牛带来，我们的人又在哪里（就是说我带到村子里去的四个人）。他们答称，他们不能抓住那条牛，我们的人正在把另外一头牛带来；对此，我们有一些满意了。由于两个黑人牵来的那只畜牲极难制服，狂奔乱跳，我就对军士威廉·范·加伦说：“拿起斧头，把那只畜牲的腿筋砍断，免得它逃跑，因为我们不能有损失。”他就照此办理，拿斧头砍断了它的腿筋，这样它就倒在地上。

于是这两个黑人就大声叫喊起来，树林里面（或在其附近）有两三百人闻声奔出来，想切断我们回船的路，把我们全部杀死；但我们得到了三四个同伴的及时警告，他们曾在我们前面一段距离燃点着一堆火，这时奔跑过来说：“他们来了！”

我走出树外几步，看到约有四十人从树林里出来，我就对我们的人说：“要坚持，不要怕这些人，我们有足够的人。”但是他们来的人真多，而且越来越多，一直到看来似乎是无穷无尽，他们全都拿着盾和刀，形同鬼怪，因此我惊慌起来，开始叫喊：“伙计们，各自回船，越快越好，如果他们把我们回船的路切断，那我们都没命了！”

于是我们开始一阵奔跑，全都回船，那些来不及靠近船边的，就跳进河里游泳。他们跟踪我们到船旁，当我们上船时，由于我们匆匆忙忙离岸回船，一切毫无准备，篷帆还铺在船上作帐棚。我们爬到船里去的时候，他们跟在后面，用长柄标枪戮我们的人（正在他们上船的时候），把肚肠都钩了出来。我们用两把斧头尽可能保卫自己，我们那柄锈刀也立了大功，因为在船尾站着一个大汉（他是面包师傅），他在那里精神抖擞地挥刀砍杀。

我们在船尾有一只小锚，还有一只是在船首，面向着海。我已登上了桅杆的地方，对面包师傅喊道：“割断绳子，割断锚索”，他就割啊，割啊，可是割不断。我看到了就跑到后面，把锚索平放在船尾，然后说：“割吧”，他马上把它割断了。于是我们站在船首锚索边的人把船拖出了海。黑人们在我们后面跳进水中，但因这里的海岸极陡，他们一下子就同地面隔开，不得不离开我们；我们把河里游泳的人吊起来，拖到船上。这些人刚刚上船，万能的上帝突然使风从陆上吹来，直到那时，风都是从海上吹过来的。这真是天赐洪恩的奇迹。我们张帆抢风调向，破激浪直驶，航离小港，这次居然越过堤岸（前面讲过，我们进来的时候经历过那么大的危险），所以船中没有

进水。

这个地方的黑人或居民想不到我们能逃出来，他们跑到了陆地的顶端，意欲在那里把我们抓住杀掉；但是看来上帝的意图不是这样，因为舢板奔腾飞跃，对海直驶；这样靠天保佑，我们出了小港。当我们已在外海时，（曾挥刀激战得那么出色的）面包师傅脸上全部发青，因为他在肚皮上受了伤，受伤的地方刚好是在肚脐眼上面，武器是上了毒药的，因此伤口周围都发青；我把这块地方切除，以免毒性扩散，但无效果，他就在我们眼面前死去了。他死后，我们把他抛出船外，让他漂流。然后我们检点人数，发现我们队伍中损失了十六人，那就是，十一人在岸上被杀死，面包师傅已葬在海中，另外就是留在镇上的四人。对此，我们大家异常悲痛，不胜哀悼，然而还是要感谢老天爷，因为我们的人没有在那里全部被杀光。

对我来说，我认为除了上帝保佑外，那四个呆在村子里的人救了我的命，因为在我离开的时候，如果他们也跟随我回船，那么那些人（就是那些黑人）会把我们五人全都杀死，我深信会这样的；因为当我和一大群人站在河边时，他们对于是否让我走议论纷纷（前面讲过），但是我作了手势，表示第二天我将带领所有的人到他们这里来。于是他们似乎在想：“别找麻烦了，到时候我们可以不费气力把他们砍倒杀死。”他们认为我不会放弃我的四个人，看来充分有把握；然而他们却失算了。不过，这是一笔苦交易，我们不得不把四个人留在那里，我估计他们已把这四个人杀害了。

我们定向出航，沿着海岸顺风行驶。在船里，我们还有八只鸡，少量米，但是我们有四十六个人要吃。对这么多人来

说,这真是小小的一份!我们把它分开,每人各得一份。食物吃完后,我们又聚在一起商议,最好再寻找陆地,因为我们已经饥饿得很,而当时在海上得不到什么东西来吃。因此,我们又转向陆地,看到一个海湾,就航行进去。我们看到前面岸上有许多人站在一起,就迎上前去,但是他们并不等待我们,都跑掉了。在那里,我们找不到食品,但有淡水,我们尽量喝,并装满了两桶,绕悬崖航行。悬崖上有小蚝和螺;每人采集盈袋。我在失掉四人的地方,曾经买到一帽子胡椒,现在正可用作吃蚝的良好调味品,也可大大地暖胃。

我们又驶出海湾,在海上继续航行。但在离开陆地后不久,就遇到风浪,以致不得不把帆卸下来,铺在船上,大家爬进帆下,听任漂流,让上帝作主,一直到天亮前两小时,风力才减弱,我们又有了好天气。于是我们又爬出来,张起篷帆。后来又遇上了顶头风,把我们从海岸边吹走,调转了航向。看来上帝要保全我们,不让我们再受到更大的危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次风浪和逆风,那么我们会保持沿岸航行,极有可能开进一个供水的地方,那是在苏门答腊,就在附近,我国的人经常在那里登陆。现在那里有荷兰人的死敌,不久前有许多荷兰人前去取水,都被杀死。天亮了,我们看见前面横着三个岛^①;我们决定航行到那里去,认为岛上不会有人。但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些东西来增加营养;我们就是在当天到达那里的。我们在那里立即发现了淡水,还看到粗如人腿的芦苇,我们用斧头把它们砍了下来。这些芦苇叫做竹。我们用棍杖穿

^① 巽他海峡中有许多岛屿,这三个岛究竟是什么岛,很难断言。可能是喀拉喀托岛群(Krakatoa group)。

通各节,只留最下面的一节,把水灌进去,用塞头塞住。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取到了多达两吨的淡水运到船上。我们又找到了棕榈树,其树梢柔嫩,如同灯心草的芯,我们也把这些东西割了下来,把可供食用的带回去。我们的人走遍全岛,寻找食物,但没有其他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我离开伙伴们,望见一山(岛上最高的山),登上山去,环顾四周,心中抑郁,神思怅惘,因为(我认为)寻找航路,主要在我,鉴于我从未到过东印度群岛,又无能手用的工具,主要是没有罗盘(前面讲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如把自己付托给老天爷,因为我犹如过去许多次那样,真是智穷才尽了。因此我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虔诚恳求,因为他一直在拯救我,把我保护在他的仁慈的羽翼之下,从火和水、饥和渴以及坏人的势力之下救了出来,他慈悲为怀,定将会进一步恩赐保佑,开我心窍,使我找到正确的路,让我们仍能回到我们的国家和朋友那里去。是啊!我深深叹息,祷告道:“天啊,引导我,指点我们的出路吧;倘若您的智慧认为不能把我平安地带到我们的国家,那么(如果神的意愿如此)也让我们的同伴中有几个人得救,这样人们可以知道我们和我们的船遭遇是怎样的。”我用这些话向上帝祝祷后,站起身来,走下山去,照前状用目环顾,看到在我右手边云雾从大地消散,地平线又清楚起来;然后我看到两座高大的青山之峰,心里立刻想到在侯恩时曾听到威廉·科内利斯·旭登^①(他曾到过东印度群岛两三次)

^① 威廉·科内利斯·旭登(Willem Cornelis Schouten)是雅克·勒梅尔(Jacques le Maire)环航世界(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一七年)时的船长。已出版的那次远航的航海记中,他的行为被不恰当地加以颂扬,损害了勒梅尔的形象。实际上旭登的行为似颇恶劣。

说过,在爪哇的角上有两座高大的青山。我们已经到达了苏门答腊沿岸,那是在左边,而我所见的是在右边,其中有一隙口。我没有见到陆地,我知道它就是奔流于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因此我确信我们的航路是正确的,于是欣然下山,到商务员那里去,告诉他,我看到了这样两座山。正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时候,云雾又密布山上,山又看不见了。我又把从威廉·科内利斯·旭登那里听到的话告诉了他,并陈述我由此得出的结论,即:我确信我们正在巽他海峡前面。于是商务员说道:“好吧,船长,如果你的意见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召集全体人员航行到那里去,因为你的推测和论断深合我意。”

于是我们把船员们召集拢来,由他们把竹筒中盛的水以及我们收集来作为食物的棕榈树梢带到船上;我们正遇顺风,径直航向海峡,晚上凭星光行驶。约在午夜时分,我们看到一处有火光,起初认为是一艘船,料想是一艘武装商船;①但在驶近时,发现它是一个小岛,位于巽他海峡,名为中途岛,②我们越过了那个岛。不久,我们在另一边又看见了火光,就是说在右舷的方向;我们又越过了那个岛,我认为它们是渔民的良好标志。清晨破晓时分,海面平静,我们已在爪哇岛的内侧。③我

① 这是一种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舶,船尾有高“楼”。

② 原文为“Dwars-in-de-weg”,英译为“Right-in-the-way”,意为“路的当中”。

③ 船已过圣尼古拉斯岬(St. Nicholas Point)。

〔译者按〕 此岬的印度尼西亚名称为丹戎普朱 (Tanjong Pujut), 中国人称之为孔雀港,位于南纬五度五十三分,东经一百零六度二分,在巽他海峡东北入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附近海面发生海战。

们派一人攀登桅杆，他向前了望，呼喊道：“我见到停泊着的船了！”他数了一下，有二十三艘。我们听到了，快活得跳起来。于是迅速拿出桨来，朝那边划去，因为(前面讲过)海面平静。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发现这些船舶，那就会驶往万丹，在那里势必投入陷阱而被擒，因为他们正在同我国交战，^①这又显然是上帝所赐洪恩。我们感谢天老爷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的保佑。

这些都是荷兰船，它们的司令官是阿尔克马^②的弗雷德里克·豪特曼。^③那时他在了望台上用望远镜向我们了望，看到了我们的奇怪的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派出他的大舢板向我们划来，要看看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到时，我们看了一下，立刻彼此相识，因为我们和他们一道从特塞尔启航，到了海峡外面西班牙海上彼此不能望见。商务员和我登

① 万丹(Bantam)原为印度尼西亚西爪哇伊斯兰教王国。一五六八年汉萨乌丁(Maulana Hasanudin)建国。十六世纪后半叶起，荷、英殖民主义者曾以此作为侵略东印度群岛的重要据点，但遭到万丹长期强烈抵抗。一六八四年此国因继承王位问题发生内争，荷兰乘机入侵，使它丧失独立。后为荷属东印度西爪哇省的一府，其首县为西冷(Serang)，在西冷西北不远，即万丹港，尚存炮台遗址。参阅本书《导言》。——译者

② 阿尔克马(Alkmaar)在荷兰西北部，为今北荷兰省的一个市镇，距阿姆斯特丹二十英里，为北荷兰省北部市场中心。——译者

③ 弗雷德里克·豪特曼(Frederik Houtman)是科内利斯·豪特曼(Cornelis Houtman)之弟，后者为荷兰第一次远征东印度群岛(一五九五年)的首领。弗雷德里克随兄出航，曾于一六〇五年成为第一任安汶总督。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天文学家，并曾编写马来字典。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才能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能有一具望远镜，当时望远镜还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工具。

上了他们的单桅小帆船，划到了豪特曼的那艘名为“多尔德雷赫特少女”号^①的船上。豪特曼司令召我们到后舱，向我们表示欢迎，并摆开桌子让我们同他一道就餐。但当我看到面包和其他食品时，不禁心酸胃呆，高兴得泪流满面，以致不能下咽。我们的其他人员一到船上，立即被分配到各条船上去了。

豪特曼立刻下令，由一条舢板船把我和商务员送往巴达维亚。我们把遇到的一切危险和灾难向他陈述后，登上舢板启航，第二天早晨就到达巴达维亚市镇。^②我们在各条船上认识的人已经把印度衣服给我们穿，因而在我们到达市镇以前，已经是整整齐齐的了。

我们进了市镇，来到侯恩的扬·彼得·科恩总督的府第。我们恳求戟兵转陈，是否可以谒见总座，因为我们有事面陈。他们进去后又出来，我们获准入内晋见总座。他并不知道我们到达，但在我们报名时，他表示欢迎。然后我们把经历情况全部讲出来，我们说：“总座，我们在某时乘‘新侯恩’号自特塞尔启航，在某时到达巽他海峡，在某某纬度灾祸降临，我们的船失火，毁成片片。”我们一点一点地向他陈述，事件是如何如何发生的，我本人和船一起被炸，赖上帝洪恩得救，

① 原文为“de Maeght van Dordrecht”，即英语“The Maiden of Dordrecht”，意为“多尔德雷赫特少女”。

〔译者按〕多尔德雷赫特有时简称多尔特（Dort）或多尔德特（Dordt），在荷兰西北部，为今南荷兰省的一个市镇，重工业中心。

② 邦特库在这一部分叙述中略去了日期，但是他可能是在一六一九年底前到达巴达维亚的。仅在当年五月三十日，科恩才攻占并焚毁了当地的雅加达镇（译者按：印度尼西亚建国后，又恢复其原来名称，并定为首都），在其废墟上建立荷兰在东方的势力中心。

还有一个年轻人；我活到现在，应该谢天谢地。总座听到后，就说：“那是没有办法的，是一场大难。”他询问我们的一切遭遇，我们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于是他又说：“那是没有办法的，是一场大难。”他说：“听差的，把金杯拿给我。”他在杯中斟满了西班牙酒，说道：“船长，好运气，这是敬你的！你很可能想到你的生命已经失掉了，是上帝使你再恢复的。留在这里吧，就在我的桌子上吃饭，因为今晚我要出发到万丹那边的船上去安排一些工作。呆在这里，等到我找你，或者我自己回到这里来。”于是他又向商务员敬酒，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最后他离开那里，我们就在他的桌子上吃饭。有八天之久，然后他把我们再召到万丹去，在我们呆过的那艘“多尔德雷赫特少女”号船上接见我们。他先传我进去，说道：“邦特库船长，在没有下达其他命令前，暂时安排你在‘贝尔格’号^①船上，仍象过去那样执行船长任务。”我说：“谢谢总座恩典。”

两三天后，他传见商务员海因·罗尔，说：“商务员，在没有下达其他命令前，暂派你到‘贝尔格’号船上去，仍象过去那样担任商务负责人。”这样，我们又在一道指挥一艘船了。

“贝尔格”号是艘短小的船，装备着三十二门炮，船上似乎都是炮，大部分有两层高。我们在一六二〇年上半年航行到德那第^②去，船上装着鲜肉、咸肉和大米，还有许多武器供应那里的城堡。我们共有三艘船，即我所在的“贝尔格”号，还有

① 原文为 Berger-Boot。Boot 即英语 boat，意为船。——译者

② 德那第 (Ternate，一译筒那底) 是摩鹿加群岛 (今作马鲁古群岛) 中的一岛。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处建造的要塞，以在摩鹿加群岛中的要塞为最早。

“海神”号和“摩根斯塔”号；我们航行途中到达格雷西。^①那里的负责人商务长利夫兰的里加^②人沃尔特·赫登把许多牛、鸡、鹅、酒^③和红糖送到船上。给牲畜吃的是还没完全成熟的米，因而长了一半就从田里割下来，其名曰谷。^④我们又从格雷西启航，沿着海岸经过巴厘海峡，远达索洛尔^⑤候风，因为季节风已经过去；这样，我们希望较易到达安汶。但当我们抵达索洛尔港口时，那边要塞中的商务员，一个恩克霍伊曾人拉姆伯格来到船上，他的驻所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说，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拉兰图卡，^⑥居住在那里的“西班牙克”^⑦人和梅斯蒂

① 格雷西 (Greese 或 Griesk) 离泗水 (Soerabaja) 不远；荷兰人在那里设立的商站主要是为摩鹿加群岛驻军购买所需大米和其他食品。

〔译者按〕格雷西一译锦石，我国明代载籍中称作革儿昔或新村。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云：“……至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溯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

② 利夫兰 (Livland) 即利沃尼亚 (Livonia)，大致由今爱沙尼亚南部和拉脱维亚北部组成。里加 (Riga) 为拉脱维亚首府，巴尔干半岛主要港口之一。——译者

③ 原文为 arack，即马来语 arak，意为酒、烧酒、米酒或椰酒。——译者

④ 原文为 paddhi，即马来语 padi，意为稻谷。——译者

⑤ 索洛尔 (Solor) 是佛罗勒斯 (Flores) 东面的一个小岛。其要塞名为亨里克斯 (Henricus)。

⑥ 拉兰图卡 (Larantoeke) 是佛罗勒斯东岸的一个地方。

〔译者按〕拉兰图卡是佛罗勒斯岛东端的一个市镇。荷兰人于一六一八年起与佛罗勒斯进行贸易，其后逐渐侵占全岛。

⑦ “西班牙克” (Speck) 是邦特库不加区别地泛指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一个绰号。Speck 荷语意为“咸肉”。

佐人^①对我们的贸易有很大的损害，并说（我们一共有三艘船），现在是向上述地点进攻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承担这项任务。我们航向那里，率领着几只土舟^②和许多本国船只，去看看事态发展，但无补于事。我们行驶到城堡和村庄下面，向他们猛烈射击，他们也同样还击。同时，我们的人登陆，但镇上的人向我们的人进攻了两三次，把他们逐回，因而有二十或二十五人倒下，许多人受伤。这样，我们就被迫退回，毫无成就。我们取得了水，向商务长拉姆伯格告别，定航向为东北，航行于巴坦波尔岛的上方；望见了它，在左舷方向离开了它；然后定航向为东北偏北，航经波罗岛和布鲁岛，^③也在左舷方向离开了它们。然后我们驶往安汶岛，不过被海流冲出了原定航向，无法抵达。我们到了它的下方，航行于两个小岛之间，进入一个小港，叫做希多，^④在它的对面就是科贝洛，那里盛产丁香。

从希多骑马不多久就可到安汶。^⑤我们在那里了解到有三位行政长官，那就是：阿尔克马的豪特曼行政长官，侯恩的赫特拉姆行政长官，还有斯佩乌尔特行政长官。赫特拉姆的驻所是在马来由，^⑥斯佩乌尔特驻在安汶，^⑦而豪特曼是要同我

① 原文为 Mestizzos。——译者

② 原文为 Corracorras，指当地一种船舶。

③ 布鲁岛 (Blau I.) 即安伯劳岛 (Ambelau I.)。

④ 希多 (Hieto) 位于安汶岛的北面。科贝洛 (Combello) 为斯兰岛 (Ceram I.) 上一个半岛的岬角。吸引荷兰人前往摩鹿加群岛的当然是香料 (译者按：摩鹿加群岛亦称香料群岛)。

⑤ 这是指维多利亚要塞 (the Fortress of Victoria) 所在地，它是在安汶的一个区，叫做莱蒂莫尔 (Leitimor)。

⑥ 原文为 Maleyen，今地无考。

⑦ 黑尔曼·范·斯佩乌尔特 (Herman van Speult) 这个人，就

们一道到巴漳^①去的,随后我们就到了那里。停泊四五天后,我们就告别了。这个要塞的商务长因为任期届满离职,由我们的商务员海因·罗尔接替他。然后我们走遍摩鹿加群岛的所有要塞,把鲜肉、咸肉、大米、油、醋以及其他必需品供应给它们。我们停泊在马来由岛(那里是行政长官杨·迪尔克兹·赫特拉姆的驻所)约三星期;乃向赫特拉姆告别,回到巴漳,在那里(前面讲过)我们曾留下我们的商务员海因·罗尔,他已在主持那个要塞。他给了我们大约两百吨丁香。

我在这里向海因·罗尔告别,我们两人患难与共,经历了那么多的困苦和灾祸,一旦分别,不禁泪流满面,无限伤悲。自此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听说后来他死了,葬在马来由岛上。求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等我的时间到来时,也求对我宽恕。

我们于是航经博格罗尼斯或布敦海峡。^②经过博格罗尼斯后,航行于浅滩的上方,直驶小爪哇,^③这样就沿海岸抵达

是在几年后,即一六二三年,下令杀死英国商站人员的人,这些英国人在酷刑下,据说犯有阴谋推翻荷兰当局之罪。此事通称“安汶大屠杀”。(参阅第17页注^②——译者)

① 巴漳(Batjan)是摩鹿加群岛(马鲁古群岛)中马尔马鲁(Mal-malieua)西面的一个小岛。

[译者按] 巴漳位于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海中,南纬零度二十九分,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二十四分。一五五八年葡萄牙人初到其地,西班牙人接踵而至。荷兰人则于一六〇九年在此初建殖民地,至一六六七年全部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以该岛为海军重要基地。

② 布敦(Boeton,一作 Buton)是西里伯斯岛(苏拉威西岛)东南面的一个岛屿。其旁即布敦海峡,宽五英里。荷兰东印度公司于一六一三年起在该岛经营贸易。——译者

③ 小爪哇(Java Minor或 Little Java)即马都拉岛(Madoera I.)。

[译者按]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爪哇和马都拉两岛,合称荷属东印度本部,其余东印度各岛,则称外岛。

格雷西。到了格雷西后,我们尽可能地装载了许多牛和鸡,大约有九十头家畜和一千六百只鸡,还有一些鹅和鸭,我们用谷来作它们的饲料。在那里一元可以买到十六只鸡。我们再一次向商务员沃尔特·赫登告别,沿着爪哇岛的海岸航行。我们驶近扎巴拉,^①但未靠泊,继续航行,安抵巴达维亚。

我们在这里又向侯恩的科恩总座述职。卸下了所载货物。事毕随原船至占碑,^②在那里装运一船胡椒。中途到达巴邻旁。^③装了一船胡椒到巴达维亚。

然后总座派我到从万丹至巴达维亚一段水路中的沿海诸岛^④运石,这些石头都在地上。他们给了我四十名印度水手,用来推动石头,绑在绳上,吊到船中。这些都是大石头,他们知道怎样在巴达维亚把石头凿成块块,来完成那里的城堡的顶部。这种石头很白,比荷兰的石灰石要白得多。城堡主要是用这样的石头砌成的,一直从水面砌到顶上,看起来令人喜欢。我们为了运石,有三次这样的航行。后来从家乡来了

① 扎巴拉(Japara 或 Djapara),旧译芝巴拉,今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沿海城市,在三宝壟以北三十英里。农产品贸易中心。十六世纪时为爪哇重要伊斯兰教王国淡目(Demak)的都会。——译者

② 占碑(Jambi 或 Djambi)在苏门答腊岛,我国古代载籍中称之为詹卑,据考证在十三世纪时曾为三佛齐国的首都。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曾设州,以盛产橡胶和石油著名。——译者

③ 巴邻旁(Palembang),即巨港,一译巴林冯,亦译浞淋邦。我国元代航海旅行家汪大渊称之为旧港,乃东西洋商舶会聚的重要贸易港。又据《明史·外国列传》“三佛齐”条记载,“其地为诸蕃要会,在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至,辖十五州,土沃宜稼,语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盛而贸金多也。……初本富饶,自爪哇破灭后,渐至萧索,商舶鲜至。……”——译者

④ 这些岛屿称为“千岛”(The Thousand Islands)。

“格罗宁根”号，船长是托比阿斯·埃姆登，商务员是范·内克先生，他曾任特塞尔的行政司法长官。鉴于船长和商务员不能和衷共济，总座科恩及其评议会命令他们两人都到“贝尔格”号船上去，我调到了“格罗宁根”号，并调配来一个初级商务员，名叫扬·克莱斯，阿姆斯特丹人。

这对我来说倒不是一次不好的迁调，因为在“贝尔格”号上，厨房里面真所谓仅存刀俎，而“格罗宁根”号则才从荷兰开到，各种食物都很丰富。我奉命带领这条船再到占碑载运胡椒，随带两箱钱币。在途中，我们应靠泊巴邻旁，就遵照办理，在那里找到一位商务员，是阿尔克马人，名叫霍格兰德特。我们把一箱钱币留给了他，向占碑进发。那里有一位商务员，是德尔夫特人，^①名叫亚伯拉罕·范·德尔·迪森，我们也给他带来了一箱钱币。我们在那里停泊在海面很久，装货用小舟驳运，此外我们也用自己的小船划行，每天从河道运回胡椒。我们的大副恩克霍伊曾人西普克一直跟随小帆船去到商务员那里，他发现一艘叫做“海豚”号^②的三桅帆船停泊在镇上，船长是侯恩人亚普·梅尔茨；他在晚上纵情狂欢后，到后甲板去睡觉，竟同裹在他身上的毛毯一道滚到水里去，淹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痛。我们把货物装上船后，向范·德尔·迪森先生告别，回转巴达维亚；在那里迅速卸货；然后我们又在上述诸岛运石两次。事情办完后，我们又航行至占碑装载胡椒，中途我们的商务负责人扬·克莱斯死了；于是我们又返回巴

① 德尔夫特(Delft)在荷兰西部，距海牙五英里，属今南荷兰省。十六、十七世纪时曾为贸易中心，后为鹿特丹所替代。——译者

② 原文为de Bruynvis，即英语The Porpoise，意为“海豚”。

达维亚。

我在“贝尔格”号和“格罗宁根”号上作了这几次航行，忙忙碌碌约有两年。然后根据决定，由我率领这艘船前往中国，同行者还有七艘船，在司令官高达^①的科内利斯·莱耶尔策统率下，如有可能，即欲攻占澳门城，^②或者前往佩斯卡多尔列岛，^③尽一切可能同中国人建立一种贸易关系。所有这些，在科恩总督给我们的训令中讲得更为详尽。总座为此曾写信给许多地方，命令船舶在我们经过的某某地点同我们会合。其中还有写给马尼拉群岛^④威廉·詹兹司令的信，他率领了几艘英国船远征到那里，信中要他调拨几艘船同我们会合。此事后来也实现了。

四月十日（一六二二年），我们停泊在巴达维亚已有一些时候了，现在又启航，共有八艘船；航向为通过巴邻旁海峡。^⑤

十一日，我们望见了苏门答腊陆地。在这里，我们已经偏斜到了原来计算的较南的地方，因此我们估计水流来自巽他海峡。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风向和天气多变，我们驶过了卢西帕拉岛。^⑥

① 高达 (Gouda) 在荷兰西部，属今南荷兰省，距鹿特丹十二英里，中世纪时为棉布贸易中心。——译者

② 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根据地。见《导言》。

③ 佩斯卡多尔列岛 (Pescadores) 是殖民主义者对我国澎湖列岛的称呼，今仍有某些外国人沿用。——译者

④ 马尼拉群岛 (The Manillas) 指菲律宾群岛。

⑤ 原文为 Strait of Balimbam。Balimbam 即 Palembang。这个海峡现名邦加海峡。

⑥ 卢西帕拉 (Lucipara) 为邦加岛附近的一个小岛。——译者

十六日和十七日,我们到达邦加岛。

十八日,我们遇见来自日本的“新西兰”号,它带领着两艘葡萄牙单桅小帆船,那是在马六甲海面被夺获的。它开往巴达维亚。

自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大部分时间是逆风逆流,因此我们必须常常抛锚。

二十九日下午,我们到达巴邻旁海峡的北端,邦加岛约在我们东南方一英里的距离,我们继续向北航行至波勒旁岛。^①

三十日,我们停泊在波勒旁的东北端,水深十二呎,沙地。其海岸是高地。

五月一日,我们停泊在上述岛屿的西边,抛锚在水深十九呎的泊地,面对着最北端的沙湾,那里的淡水是在一个扁平的洼地里或小山谷里,要进入树林里面,走一些路才能取到。从邦加岛北端到上述岛屿,航向为北十九英里。

就在这一天,我们又启航了;航向为东北和东北偏北,这样就可在林加岛的上方或东面航行。

二日,我们保持东北偏北十二英里。午后林加岛的东角在我们西南偏西四英里。北面的海岸很高。从波勒旁的西边至林加的东边或东角,航向为东北北,如此向北九英里,水深十八呎,十九呎,二十呎。

① 波勒旁岛 (the island of Polepon) 即今新格岛 (Singkep I.)。

[译者按]据 J·V·米尔斯 (J. V. Mills) 考证,波勒旁似应为萨亚岛 (Pulau Saya) 或塔亚岛 (Pulau Taya), 见《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J. R. A. S. M. B.) 第 12 卷第 2 辑。查萨亚岛在新格岛东南,位于约南纬一度,东经一百零五度,按方位里程计,波勒旁似不应为新格岛,而以米尔斯之说较为恰当。

三日，波勒班让岛^①在我们的西面或西偏北。

四日，我们测量纬度，为赤道北一度四十八分。下午，我们望见劳尔岛，^②约在我们西北八英里，海岸很高，矗立如大山，水深三十五寻。

六日，潮满岛^③在我们西面约六英里；定航向为东北北，开往昆仑岛。^④

九日，命令下达，要我们三艘船前进至塞西尔岛，^⑤这三艘船是：“格罗宁根”号（即我所在的船），“英国熊”号和“圣尼古拉斯”号。

十八日晨，我们望见昆仑岛在我们东北北约九英里，海岸很高，有些小岛屿大部分环绕在大岛的东南面。取水处在其西南面。自潮满岛至此岛，按海图所示航向为直指东北北；航

① 波勒班让岛 (the island of Polepaniang) 或称马波尔岛 (Mapor)。按 Polepaniang 为马来语 Pulau Panjang 之误，意为“长屿”。《郑和航海图》中“淡马锡”附近的“长腰屿”与《顺风相送》的“长屿”（在“东西竹”之南），似均指此岛。——译者

② 劳尔岛 (the island of Laur) 应即奥尔岛 (Aur I.)。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东西竺”，《郑和航海图》作“东竹山”和“西竹山”，因岛上一山两峰矗立，恰如两山，故名。其南峰古为中西船舶往来海峡的路标。Aur 为马来语，意为“竹”。——译者

③ 潮满岛 (Pole Timon)，一译刁门岛。宋赵汝适《诸蕃志》“渤泥”条的“底门国”，《郑和航海图》的“苧麻山”，明张燮《东西洋考》“西洋针路”条的“地盘山”，均指此岛。——译者

④ 昆仑岛 (Pole Candore) 位于越南湄公河口海面。《新唐书·南蛮列传》“室利佛逝”条的“军徒弄山”，《宋史·外国列传》“注犂”条的“天竺山”，《郑和航海图》的“昆仑山”等，均指此岛。古代船舶往来东西洋，此为必经之地。——译者

⑤ 塞西尔岛 (Pole Cecir) 殆为塞西尔特梅尔岛 (Pole Cecir de Mer)，即今越南中南部薄切东南六十五英里的秋岛。——译者

道内水深三十五呎，四十呎，五十呎，六十呎，海底土软，但驶近昆仑岛时，又发现水深三十呎，二十五呎，二十呎，海底硬沙土。傍晚，我们围绕着岛的东面航行，离最东面的一个小岛足足有半英里左右；水深十八呎至二十呎。我们的航向是东北，开往占婆^①海岸。

二十一日傍晚，我们仍能从主一接桅上望见昆仑岛。

二十二日，我们看到了占婆海岸。离陆地约七八英里时，它看起来象是些岛屿。

二十四日，我们又看见了我们的其他船舶，是在纬度十度三十五分；我们离陆地约有一英里半，海岸低，有白沙，但内陆地高山多。沿海岸至海面一英里，二英里，三英里，水深十七呎，十六呎，十五呎，十四呎，十三呎，海底为沙土。傍晚，我们全队停泊在一个岬或角，叫做塞西尔角，纬度十又四分之三度。在这个角的北面有一大湾，自此沿岸前进，则为沙丘，内陆很高，多山岭。海岸线自此角起向东北偏东延伸。

二十五日，我们靠近一岛，悬崖峭壁，其名为塞西尔特泰尔岛。^②这里，在陆地的北岸有一小湾，延伸入高地，如同一条河流。沙丘海岸至此告终，接着就是高地深水，有三十呎，四十呎和五十呎。

① 原文为 Champey，原注云：即交趾支那。今按我国古籍译作占婆。此名见《新唐书·南蛮列传》“环王”条。公元九世纪起，其他改称“占城”。自五代以后，我国正史和《诸蕃志》、《岛夷志略》、《瀛涯胜览》等专著均有记载。邦特库所称的占婆海岸，系指该地区的南部。——译者

② 塞西尔特泰尔岛(Pole Cecir de Terre)即今越南中南部东岸藩朗西南二十三英里的高岛。——译者

二十六日，我们停泊在马来湾（当地居民称之为奔陀浪湾^①）。我们的大副弗勒欣^②人亚伯拉罕·蒂斯调到“圣尼古拉斯”号去了，那艘船是开往马尼拉群岛的，他去了解是否能发现威廉·詹兹舰队的一些船舶。这里滨海房屋旁边有许多高大的棕榈树。

第二天，我们四艘船航行至另一海湾，叫做金伯兰湾，^③更前进约六英里，就发现大量淡水和树木，还有大量食品。我们获得了十七头牛和许多鸡；但因我们有一名“西班牙克”脱逃到了居民那里去，后来我们就得不到什么食物了。

四日，我乘小船到奔陀浪湾去看同伴们，把我们的冒险活动告诉他们，而于是月六日返回原船。这时，“圣克鲁伊斯”单桅帆船到达。次日，我们启航，与“公鸡”^④号单桅帆船靠拢，它曾俘获一艘日本帆船，现在就靠在我们自己的船旁航行。

十日，我们看到一个小岛，它位于海岸之下，形如英格兰旁的科克斯布劳德岛。^⑤

二十日，我们在途中见到好几个岛屿，并见到海岸下面有两艘帆船。傍晚，我们赶上了开往马尼拉群岛的船舶“希望”

① 原文为 Bay of Paderan。按其方位，应在今越南中南部藩朗一带，故按我国古籍译作“奔陀浪”。此地为古代中西交通要地。名首见于《新唐书·南蛮列传》，其后《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明史·外国列传》和《星槎胜览》等书均有记述。——译者

② 弗勒欣(Flushing)的荷兰名称为弗利辛根(Vlissingen)，荷兰西北部港口，距海牙五十五英里，属今泽兰省。一五七二年尼德兰革命时第一个拥护奥兰治亲王反抗西班牙的城市。——译者

③ 金伯兰湾(Bay of Canberine)，疑是金兰湾。

④ 原文为“de Haan”，即英语“the Cock”，意为“公鸡”。

⑤ 原文为 Coxbroad。——译者

号^①，还有“公牛”号，那是一艘英国船；整夜靠近它们航行。

二十二日，我们到达澳门，在水深四呎、软土海底的海面上抛锚停泊；当时我们的实力是有十五艘船舶，包括大船和单桅帆船，其中有两艘是英国船。

我们点了全体船员的名，要他们环绕着桅杆操练，按照指示作实战演习。其他各船也同样进行。

二十三日下午，我们三艘船，即“格罗宁根”号、“德加里亚斯”号和“英国熊”号开近市区，停泊在低潮时水深三呎处，离岸约有一发石臼炮弹的路程，那天傍晚，就在那里发了五炮。晚上，我们两艘船，即“格罗宁根”号和“德加里亚斯”号进抵市镇前面半涨潮时水深三呎、软土海底的海面上，离市镇大约有一发步枪弹的路程。

经一致同意，我和我们的商务员德尔夫特人博斯赫尔特率领我们的人员划行到岸边，协助攻打市镇，但是这项决议改变了，因为在一艘船上，船长和商务员不能同时离开职守，于是我就留在船上处理事务，我们的司令官前往担任登陆部队队长。

二十四日破晓时分，我们把所有舷炮一齐向市区射击，只要炮身负担得起，就尽量发炮，船身为之震荡。不久以后，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率领着能够荷枪的人约六百名登陆。两艘单桅帆船向司令官登陆的海岸靠拢，这样万一对我们的人员不利时，他们可以退回船上，这两艘船还可以用来保护小的船舶。葡萄牙人在我们的人登陆地点设置了一道胸墙，作了一

^① 原文为“de Hoop”，即英语“the Hope”，意为“希望”。

些抵抗,但当我们的人推进时,他们就从斜坡逃到一所教堂里去了。我们的人登陆后,勇往直前,进击葡萄牙人,他们也曾反击过几次,但被我们的人十分勇敢地驱逐回去了。后来不幸有几桶半桶庄的火药着火,乃使我们处于窘境,因为在我们尚未能再获得任何弹药时,葡萄牙人已从一些日本逃兵的报告中得悉情况了。我们的人想要撤退,但葡萄牙人听到上述报告后立即向他们扑来,而他们由于缺乏弹药,不能充分保卫自己,许多人被杀死。其余的人大乱,退入小船,回到大船上去。我们检点一下,共丧失一百三十人,还有许多人受伤,其中包括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他是在我们的人登陆之初,肚上受伤,但是上帝保佑,他的伤被治愈了。

全体人员又登上了船,我们驶出约四分之三英里,并从澳门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取得了水。我们把从前调走的大副又调了回来。

二十七日,两艘英国船同“忠诚”号^①一道离开,前往日本。“希望”号也被置于我们的旗帜之下。

二十八日,“熊”号和“圣克鲁伊斯”号航行至莱蒙岛,^②进一步察看中国海岸。

二十九日,我们全部向佩斯卡多尔列岛启航,只留“希望”号和单桅帆船“圣尼古拉斯”号以及单桅小帆船“帕利卡特”

① 原文为“de Trou”,即英语“the Faith”,意为“忠诚”。

② 莱蒙岛(the island of Lemon)疑为勒马群岛(the Lema islands)。

[译者按]所谓勒马群岛即担杆列岛,在我国广东省南部海面,其北面即为香港。群岛中有四个主要岛屿,最大的即担杆岛。

号^①仍停泊在那里，一直到八月底，以守候可能来自马六甲的船舶。^②

三十日，我们航经伊德勒马^③，或称兔耳岛，向正东和正东偏南行驶，航行在白礁^④上方，这个岛从远处望去，形如一艘大船或葡萄牙的轻快帆船。

七月四日，我们可以从桅顶望见佩斯卡多尔列岛。

六日，“熊”号自中国海岸回到我们队伍里来，我们都在群岛的外围航行。

十日，我们在群岛中一个岛屿的背后抛锚停泊，这个岛形如台面，为佩斯卡多尔列岛中最高的岛屿之一。我们在岛屿间看到一些中国渔民，但他们都在我们面前逃跑了。

第二天，我们启锚进入一个很好的、四周围得很好的海湾，下锚的地方水深八呎或九呎。这里地平石多，不长树木，只生长草；井中原有适宜的淡水可以取得，但因气候干燥，水呈黑色。船舶停泊处有两个小港，发现那里有水；否则这里任

① 帕利卡特(Palicatten)即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的普利卡特(Pulicat)。

[译者按] 普利卡特为一沿海小镇，位于马德拉斯以北二十五英里。荷兰人于一六〇九年在此建立殖民地，至一八二五年割让给英国。

② 指葡萄牙船舶。

[译者按] 当时马六甲为葡萄牙人在东方的重要根据地。

③ 原文为 Idelemo，今地无考。——译者

④ 白礁 (Pole or Pedro Blanco) 一名在我国古籍中屡见不鲜。《郑和航海图》中就有三个白礁：一在昆仑山(今昆仑岛)附近，一在新加坡海峡中，一在占里港(在印度西海岸)外，但均非这里所记载的岛屿。——译者

何补给品都没有,都须携带,更由于这个地方是指定给我们集合的地点,我们开进了福摩萨岛一端的港口,叫做台湾,^①那里有中国人在做些买卖。后来我们和我们的单桅帆船都从那里取得许多食品;它离佩斯卡多尔列岛十三英里,入口处水深不过十一英尺,而且有些弯弯曲曲,所以大船不能进港。

十九日,我们两艘船,即“格罗宁根”号和“熊”号,启航前往中国海岸;我们与单桅帆船“圣克鲁伊斯”号相遇。次日,“熊”号的前桁折断,因此我们只得把帆收下,与它一起航行。

二十一日,我们望见了中国大陆,到达著名的漳州河。^②这条河很容易辨认,正如扬·霍伊曾·范·林旭登所记述的那样^③:东北角有两座山,其中一座形似教堂的柱子,河的西南面很浅,河底为沙土,从西南角开进去一些,可见一座塔或类似这样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在一个圆形小岛下面靠西南边行驶,但是由于“熊”号的断桁尚未修复,不能出发,我们只得仍停泊海上。现在起了大风,所以在第二天,我们的前帆从栓索上吹掉了;我们迎风破浪而航,但被强烈的风力赶往

① 台湾(Tayowan 或 Taiwan),今称台南。

[译者按]台南在台湾岛西南,古为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明末郑成功取台湾,以台南为都,清初设台湾府,治所也在台南,故外国人常以台南称台湾。

② 漳州(Chinchu,即 Toosan-Tsiu)的商业虽已移至厦门,但荷兰人通常仍把这两个市镇所在的河和湾称作漳州河。这条河的真正名称是 Kiuhang-Ici。

[译者按] Kiuhang 疑为 Kiuliang 之误, Kiuhang-Ici 疑指九龙溪。

③ 见 J·H·范·林旭登(J. H. van Linschoten)的《环航记》(Itinerario),《林旭登全集》(Linschoten-vereeniging)本,第 1 卷,第 48 页。

北方。

二十五日，我们在纬度二十七度零九分的地方看到一带十分断断续续的海岸，根据扬·霍伊曾的著作和海图所示，我们估计已到琅机山。^①抛锚停泊在水深十五呎处；我们见到许多中国渔民，约在离陆地三英里、四英里、五英里至六英里的地方。

我们每天竭尽全力向南航行，却被继续吹向北方，由此可知，可能有一股北向的强海流。

二十七日，有一渔民靠拢我们，卖给我们一些鱼干。

八月九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的岛群之旁，岛屿很多。抛锚停泊在水深十五呎处。从海图和我们测量所得的纬度来推断，我们大概是在松门卫，^②但既未见岬角，也未见海岸，因而认为这个岬角更在海图所示的北面。

十一日，我们拔锚启航，行驶至琅机山的下方，该岛位于赤道以北二十八度半。我们曾用小舟探知岛北有一可取的锚地，即在其地停泊，并去寻找水和食物；食品极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但有好水。我们停泊在这里时，有些中国人乘舢板前来，送给我们每艘船白糖五筐。就我们从他们那里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说，估计他们是中国海盗，是些对他们本国干抢劫勾当的人。第二天，我们取到水后又启航，但情况并无好转。

十八日，我们又在同一岛的西边下碇，这里的锚地比另一

① 原文为“the island of Lanquyn”。根据对音和纬度，似为我国浙江省台州湾附近的琅机山（我国过去常以“山”称岛）。——译者

② 原文为Cape of Somber。《郑和航海图》有松门卫，在今浙江省温岭县东的松门，距琅机山不远，其地有岬角。可参阅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三十五”及其考释。——译者

个锚地好些；它是一个海港，几乎可以躲避各种方向的风。上述海盗的泊所就在这里，他们知道哪里可找到食物，也给了我们一些，但对我们全体船员来说，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屡次提出要我们跟他们到岸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国的掩护下，为我们弄到食品，而且可以满载而归，但是我们认为此事做不得。他们把“亲王旗”^①悬挂在他们的小船上，打着那种旗号来抢劫他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再度启航，经过许多天气变化，才于九月二十二日到达佩斯卡多尔列岛，同我们的其他船舶会合。^②在那里，我们看到人们都在工作着，急急忙忙地要建造起一座炮台或堡垒。那里比我们离开时又多了两艘大船和一艘单桅帆船，即“金狮”号^③和“萨姆松”号，以及单桅帆船“僧伽补罗”号，^④它们是在稍后一些时候从巴达维亚开来的。

① “亲王旗”(Prince-flag)作桔黄或红、白、蓝色，为荷兰人所升的旗。它也叫做国旗，实际上是象征共和国(即荷兰国会)主权的国徽。荷兰东印度公司认为同东方各民族打交道时，最好是强调联合省总督奥兰治亲王所掌有的个人权力。

② 这里可能就是《明史·外国列传》“和兰”条记述的“风柜仔”。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作“风柜尾”。——译者

③ 原文为“De Gouden Leeuw”，即英语“the Golden Lion”，意为“金狮”。

④ 僧伽补罗(Sincka-Pure)即新加坡(Singapore)。

[译者按]关于“僧伽补罗”这个名称，有几种说法。根据马来文《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它是因为有一个苏门答刺王子到新加坡建立殖民地时，见到一头形似狮子的动物而以此命名的。一种说法是“僧伽”(singgah)为马来语“中途停泊”之意，“补罗”(pure)意为“城”。另有一种说法则是在印度尼西亚古国麻喏巴歇(Madjapahit)鼎盛时期，它所辖地区中称为“狮城”的很多，不仅新加坡一处。

第二天,有两艘单桅帆船来自中国海岸,另有一艘在岸旁遇险损坏,留在后面,但它们已把船员和枪炮都救了出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对它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这些船舶上的人曾奉派前往与中国人谈判通商;中国人使他们满怀希望而回,并同意派一名使节前来佩斯卡多尔列岛,同我们进一步商谈。二十九日,他们果然来了。他们有四艘中国帆船^①随同使节到来,就通商问题同我们的司令和评议会达成协议,但均未能实施;因为凡是他们所答应的,他们都不照办,而以这些方法来使我们离开佩斯卡多尔列岛,这是与我们总督给我们的命令背道而驰的。

十月十日,“金狮”号启航前往占碑。

十八日,我们八艘船,三艘大船和五艘单桅帆船奉命开往漳州河和中国沿海一带,看看通过我们的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是否能使他们来同我们通商,^②但我们到达的地方更低了十英里。三艘船离开了我们,于是我们只有五艘船了,就停泊在一个小湾里,用我们的单桅帆船纵火焚烧,被烧毁的大小中国帆船多至六七十艘。^③

在那里出了一件事,值得记一下。我们的人正忙于把他

① 原文为 junks, 亦译“艘”, 马来语作 jong, 均为闽南方言“船”的转音。——译者

② 这次远征系由商务长尼乌文罗德(Nieuwenroode) 指挥,他是全舰队中仅次于莱耶策尔的第二号人物。这次航行中,他就坐镇在邦特库的“格罗宁根”号上。

③ 这个地方是虎头山(Ho-thau-soan)。见格鲁内费尔特,前引书,第125页。

〔译者按〕虎头山的位置,可参阅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及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五十八”及其考释。

们所捕获的两条中国帆船拖在我们船旁时,由于风力很强,被迫抛锚。他们乘着一只小船和一只舢板,到了前半夜,它们的锚滑走了,它们漂流出去,其中有一只船上载有我们的人二十三名,还有两名中国人。单桅帆船“维多利亚”号停泊在它们旁边,前往援救,但因天气恶劣,夜色昏黑,无济于事。一艘中国帆船漂流掉了,另一艘中国帆船上的六个人迁移到小船里面,把中国帆船烧毁,但由于他们还不能张帆航行,且在低岸滩,所以抛下了小锚。可是停泊了大约两小时后,小锚的锚索断裂,他们被冲上岸滩,有生命危险,更由于在冲上岸滩时,火枪的火绳熄灭了,他们在陆地上所能期待到的,没有别的,只有敌人了,而且人数太少,不能抵御暴力;因为他们只有四个大人、两个男孩。因此,他们听天由命,向上帝祈祷,恳求拯救出险。这样,他们就坐在小船上,心惊肉跳,等待天明。不久,有一群中国人来到船边。我们的人持刀在手,狂呼乱叫,如欲向他们进攻。中国人闻声,在黑夜之中不知对方究竟有多少人,似乎反被受惊者所吓走。我们的人认为这证明是上帝对他们的慈悲保佑。天明后,他们决定离开小船(鉴于他们不可能把它从岸滩拖进水里),尽其可能荷枪佩刀,循陆路至我们两艘单桅帆船停泊的得美河。^① 随同另一艘中国帆船漂流出去的二十三人均被俘获。我听到说,几年以后,二十三人中有一人回国。但是这六个人并未见到中国帆船或者它在岸滩上留

^① 原文为 the river of Sammitju。据韩振华教授意见,漳州简称为“得”,Sam 似为“得”的对音;漳州市郊近溪之处有“美山”,似亦称为“美洲”,即 mitju,则此河殆指“得美洲的河”。又 Sammitju 与九龙江人口处附近的“石码州”对音亦近似。此外,漳州与厦门之间有“得美”(镇),其河水已淤塞,从对音言,此名较适合。——译者

下的任何痕迹；因此他们继续前进。

一群中国人见到了他们，就向他们那里走过来，并且派遣两人前来同我们的人谈话；但是我们的人不相信他们，举起火绳，似将向他们射击，于是中国人让我们的人通过去了。

他们在途中发现一间小屋，里面有一男一女，于是就走了进去，点燃火绳，把枪整理好，因为在小船触岸时这些东西都受了潮，以致毫无准备。他们在这里还得到了吃的东西，因为那个男人给了他们一些米，他们向那人道谢后就匆匆赶路。他们看见有六七个中国人倒毙在岸滩上，已成为狗和鸟的捕食物；这些人是被我们的人杀死的。由此他们不难想象，如果他们自己被擒，其遭遇又将如何；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手中有刀，就决心进行自卫。

此后，他们又遇到一大群中国人，据他们推测，有两百人之多，但都逃跑了。下午，他们走近我们的单桅帆船，鸣枪数响，借以使人们听到后把他们接到船上来。可是由于枪声，从附近一个大村庄里跑出来七八百名中国人（据他们估计），以小刀和长矛为武器，向我们的人直冲过来。我们的人只有等死（看来如此），向人群中发了几枪。他们看到我们的人决心死战，奔回去了；有些人站得远远的，投掷石子；据我们的人说，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多少枪声，因为他们都吓慌了。过后不久，他们向我们的人表示亲善，邀请到他们的村子里去。

他们进村时，那里站着成千中国人（据猜测），惊讶地注视着他们，好象这些人毕生没有见到过荷兰人似的。他们把我们的人领到他们的寺庙里去；给吃的和喝的，还给了一些烟草。我们的人紧靠着坐在一起，持枪戒备，因为他们不相信任

何人，生怕受到袭击。就这样，他们点燃着火绳坐着，并从他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来，尽可能地搓进一条火绳里去。然后他们离开村子，感谢中国人的善意接待，由于他们的子弹带里已剩下不到四发火药，而竟无人追赶，使他们能够如此幸运地逃走，所以他们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到了海滨，找到一条舢板，把它推离岸滩。但是舢板漏得厉害，一到水里，马上就沉没了。于是他们走进一个渔民的房屋里，有几个人躺下睡了，还有几个却不敢睡，因为他们在黑夜里听到房屋周围有一伙中国人。早晨，他们把所能找到的最合用的东西编成两只竹筏，划到单桅帆船方面来，这两艘船即将启航，所以他们不能再延迟了，否则就要被丢在后面。由于这些遭遇，可以清楚地知道，只要上帝慈悲保佑，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脱险，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么一小帮人能够逃出他们的敌人中国人之手，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了。

十一月二日，单桅帆船“圣尼古拉斯”号航行至我们那艘小船被冲上岸滩的地方；它的帆、桅、桨和两门小炮以及船首铁板都被抢走了。我们的人把小船拖入水中，为了报复，带走了十头羊和三四头猪。

四日，“熊”号的小船捕获两艘中国帆船和二十五名船员，纵火烧毁那两艘帆船，把人带到“圣尼古拉斯”号船上。

十一月九日，我们的大副死于海上，我们把他葬在纬度二十三度的一个岛上。

同一天，“熊”号的小船向一队中国帆船的方向驶去，但以风力太强，上述小船被吹走了，上面有船员十八名，船长扬·

扬斯也在其中，我们对此都很伤悲。我们派单桅帆船“维多利亚”号去寻找，但已不能再见到它了。我们两艘船停泊在这里，已经损失了四十名最优秀的海员，大家都为之非常悲痛。

二十五日，我们一齐到达漳州河前，停泊在一个岛上的一个镇旁，镇上居民都已逃跑。我们从那里带回了大约四十头牲畜，其中有好几头猪，还有一些母鸡，这是很可以增加我们的营养的，因为我们的船员中已有许多人生病，有了这些食品，精神恢复多了。

我们派出三艘单桅帆船进入河内，停泊在一个村庄旁边，船上的人就在那里登陆，向中国人猛烈进攻。^①中国人把九艘帆船缚在一起，纵火焚烧，让它们向我们的单桅帆船漂来，意欲使其着火，可是它们没有命中。同月二十八日，我们两艘大船到达，在那里用我们的旋转炮发炮，射向他们用七门小炮向我们单桅帆船上的人射击的地方，这些人勇敢地守住阵地，虽然他们只有五十人而中国人却有千人之众。中国人把炮拖离他们的村庄一段距离。我们的人就在村庄前面焚烧四艘中国帆船，傍晚又回到船上。

二十九日，来了一名中国逃兵，但是看来他是个半疯癫的人。我们拔锚离境，到了一个市镇前面，向它射击，他们也以小炮还击，两次击中我们。我们使一艘中国帆船焚烧起来。“熊”号带了一艘单桅帆船开到岛的另一面，它们的人见到那

^① 据尼乌文罗德的报告(格鲁内费尔特,前引书,第127页),下述几次掠劫行动似都发生在厦门市对面的鼓浪屿。

[译者按]《厦门志》转引《王氏家谱》云:“鼓浪屿与厦门带水并峙,被红夷烧毁。是秋(天启三年)复至。……”

里有两个大村庄，在一个村庄旁边贮藏着两艘中国大帆船。我们决定对这个村庄进行袭击，三十日以大约七十名火枪手执行此项任务。

居民全都逃到一个堡垒里去了，我们追踪到这个堡垒。他们两次出击，嚎叫之声，令人恐怖，似乎世界末日来临；他们向我们猛冲，我们则不愿退却，双方以白刃格斗。但当我们用火枪射倒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后，他们就后退逃跑了。他们曾将我们的军士和“熊”号的缝帆手击倒在地，如果我们不予抢救，他们就要丧命了。军士的子弹带已被割掉，离开了他的躯体。我们把他们(中国人)赶回堡内，一路击杀他们。我们损失一人，他是“熊”号的理发师，但他是否被杀死或成为俘虏，不得而知。我们焚烧了两艘中国帆船，并烧掉了他们的整个村庄，傍晚回到船上，掠夺到了许多猪、羊、母鸡以及家具等各色各样其他物品。那天晚上，我们把牲畜宰杀好，以备在这次登陆艰苦冒险之后，第二天纵情狂欢一下。

十二月二日，我们又登陆，抢劫了另外一个村庄，象前一个村庄那样放火烧掉了它。我们在这里一个仓库内发现二十一大包丝线，把它连同其他掠夺品一道运到船上。

第二天，我们航行到了另外一个岛，岛上有一大塔。^①我们在那里没有见到人；抛锚在满潮时水深五呎半的地方，到了黄昏落潮的时候，我们发现船已牢牢地拴在那里；看来有一股很强的水流在这里进进出出。就在那天晚上，中国人顺着

^① 厦门斜对面有一塔仔山，其上有宝塔，山脚下可以泊船。这里所记的岛，大概就是塔仔山。参阅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五十三”及其考释。——译者

潮水，向我们放出两只火船。它们漂流到了停泊在我们上游的“熊”号附近。其中一只火船，似乎直向我们的船首冲来，使我们船上的人惊恐万状。大家聚集在甲板上，议论纷纷。但是我肯定它不会碰到我们，所以并不那么焦急不安。商务员尼乌文罗德站在我的附近，说道：“船长，让他们把缆索割断吧。”我告诉他，我们傍岸停泊，不宜割断缆索，否则必然会使我们丧失这艘船，而且还告诉他，那艘中国帆船不会碰到我们。但是那帆船正在接近我们，商务员认为它必将撞到我们，就大叫：“割断绳子！割断绳子！”而我则向他高呼：“不要割，割断了绳，就没有船了。那条船不会碰到我们，不要割啊！”商务员看到船员们已经开始在割缆索，但又停了下来，听我的话，于是就大声对我说（好象那艘中国帆船即将撞到我们船上来的似的）：“邦特库船长，瞧，这是你的过失。我一定要使你受到惩罚。”但是我仍旧害怕船员们要割断缆索，又高呼：“它不会来，它不会来，不要割，不要割啊！”果然如此，它距离我们停泊的地方有那么宽的一个空档，所以对当时斜挂着的主帆下桁都没有碰到，虽然中国帆船的桅杆远远高过我们的帆桁。只有系在我们船尾的舳板着了火，我们就割断缆索让它漂流出去，这样，它不会再接近我们，肯定是好事。这是一个恐怖的景象，因为那艘中国帆船烧得非常猛烈，似乎船上装满了硫磺，它很快会把我们解决掉。我曾把橹从这一面移转到那一面，因而使船体从抛锚处转了个身，这是（除了上帝保佑外）中国帆船没有碰到我们的唯一原因。

四日，我们起锚航行，到达河口的岛屿，就是前面讲过的我们从那里夺取到四十头牲畜的那个岛。我们在那里取了

水,于七日离开那里启航,渡海至佩斯卡多尔列岛。大约航行了一半以上的路程,我们的前桅主帆被风刮走了,第二天(由于天气恶劣,我们不能张帆开进位于我们前面的小湾)我们在小湾西面附近的一个岛下抛锚于水深十五呎处。

九日,锚索断了,我们抛下了另一只锚,但在停泊四小时后,这只锚的绳索也断了。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岛群漂流出去,在来自东北和东北北的暴风浪中漂走。

十日,我们的船渗漏得很厉害,用了两只水泵竭尽可能使船浮在水面上,船里已积水七英尺,船尾的水泵不时发生故障。我们在船尾货舱里贮藏着一舱稻谷,仓库豁开了一个洞,稻谷就滑进水泵里去,因此,象前面讲过的那样,水泵几乎无用。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稻谷抛入海里,因为我们害怕它将塞住排水孔,使排水孔没有用处。

十三日和十四日,天气转好,有利于航行;我们发现已在中国海岸附近。在这里,我们与“哈勒姆”号^①相遇,其船长是我的兄弟彼得·伊斯布兰茨·邦特库,他们来自日本,也想到佩斯卡多尔列岛去,却也被上述风浪吹走了。我们一起航行了四天,但退多于进,得不偿失,所以就开进中国沿海的泊所。

二十日,“哈勒姆”号夺获了七条舢板,其中有三十六名中国人,还有三艘中国帆船,其上载有盐和咸鱼以及其他货物。同一天,经协商同意,我们应接受“哈勒姆”号从日本载来的货物;因为“哈勒姆”号很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它的底舱

① 哈勒姆(Haerlem 或 Haarlem),在荷兰西部,属今北荷兰省,距阿姆斯特丹十一英里,以中世纪三角形建筑物闻名。一五七二年至一五七三年,被西班牙人包围,继而遭到大屠杀。——译者

加倍载货，它就不敢出航，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船却是坚固完好的。而且我们已重新能防水。因此，我们把船清理了一下，第二天就开始装货。后来有两个中国人从大陆上来到“哈勒姆”号船上；他们带来了一些苹果、鸡禽和猪，为此，把他的帆船放回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取水，准备再开航；在我们的前桅和桁上钉上了加固夹箍。

一月一日（一六二三年），经决定，“哈勒姆”号的大副扬·加里茨·德·纳耶尔和六十名船员调到我们的船上。我们的二副格莱因·科内利斯和其他一些人则调往“哈勒姆”号前去巴达维亚，然后回国。商务员为此忙于写信，一个是写到巴达维亚去，另一个是写到佩斯卡多尔列岛去。

我们把八十四名中国人移往“哈勒姆”号，它在四日离开我们，航行到巴达维亚去了。晚上，中国人在我们的船附近拿走了一艘帆船，虽然我们向他们射击，但被他们逃走了；我们没有小帆船去追赶他们。

五日，中国人来到我们船边，逡巡探索。看来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小帆船，因此我们的木工每天忙着要制造一艘。我们从“哈勒姆”号获得一幅半旧的风帆，以此来供应小帆船和我们这艘船的需要。我们在夜里严于戒备，因为害怕中国人可能会把火船向我们放来。

七日，我们向公海启航，但因逆风，被迫退回。我们回到原来的泊所，航行时捕获一艘中国帆船，从船上拿到了锚索和其他制绳工具，然后纵火焚烧。帆船上的人都已逃跑；制绳工具对我们很方便有用。

九日和十日，我们完成了小帆船上的桅、翼和其他船具；

由于风向不利,仍停泊原处。

十一日,将近傍晚时分,我们看到岸旁有两艘中国帆船,商务员希望我们派一艘小船开往那里,但我认为不行,因为天已薄暮,风狂浪大,而且风力看来还要加强,情况不佳。因此我说,我们不宜轻率地使人冒险;此事就没有照办。到了夜间,风暴大作,我们都十分庆幸小船仍留在大船上。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小船去追一艘折入小湾的中国帆船,但在尚未追到时,有四艘中国战船前来协助它,向我们猛烈射击,且当它靠拢陆地时,那里(似乎)有成千人站在海滨,都是武装的,我们不得不撤离回船。

十四日,在晚上头班时,^①我乘小船去袭击另一艘中国帆船,它与我们激战,向我们射击了约有两更的时间,^②鉴于我们已从大船漂流太远,没有希望夺取这艘中国帆船,所以在日班时回到大船上去。

十五日,大副乘小船又去袭击一艘来自大星^③的中国帆船;他们向它猛烈攻击,但仍被迫撤离。他们之中有三人负

① 原文为 the first watch。按海员晚上值班时间,每班为二小时或四小时,头班一般从下午八时至午夜。——译者

② 原文为 glasses,系指沙漏的“更”,这种“更”与我国通称的“更”不同,每“更”随沙漏器所盛之沙而定。有一小时,也有半小时。——译者

③ 原文为 Teysing。按《郑和航海图》有大星尖,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条“大星尖”注云:“属广东东莞县,其内为大鹞所,洪武间筑城守之。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则其地应在香港东北平海附近海上。《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作“大星山”,在乎海营之东。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六十五”、“图六十八”及其考释作“大星屹”。——译者

伤，一人的伤势是致命的，因为他被一枝毒药箭所射中。

十八日，我乘小船去袭击五艘中国帆船，其中一艘继续按其航路前进，其他四艘系在一起，准备用盾、刀、箭和小炮迎战——因为它们是战船——所以几乎没有交战，我们就撤离了。中国帆船追上前来。我们大船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生怕它们将把我们抓去，就准备用两门船尾炮射击，因为它们已到大船附近；而我们则离大船大约不到一千步。我们把帆卷起，放下前桅帆，迎风直划。中国帆船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调转方向离开我们。傍晚，我们又回到大船上，就在那天晚上启航，风向西北。

十九日，我们离海岸或大星尖约一英里；白礁^①在我们东南约五英里；它位于纬度二十二度二十分；我们沿海岸航行。同一天，我们规定了全体船员的用水量，每人每天分配一大杯。

二十日，将近日落时分，由于逆风，我们不能航行前进，又在离大陆六英里，水深十七呎处抛锚，系在赤坎^②正北偏东。在这里，我们的锚链断了，于是又被迫升帆航行，但在第二天，由于天气恶劣，我们又在大陆以东约八英里处抛锚停泊。

二十二日，我们派出小船驶近大陆寻找更好的锚地；根据他们的报告，我们向上航行，前往离岸约一炮射程之内的一个良好锚地。

① 原文为 Peter Blanca，疑即 Pedro Blanco，参阅第 75 页注④。——译者

② 原文为 Cache，此系音译。按《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九龙附近有赤坎，不知是否其地。——译者

二十三晨，逆风仍自东北方吹来，气候寒冷。

二十四日，九天前受重伤的人死了，他名叫亨德里克·布勒伊斯，不来梅人。^①

二十五日，我们的木工们制造的大舢板即将完成。

二十七日，我们的商务员尼乌文罗德率小帆船和长舢板航行至陆地，了解是否有水，但未找到。我们见到一些中国帆船停泊在河内，下午用火枪向他们进攻；但他们用小炮轰击我们，并张起风帆，这样我们就撤回，没有使它们受到伤害。

二十八日，我们的大副捕获一艘中国小帆船，上有鱼干、咸鱼和八名中国人，这些人立即投降。

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们向中国帆船和渔船进行了几次攻击，但只获得一条渔船和五个人。我们要找的水，我在三十一日找到了，水很清洁，味极甘美，而且取水处易于到达。

此后几天，一直到二月七日，我们都把水取回来，每天气候恶劣多变，风向与我们继续航行的方向恰好相反。

八日，我们率领二十七名火枪手乘小船和小帆船登陆，进行一次远征。我们到达一个村庄，居民全都逃跑了；稍向内地前进，见到一群水牛，我们牵了十七头上船，还有四头猪和许多母鸡。每日天气恶劣。

十日，商务员尼乌文罗德又率领二十五名火枪手乘小帆船和小艇登陆；他们进入内地；到达两个村庄，居民都已逃跑；纵火焚毁这两个村庄，又回到船上。

^① 不来梅(Bremen)，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二大港，仅次于汉堡，位于荷兰边境东面约一百英里。当时西北滨海地区德国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中供职的，为数甚多。——译者

十一日，我们的两艘中国小帆船中，有一艘翻船沉没，但是我们取出了它的桅杆，粗十四掌尺，长五十九英尺。我们的小船再开往陆地取草喂牛。

十二日，我们以五十名武装人员进行另一次陆上袭击。掠劫了两个村庄，看到一些水牛，但不能捉到它们；获得了大蒜和洋葱几麻袋，由于已进入内陆约两英里，所以仍回到船上。

十五日，我们的大副因在他的房舱里失火，被禁锢起来，但到傍晚，就获释放。我们的木工们在主桅上装了一道加固夹箍。

十八日，我们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一个人抛入海里。这些天，我们多半是乘小帆船或小艇向中国渔船或帆船进攻，但得不到什么东西，大部分时间天气不好，且很寒冷。

二十日，我们夺获一艘中国帆船和十四名中国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漳州河出海的，还说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已同漳州人订立了一项条约，但是我们照常把那艘帆船夺取过来，把它所载货物搬上了我们的船。我们用加固夹板修理了桅杆和牙樁。

三月十日，这几天逢天气好的时候，就每天取水。今天，从我们船上射中一鸟（当它在空中翱翔时）。

十四日，我们几乎全部登陆，把小船拖到岸上，填嵌船板隙缝，去垢刷净；傍晚又回船上。

十七日，死了一名水手，它的名字叫做克莱斯·科内利斯，米德尔堡人。

十八日，天气很不正常，雷雨闪电交作。是晚，二副哈勒

姆人扬·格里茨·布鲁伊尔死了，他在五个半星期以前才当上二副。

二十日，有三个中国人在夜间跳出船外，意欲驾小船逃走，但被值班人员发觉，我们抓回了一人，其余两人淹死了。

三十日，我们夺得了两艘中国帆船和一条渔船，上有二十七人。

四月二日，我们释放两名中国人上岸，他们答应携带食物给我们，用以赎身；其中一人是受伤的，还有一个已经很老了。

五日，我们见到两个中国人站在我们的木帆船上，叫喊着要上船。我们把舢板放到他们那里去，发觉他们就是我们在二日释放上岸的人。他们是在晚上由其他中国人带领到我们的木帆船上来的，携带着母鸡、蛋、一头猪、柠檬、苹果、甘蔗和烟草，各种都有一些；那是出于他们感谢我们恢复他们自由的诚意。这是崇高的品德，羞煞许多基督教徒，那些基督教徒一旦逃出陷阱，往往不再想到他们的诺言了。

六日，我们决定把一艘中国帆船拆散，把它的木材装到另一艘帆船上面去，随同我们前往佩斯卡多尔群岛，因为他们那里很需要木柴。

七日，我们再把上述两个中国人放上岸去。

八日，有另外两个中国人驾快艇来到我们船边，他们（如同前面两人那样）带给我们一些食品，如苹果、鸡蛋，还有几坛米酒。为此我们同意释放两人，其中一个受伤的，另外一个则以带给我们更多食品为条件。我们还给了他们二十五块钱，要他们捎些猪来，然后准许他们航行到陆地去。晚上，我们（已经开始拆散的）那艘中国帆船沉没了。

九日和十日,我们为中国帆船和我们的船取水,并把我们的十七名船员安排到中国帆船上,只等风向和天气有利,就一起航行到佩斯卡多尔列岛去。

十一日,前面所讲的两个中国人又从陆上来到,携带着五头猪,还有若干鸡蛋、苹果和其他东西。

十二日,风浪大作,我们把桁放低。一艘中国快艇从我们这里被风吹走,上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人;派出了一艘小帆船把这个人救了出来;但是他们不能把快艇划回来,因为风大;他们把它系在小帆船的尾部,但最后不得不听任它漂流,仍回到大船上来。

十三日,我们按照诺言,让带给我们食品的中国人领了他们的两个伙伴回到陆地上去。

十五日,中国帆船上的船员们忙于试炮,那门炮已由他们安装在一个新的炮架上。装上了炮弹,把炮口对准帆船的通道。当时恰巧有一个年轻人从底舱爬上来,在通道里小便,也不知别人在做什么事。那时另一人拿了火绳杆从另一方面走来,(没有看到那个年轻人)把火引进炮中,炮弹击穿了年轻人的腿。真是一场重大的灾祸,那个放炮的人太大意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船上宰了一头水牛和一头猪,因为第二天要庆祝复活节。

当他们正在为此忙忙碌碌时,我们的牧师同一个助手殴打起来,两人都被禁锢。

十六日复活节,他们两人都获得释放。于是中国帆船上的人都到我们船上来听布道,并留在船上午餐,吃牛肉。第二天,他们再来听布讲;每日狂风暴雨,风向多变。

十九日，被炮弹击中腿部的年轻人的腿被锯掉；约一小时后他死了。

二十日，大风暴来自东北东。放落我们的中桅，抛出了另一只锚；看起来似乎什么东西都要被刮得粉碎。我们在十三日放走的两个中国人又来到我们这里，带来了一些食品，并告诉我们，将有两百艘中国帆船一齐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在这一警告下）作好准备，如果他们来，就给他们很好的“欢迎”。

二十七日，我们把舢板收回到大船上来，把两艘捕鱼快艇交给中国帆船接管。我们希望开船，因为我们不敢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但是由于每天风狂浪大，我们无法启航，尤其是因为风向相反。

二十八日，我们把二十名中国人放进帆船里去，把那些人和我们自己的人一道带往佩斯卡多尔列岛。

二十九日晨，天气较好，风向东北东，我们率同中国帆船启航，但因逆风猛烈，还有其他障碍，所以偏离航向很远。

五月一日，天气变幻莫测。早晨，我们发觉我们那艘中国帆船已经离开我们，不过最后看到它在我们下风很远的地方，它的帆已被吹掉，情况危急。由于风力逐渐加强，决定把它上面的人撤回来。为此，我乘小船前往，把人接过来；可是除了我们的人计有十六名外，中国人却只有十名，其余都躲藏起来了。风势又愈来愈强烈，因此有十名中国人留在帆船上，漂流出去了。下午回到大船上；估计我们是在澳门最东的群岛以外约八英里。由于这里有一种固定不变的风，半年吹向这边，半年吹向那边，叫做季节风，因此在佩斯卡多尔列岛这边或那边的人如果赶不上这种风，那么在季节风变更以前，就不大可

能到达那里。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里长期漂泊，精疲力尽。在到达佩斯卡多尔列岛前，有时抛锚停泊，有时张帆航行。我们受了许多风浪疾病之苦，因为缺少休息和营养；而且，我们的船员九十名中，最后只有五十名是健康的。我们在中途又遇到一艘中国帆船，满载价值成千上万的东西，开往马尼拉群岛去。我们把它夺取过来，其中载有二百五十人之多。我们把大部分人接管过来，只留下二十或二十五人，并把我们的人员十五、六名放在他们一起；我们把这艘中国帆船系在我们的船尾，拖着它走。

那时我们船上已有好几百个中国人了，我们生怕他们的力量会超过我们，因为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只有五十个健康强壮的人了。我们让我们的人腰间各佩一刀，好象他们都是军官似的。

到了夜晚，我们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进入底舱，然后用横杆把舱口拴住，上面到处都点了灯，因而把下甲板照得通明；舱口有五六个人守着，刀出了鞘；早晨，我们打开舱口，让中国人到甲板上来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事，或者料理一些其他事务；所以我们船上挤满了人。我常常到房舱里去睡，却睡不着。当我走上甲板时，中国人立即让开一条路，拱手跪在两旁——他们犹如羔羊。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国内有一个预言，他们的国土将被那些长红胡子的人征服，而我恰恰长着一口红胡子，因而他们看到了我更加害怕。但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到底怎样，只有天晓得。然而，我们不敢相信他们。

白天，他们坐在舷墙或护桅索承扣板上面，梳洗他们的头发。他们的头发长得那么长，以致有许多人站起来时，头发一

直拖到小腿上，他们把它搓得象一根辫子，盘在头上，用一枚簪穿进去使它牢固，簪旁还有一只梳子。我们把他们统统带到佩斯卡多尔列岛去；在那里，把他们同我们从别的大船和单桅帆船上带来的其他中国人成对成对地缚在一起。我们利用他们运土到城堡中去，是的，当城堡建成时，他们的人数已达一千四百名之多，后来都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去出售。^①

前面讲过，佩斯卡多尔列岛是我们的集合地点，所以要坚决地予以守卫，我们来来往往把所能抓到的中国人全都带到这里。当我们停泊在佩斯卡多尔列岛时，突然遭到一次飓风的袭击，以致所有船舶都被吹到岸上去，其中有我们的一艘中国帆船，它被整个儿吹了上去。

我在佩斯卡多尔列岛时，收到一封来自巴达维亚的信，是由克里斯蒂安·弗朗斯亲手交给我的，那是我的兄弟彼得·伊斯布兰茨·邦特库所写。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哈勒姆”号的船长，曾于一月四日在中国沿海离开我们，前往巴达维亚。他来信说，我的兄弟雅各布·伊斯布兰茨上年也从荷兰外出，在印度担任船长，这样，在一个地区内，有三兄弟是三个船长。他说，雅各布所率领的“毛里求斯”号和“鹿特丹武装”号结伴同航，业已到达，不过情况很糟；它们在航行途中损失了大约二百七十五人。^②“鹿特丹武装”号已经没有足够的健康的人使用他们的风帆了。雅各布跟随着巽他海峡里的两艘单桅帆

① 见《导言》。

② “鹿特丹武装”号原文为 *Het Wapen van Rotterdam*，即英语 *Rotterdam Arms*。原文说，每船损失二百七十五人（译者按：原文为“它们”，无每船之意），似不可能，因为每艘东印度船舶的船员，按例不得超过二百人。

船，由它们把他带到巴达维亚，但是他曾把另外一艘船“鹿特丹武装”号留在爪哇南面，因此他奉命率领单桅帆船和其他船只去寻找；他找到了那只船，就成为它的船长。他被派往安汶。信中还写道，科恩总督已于一六二三年二月二日乘雅各布率领到此的“毛里求斯岛号”离开东印度群岛到荷兰去，随同航行的还有其他三艘船；又说，彼得·德·卡彭蒂尔先生在科恩先生离境前几天就任东印度群岛总督。那时有许多家族从荷兰来到巴达维亚，有的乘“侯恩武装”号，船长彼得·格里茨，有的乘“比伦-布罗茨波特”号^①和其他船舶。许多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结了婚，因此有很多人定居在那里，轻易不肯回国。^②

十月五日，^③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及其评议会^④命令我们五艘船（即“格罗宁根”号、“萨姆松”号、“默伊登”号、“埃拉斯默斯”号和“维多利亚”号，“维多利亚”号最后由于某种原因未和我们同行）^⑤在克里斯蒂安·弗朗斯司令率领下前往漳州河，占领那条河，不让任何中国帆船开往马尼拉群岛或其

① 原文为 Bieren Broots-Pot，印的是正体，但与后文（第 130 页）对照，应是船名。——译者

② 荷兰自由民的移殖，是受科恩鼓励的，但从来不是国内的那些董事们的真正愿望，他们所希望的是东印度公司通过其官员垄断东方的全部贸易。

③ 荷文本原文为十月二十五日。这里一定是印刷错误。见格魯内费尔特，前引书，第 226 页。

④ 这个评议会由七个成员组成，莱耶尔策是其中之一，全船队的船长中，只有一人是其成员，邦特库不在其内。见《导言》。

⑤ 这五艘船舶可能就是《明史·外国列传》“和兰”条提到的“其年（天启三年）巡抚南居益……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续至……”的船。——译者

他掌握在我们敌人手中的地方；并如我们时常和不断提出的要求，同他们在台湾进行自由贸易，在那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他们和平友好相处，但是如果他们不肯答应，那么应在海陆两方面与他们作战，使有利和有益于本公司的上述那种情况可以产生，凡此种种，在司令及其评议会的指示中表达得更为明白。我们就在那一天启航。

二十八日，我们抵达上述河流，在那个有宝塔的岛^①下抛锚停泊，岛上居民都已逃跑，只留一个老头儿，他被我们发现了。我们（遵照命令）扯起一面白旗，让它飘扬空中，希望厦门方面会有什么人来同我们通话。

二十九日，我们一道商量，同意在每艘船上应准备三四十名使用拖巴的人，八九十桶水，并在船沿放置若干只革桶，这样，如果中国人用火船来攻，我们就可以把它扑灭；我们还应经常保持严密守备，每晚以两条舢板停泊在离船队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了望和汲水。我们把大炮准备好，经常戒备着。其后由于没有人从厦门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在三十日写了一封信给厦门都督，^②交给了我们在岛上发现的那个中国老头儿，叫他送去。我们写道，我们来到此地，是根据过去彼此在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要求和平与通商，另外再加上一些适合于这种文件的客套话。那天，我们又在各船发出布告，关照我们全体人员必须严密戒备，因为预料中国人方面会施展诡计，进

① 查厦门港外，有两个岛屿上有宝塔，一为塔仔山，即金门岛的北太武，一为南太武，在厦门港口之南。参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和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五十三”和“图五十五”及其考释。——译者

② 都督(Totok)是指挥福建和浙江两省中华帝国军队的司令官。

行战争；我们并威吓全体人员，如有玩忽职守者，必将严惩不贷。

十一月一日，有一个中国人，名叫薛伯泉，^①乘舢板到我们这里来。他说，如果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和平与通商，那么，如果我们不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就不是他们的过错了，因为那里的居民都是很有善意的，于是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成功希望。他还说，大约有三百名中国商人曾经集会商议，决定提呈禀帖给福州的军门，^②请求批准同我们进行贸易，因为（据他说），由于战争发生，他们损失了许多货物，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们害怕将陷于贫困；因此，他们决定迫切恳求上述军门准许同我们维持和平，进行贸易。

这个薛伯泉还说，他居住的地方，有一隐士或修道之人，住在深山里面；此人裔出名门，且为豪富（我相信他也是省里的达官贵人），在他的非常宠爱的妻子亡故后，即隐居山中，与世隔绝；他现在无所事事（据薛说），只为无以谋生的贫苦百姓向大人先生们说情。因此，他博得上下尊敬；而且他被推崇为预言家，他的话被称为预示。薛还说，他曾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端向这个隐士提出，当隐士知道大人先生们正在准备同我们打仗时，他（据薛伯泉说）曾到他们那里去，预言（如果他们同我们交战）他们必将置自己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于是克里斯蒂尔·弗朗斯就询问上述薛伯泉，他本人是否可以同隐

① 原文为 Cipzuan，此系译音。——译者

② 原文为 Combon，原注云：此系华语的讹读，荷兰人以此指福建省的行政长官，他驻在福州。按 Combon 为闽南语“军门”的音译，指福建巡抚。明代称总督、巡抚为“军门”。——译者

士交谈,以便把我们的公正而又体面的建议详细说明一下;对此,薛伯泉同意转告;他毫不怀疑能说服隐士,并说:“我愿照办,这样你们将相信我对你们乃是怀有好意的。”于是他走了;他声称他是秘密前来的。

三日,薛伯泉同该隐士和另外一个中国人到我们船上来。我们向他叙述了我们到此的原因,并陈述我们的意图和希望是什么。他(对双方都评说了一番后)答应尽可能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我们把一封写给都督的信交给了他(内容与我们交给中国老头儿送去的那封信相同)。他声称将亲自把信交给都督。两三天后,薛伯泉又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带来了回信;都督在信中写道,他知道我们的船已经到达,停泊在宝塔岛^①旁,要求同他们商谈和平与通商,对此,他表示如果我们这次来到此地,能有诚意而不象过去那样虚伪欺诈(他喜欢这样写),那么他是会同意的。那时双方就可达到很好的谅解。他在同我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曾指出两条路,即:释放中国俘虏,离开我们叫做佩斯卡多尔列岛的澎湖;^②但是我们对这两项条款,一条也不愿接受,因此谈判破裂。

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而且一直如此。他又来信说,他知道我们是来掠劫中国人的,既未携带钱币,又无贸易货物,因此要求我们说明来意。于是我们又答复他说,我们的来意是好的,一如既往,恳求同他们通商。他又写道,如果

① 参阅第48页注①。——译者

② 要求荷兰人撤离澎湖列岛是明朝一贯的主张,《明史·外国列传》“和兰”条曾一再提到要求他们“毁城远徙”,所谓“毁城”,即毁去荷兰人在澎湖所筑城堡。——译者

我们确是真心诚意的话,我们应该派一名船长到他那里去,同他商谈一切,订立一项条约或双方停战的协定,在若干年内有效,或永远有效。我们请求上述都督能惠予同意我们乘坐一艘单桅帆船前往厦门,把船靠泊在附近,因为这件事就近处理比在远方处理为好。此项许可证便立即发给了我们,同意我们乘坐一艘或两艘船前往厦门。我们于是在十三日终于一致同意由司令克里斯蒂安·弗朗斯率“默伊登”号和“埃拉斯默斯”号两艘单桅帆船开往厦门。

十四日,两艘单桅帆船出发了,第二天到了厦门,我们和其他两艘船仍在岛旁停泊。

在十七日和十八日之间的后半夜,我乘小船前往单桅帆船停泊的地方,去打听一下情况如何,因为它们出发前往之地,似乎就在附近,却为何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不免开始令人焦虑。但在中途到达单桅帆船附近时,我们瞧见一艘已着火,另一艘则有三只火船在旁边,它处于一大群船只和舢板以及几艘战船包围之中,情况极为危险,我们看见的大约有五十只火船。我们前往“埃拉斯默斯”号船上,它曾奋勇扑灭一只火船的火,甩开了另外两只火船,奇迹般地脱了险。但是单桅帆船“默伊登”号的前帆和中桅前帆都着了火,看来已无法挽救;它烧了起来,不久全船人员和其他一切都被炸得粉碎,这真是一件最可悲的事。我们马上乘“埃拉斯默斯”号单桅船回到我们的大船上去。

“埃拉斯默斯”号船上的人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们说:他们一到厦门,立即有一个代表团上船,要求我们派几个主要的人上岸,到都督那里去面谈;对此,司令婉言拒绝,

说他在这方面没有合式的翻译。但是如果都督认为可以，他可派出几名有全权的人去同他们缔结一项条约。于是他们就回到陆地上去了。

他们再一次前来，说道，都督业已授予他们全权以达到那个目的，并说，他们同我们订立的一切协议，都督必将予以坚决和始终不渝的承认和支持。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他们将到台湾去同我们进行贸易，只要我们的资本足够，他们可以尽量把丝绸织品带到那里去；并同意如无我们的许可证，他们将不再航行到马尼拉群岛、柬埔寨、暹罗、北大年^①、占碑、因德拉吉里^②和其他地方去；他们还将派遣四艘或六艘中国帆船到巴达维亚，同总座商谈关于佩斯卡多尔列岛问题，他们对于我们在那里撤走是会感到高兴的。

这项条约经严肃认真地取得一致意见后，他们回到陆上去了；后来他们又上船请求我们派几位船长登陆去见都督；说条约应写成书面，一面用中文，一面用荷文，并由双方宣誓，这样都督可以上报福州军门，言明此事是在他本人面前亲自办妥的。他们带来了三个官员作为人质，并（按照他们的习惯）以三枝箭作为誓约。

克里斯蒂安·弗朗斯司令与船队评议会于是一致同意由司令亲自率领“默伊登”号船长多德·弗洛里斯·克拉赫，“埃拉斯默斯”号商务长威廉·范·豪丹登陆执行上述任务。登

① 原文为 Patany, 即 Pattani。明代载籍, 多作“大泥”。明黄衷《海语》译作“佛打泥”, 清谢清高《海录》译作“太呢”。——译者

② 原文为 Andrigerry, 即 Indragiri。《明史·外国列传》和张燮《东西洋考》均作“丁机宜”, 十六、十七世纪时同我国有贸易关系。——译者

陆人员约有三十名，其中有“埃拉斯默斯”号的船长扬·彼得斯·雷乌斯，他们(好象是)受到了很好的款待。岸上摆起筵席招待水手们，酒菜迅即端了上来。司令指示扬·彼得斯·雷乌斯照管这些人，过一会儿就把他们送回船上去，他和其他代表则被带领到都督府去。看来他们存心要把水手们灌醉；中国官员在酒席上招待，他们要扬·彼得斯·雷乌斯也到都督府去。他装作准备跟他们走，但认为(据他估计)这不是公平交易，吩咐众人起身，登上小船，回到船上去。

傍晚，(经一致同意)由单桅帆船“默伊登”号的舵手摩西斯·克莱斯驾一小舟，配备人员前往岸滩迎接上述三个谈判人员。登陆后，他们就被中国人逮捕囚禁。单桅帆船上的人想不出为什么小舟和我们的谈判人员在陆上呆得如此长久；便向人质询问，他们为何还不回来。人质答称：“他们很愉快。”然而这真是不愉快的“愉快”，因为就在那晚凌晨四时光景。他们(前面讲过)用了大约五十只火船来烧毁两艘单桅帆船，前面讲过，其中一艘被他们烧毁了。中国人也曾把一些中国酒送到单桅帆船上，酒中放置毒药，要毒死我们的人，但未造成伤害；看来是上帝不容许这样做。

这些消息使我们大家非常悲痛，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大损失，是中国人所作的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时间一到，天将惩之。

貌似朋友，实为敌人，
世间邪恶，孰甚于此？

十八日，我们从停泊船只的宝塔岛上的屋子里搬取了一些木柴，然后决定航行到河的北面，这样可以比较安全地停

泊,免受火船进攻,因为我们现在已很明白,他们所图谋于我们的,不是友谊而是敌意。

十九日,“英国熊”号从日本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一切危险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为此之故,以及其他原因,船队评议会在“熊”号开会,作出决定,内容如下:

停泊漳州河口各船首长所作的决定

一六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兹以本船于十一月十一日自日本出发,为了更能安全地航行至佩斯卡多尔列岛,似宜停靠中国海岸;因此,蒙上帝保佑,我们于十九日到达漳州河口,见有“格罗宁根”号、“萨姆松”号和“埃拉斯默斯”号三船停泊于此,从而以极大的悲痛得悉“默伊登”号单桅帆船遇难被焚,前往为我方与华人商谈的克里斯蒂安·弗朗斯司令及其他代表亦已被俘。由于遵照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的训示,要求不论战争或和平,必须以船只固守漳州河,而上述各船的战友们似均强烈申诉病员过多,负担过重,尤其是“萨姆松”号,已无足够的健康人员可以启航;因此,他们将被迫撤离海岸,或将病员转移至其他船舶,送回佩斯卡多尔列岛。

为此,我们赞同和决定(因从上述战友中闻得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业已携带大部分病员离开佩斯卡多尔列岛前往台湾,因而留在佩斯卡多尔列岛的病员已不多)将我们运交船队的食品拨给上述三船,计:大苹果一万

只,桔子^①一万只,猪二十头,甜瓜二百个,牛三头,如此,漳州河不致因缺乏食品而无法防卫,使公司蒙受损失。

又鉴于克里斯蒂安·弗朗斯司令被俘,船队无人负责,评议会兹在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进一步下达命令前,临时指派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在遇到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时,召开评议会,担任主席,并如前状将我们的旗帜升上主桅,等等。

特在“英国熊”号公布此决定,并予证明,年月日如上。

伊撒克·范·德·弗尔肯
弗朗斯·莱恩德尔茨·法尔克
赫尔曼·德·科宁赫
彼得·弗朗斯
扬·彼得斯·雷乌斯
(签字)

这些食品使我们的病员大为振奋,我们尽可能地严密防范,扼守这条河;根据我们的命令,中国人不得自由前往马尼拉群岛和其他地方;我们夺取了好几艘中国帆船和其他船舶。

最后,我又航行至佩斯卡多尔列岛。我的服务时间业已届满,我无意再使自己受到约束,虽然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先生强烈要求我继续工作,除答应增加可观的薪金外,还向我提供比过去更多更好的条件;最后经过多次申请,我才得登上另一艘船,它叫做“好望”号,停泊在那里准备出发到巴达维亚去。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给我们一项详尽的训令,据以

^① 原文为 mikans,为日语“蜜柑”的音译,即桔子。——译者

管理我们几艘在航行中的船舶，处理我们与其他船舶的冲突，其中有下列一项简短的训令：

训 令

下达给自澎湖^① 航行至巴达维亚的“好望”号
评议会人员

兹据我们的主人^② 和总督的旨意，一切船舶在可能发生有关事项时，必须授权一人召集评议会，并担任主席。

因此，我们批准指派该船船长威廉·伊斯布兰茨·邦特库在为本公司服务期间，遇有可能产生的一切问题时，应召开评议会，担任主席，有第一发言权。

扬·德·莫尔，商务员

扬·德·纳耶尔，大副

水手长

二副——第五发言人

责成上述评议会人员务须克期完成航行任务，并应勤勤恳恳为本公司服务，克尽厥职，遵守公元一六二四年二月十九日决定中下达的详尽指示。

一六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发布于佩斯卡多尔列岛要塞。

科内利斯·莱耶尔策

二月二十一日，我乘“好望”号启航，自佩斯卡多尔列岛航

① 原文为 Pohnu，系指澎湖列岛中的澎湖岛。——译者

② “我们的主人”是称呼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惯用语。

行至巴达维亚，但奉命须先渡海至中国海岸，我们遵照办理；但在航近海岸时，突遇大风，发现我们的船转弯极其缓慢，甚至不能张前帆迎风调向。它还漏得厉害，以致我们必须不断用水泵抽水；因此感到不适宜再在这里呆下去，只得决定继续向巴达维亚航行。保持顺风前进；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越过了澳门诸岛，气候多变。

三月六日，我们到达了“英国熊”号旁边，该船的商务员是伊撒克·范·德·弗尔肯，船长是鹿特丹的弗朗斯·莱恩德尔茨。他们登上我们的船，说他们抓到了大约一百六十名中国人（男的、女的和儿童），根据我们接奉的训令，我们应从他们船上把这些人接收过来，并责成他们准备行动，但是他们声称，他们的船已经不适宜于航行，破漏得那么厉害，以致几乎不能浮在水面，所以不得不保持开往巴达维亚的航向。

八日，“熊”号船长带来了两头小家畜，增加我们的营养。

九日，我们到“熊”号船上去，又接受了两头家畜、一部分豆、几罐油和其他东西。

十七日，我们在波勒旁岛^①旁抛锚，在这里取水，并从“熊”号接管六十四名中国人。又去伐木。

二十日，我们又启航。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之交，上述“熊”号被风吹离我们。

三十日，停泊在食人岛^②旁。

四月一日，我们拔锚启航，次日，即四月二日，到达巴达维

① 参阅第 69 页注①。——译者

② 食人岛 (Man-eaters' Island) 在爪哇附近，一般指苏门答腊西岸的一些小岛，尤其是恩加诺岛，过去有些航海者称之为“食人岛”，但邦特库从澎湖列岛回航时，似未经过此岛。——译者

亚前面的海上锚地。

于是我再度到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些位于万丹和巴达维亚之间的岛屿^①去运石,作了几次航行。

现在我决定一有机会,马上就到荷兰去,感到谚语的真理已为经验所证实,即鸟喜还巢;因为一个人尽管可以航行到并亲眼目睹无论什么光辉灿烂的地区、海岸和王国,尽管可以享受到无论什么条件、利益和快乐,如果不为一种希望所支持,那么这一切也不过是可怜的乐趣,这种希望就是一旦有机会时能够在故乡叙述我们的冒险活动;因为正是在那种希望之中,我们才能称我们的行程为“旅游”,不然,这样的毫无希望的徘徊流浪实无异于充军。

我正在忙于来往巴达维亚(象前面讲过的那样)载运石头时,有三艘船,即“荷兰”号、“高达”号和“米德尔堡”号准备回航到帕特里亚^②去——这个机会给我抓住了:我请求卡彭蒂尔总督及其评议会准许我离境,得蒙批准。他们安排我为“荷兰”号船长,这是一艘装备最好的船。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正在这个时候从佩斯卡多尔列岛来到巴达维亚,他也想回国,于是就被任命为上述三船的司令;我们让他乘坐我们这艘船。他是一个机敏的人,有丰富经验,曾在许多事情上为公司出大力,效大劳。

我在巴达维亚曾同我的同乡威廉·科内利斯·旭登交谈过,他乘坐“米德尔堡”号和我们一道回国。^③

① 见第66页及注④。——译者

② 帕特里亚(Patria),即“祖国”。——译者

③ 关于威廉·科内利斯·旭登,见第58页及注①。

一六二五年二月六日，我们上述三船从巴达维亚启航回国了，这是上帝的旨意。

航行途中在万丹停靠，有几艘我们的船停泊在那里；我们从他们那里取得一条大绳索和一幅前帆，然后向朋友们告别，那时吹的是西风，对我们来说是逆风向。因此我们抢风转向，直到抵达锡比西岛，该岛位于巽他海峡内侧，靠近苏门答腊。我们在那里停泊了三四天，等待有利的风向，也因为进入巽他海峡的海流太猛。

十五日，我们乘陆风^①启航，顺风转舵，于十六日驶出巽他海峡，风从西方吹来。乘微风航向南方，但风势日益增强，继续南航，希望能逢南风。

二十七日，我们遇到了来自南方的风；那是在南纬十七度。于是转舵向西，定航向为西至好望角，直到我们抵达南纬十九度。那时我们遇到了东南风，但在我们航行中，风向却更向东偏了；我们乘强风继续西航，能扯起多少风帆就扯多少。

三月十五日，我们在太阳升起时用六分仪测量它的高度，发现已在二十二度，罗盘针向西北方的移动已在减弱。那天，我们的司令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得了重病。

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风势极为猛烈，我们收紧了前桅帆和斜缸帆而航行，却还不能掌握在罗盘上八个罗经点^②之内的方位；我们害怕各船在夜间可能会东漂西流。于是在我们打起信号光时，我就走到船舱里去见司令，并在那里召开评议会。司令病重（前面讲过），我对他说：“如果今晚还是继续这

① 陆风(land wind)指从陆地吹向海洋的风。——译者

② 罗盘上共有三十二个罗经点(point)，据以定方位。——译者

样航行,我怕到了早晨,彼此要失却联系,因为我们的船员已经不能把船掌握在八个罗经点之内了。我认为最好在白天把帆收起来,让船停泊,我们的僚船看到了,也会同样办理;我相信今晚我们就不会分散得太开,明天还可以彼此望见。”于是司令答复说:“船长,既是你认为这样办好,那就这样办吧。”我们照此办理。在白天把我们的前桅帆和斜杠帆收起,绑在桁上,让船停下来。

我们的两艘僚船,即“高达”号和“米德尔堡”号看到那种情况,也照样办理:象我们那样收起它们的帆,使船停泊下来。掉转方向,使船首朝南。到了晚间六更时分,^①风开始刮得非常可怕,凡是没有听到或看到过这种情况的人,决不会相信风力会如此之强的。风向反映在罗盘的所有罗经点上,由于指针不断旋转,我们不能知道所处的方位。大风对直从上而下吹到船上,使船体随着风力沉下去,沉得很深,似乎悬挂在船头上的锚都掉进水里去了;真的,我们以为船要沉了。最后,我们的主桅被吹出船外,在离甲板约三呎处折断,于是船又浮了起来。我们头碰头地站在一起,但是即使大喊大叫,彼此也听不见,这就是甲板上那些人的情况。

这种猛烈的风暴,叫做飓风,持续了大约六更到八更的时间,然后风势开始减弱。当狂风怒号时,海平如镜,因为它本身不能升起;但当风力减弱时,海水猛升,船似乎要翻身了。船身旋转摇摆,终于使船舷旁边的一块厚木板掉入水中,因此从上面灌进了许多水,我们大受阻碍,由于水进入底舱,在我们

(1) 原文为 six glasses, 参阅第 88 页注②。——译者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船中积水已有七英尺了；为此我们害怕船将沉没。我们使用了我们的所有水泵来抽水，可是水仍象不理不睬地继续上升。至此我们大为沮丧，因为毫无希望了。其后水泵不能使用，我们不能再抽水了；因为底舱满载胡椒，把水泵堵塞住了。我们在底舱放置着六十门大炮，有铜的，也有铁的，都放在胡椒下面的舱底，胡椒则贮藏在底舱半空中的一个平台上；由于船身摇摆，胡椒包松了，随着耳形捏把穿过平台散开，胡椒就漏到舱底，而由于舱底的地板被水力推升起来，胡椒冲进下面水泵通进去的地方。然而由于我们希望并相信船底还是完好的，我们仍竭尽全力来处理；把水泵拉出来，用旧旗子的布在底部把它们包住，直接把它们底部放在地板上而不是穿过地板，并把每具水泵套在一只篓里。然后重新用全力抽水；现在水泵里面就干净了。我们立即看到水已减少，这就更使我们鼓起勇气。

我们那根被风刮掉的主桅整夜浮在船底和舷侧，叮咛作声，因此我们害怕它会使船底破漏。底舱的人们喊道：“把系住它的一切东西都割断，让它漂出去！”我们尽可能这样做，迎风用斧砍断固定帆缆，身体却又转到了背风的地方，因为船体摇摆旋转得很厉害，使我们得不到立足之地；所以在夜里只能听其自然，但是到了天亮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能够看到的帆索都砍掉，这样就使自己脱离了 this 漂流的东西。

我们在早晨向四周了望，寻找两艘僚船，但是失去其中之一，即“高达”号，而“米德尔堡”号则停泊在我们的上风。它已失掉全部桅杆，包括第一斜帆及其底座等等，只剩下它的后桅。这样，我们两艘船的情况都很糟糕。怎么办！“高达”号

无影无踪，我们担心它已经沉没；果真它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晚间我们漂流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很黄，而且比其他地方都光滑；我们之中有一两个人用吊桶舀了一些起来，他们说，那是胡椒；当时我们就已惶惶不安，不禁想到我们的僚船中必有一艘或者两艘完蛋了。虽然我们自己的处境不佳，但这次丧失“高达”号，确实使我们万分伤心。

第二天，天气好了。“米德尔堡”号（前面讲过）停泊在我们的上风，但是我们不能互相靠近；我们都已无能为力，只能让船躺着。黎明前，“米德尔堡”号放下小帆船，划到我们这边来，它在黎明时到达我们船旁，在了望台下向我们叫喊，我们十分惊讶，因为从未料到有人会到我们船旁来。我们从了望台上望出去，听说它是来自“米德尔堡”号的小帆船，就从船尾放下绳梯，于是船长登上我们的船，他的名字是扬·戴伊克，弗勒欣人，另外还有一人。他们陈述了他们遇险的情况和当前的处境，我们也同样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以诉苦的语调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桅杆和帆缆，倘若我们不能帮助他们，那他们就不再能航行到陆地了。我们还保存着前桅和第一斜帆以及后桅，还有主桅下桁；那是因为我起风前就把我们的桁拖了下来，而他们则仍旧把桁保持在上面，因而损失了他们的全部帆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我们决定把我们的主桅下桁连同前桅的中桅以及我们船上所存的一根四十掌尺长的圆木给“米德尔堡”号。他们保证说，这样他们可以收拾残余物资，拼拼凑凑，足够航行到达陆地。又经一致同意，我们把这些东西给了他们后，应该各自尽其可能找到第一个陆地；我们打算去找马

达加斯加岛的圣卢西亚湾。^①

这是在船舱里由评议会全体会议决定的，而由于我是船长，因此要我去向全体船员下达命令。当我走上甲板下令时，船员们站起来反对我，强烈地反对这样做，说道：“我们比‘米德尔堡’号的处境还要糟，我们不愿意给他们。”我站在那里，瞧着他们。但是我用温和的语言说：“伙计们，想一想你们是在搞些什么，如果我们让‘米德尔堡’号无依无靠地留在这里，它是肯定不能自救而要遇难的，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航行。我们是基督教徒，让我们显示自己是基督教徒吧。想一想，如果我们处于他们的地位，我们所希望的是是什么。让我们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吧。”我把我能凑集起来的好言好语，全都对他们讲了。

最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开始交头接耳地说：“我们怎么办呢？正象船长所说的，我们全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米德尔堡’号丢了，我们怎么说法呢？”于是他们又到主桅那里去见我，对我说：“好吧，船长，我们把这些东西给‘米德尔堡’去装配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同它分道扬镳？”对此，我答复说：是的，那是在船舱里面作出这样决定的。他们于是让它走了，把前桅的中桅取下来，连同主桅下桁和十四掌尺长的圆木，一道劈劈拍拍地抛出船外。然后，来自“米德尔堡”号的两人向我们告别，划到他们的船上去，后面拖着这些材料。天若有意，我们当在圣卢西亚湾重新相会。那时我们的人又在问：“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同他们分手了呢？”我说：“是的。”我们的前桁横躺在甲板上。我说：“抓住前桅下桁的滑轮，把前桅下桁升起来。”他们立即行动，使前桅下桁对准滑车孔升了起来。在此

^① 参阅第29页注①。——译者

以前,几乎不可能把前桅下桁升起,但是只要愿意干,事情就会迅速办好。

二十二日,我们同“米德尔堡”号分开,向最靠近我们的马达加斯加岛航行,于三十日望见陆地。我们开近陆地下面,见到海水在几个浅滩中分流,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据估计,我们是在圣卢西亚湾以东约八九英里,自知船已十分破坏,不敢离岸太远,因此决定抛锚(水深约二十五呎),放下单桅帆船,视情况沿海岸划行或航行,以了解我们能否找到上述海湾。于是我就乘坐单桅帆船离开大船,单桅帆船上的人员配备齐全。在离大船停泊处大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上述海湾,用测深锤再三测量各岛屿和水的深度,认为它是适合大船停泊的场所。我们做完了这些工作,就高高兴兴地回船。第二天我们回到船上,把所遇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大家。拔锚启航前往那里,上帝保佑我们把船开了进去,我们皆大欢喜,感谢上帝所赐的恩惠。

四月一日,我们决定把船上所载货物卸下来,在陆地上搭棚贮藏,并扫清船底的孔眼。但当我驾舟到岸边时,看到海浪奔腾,因此我认为不适宜把船货运到岸上去,因为单桅帆船和小船都有撞破的危险。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决定清理底舱,而仍把货物留在船上。我们就照此办理。我们把前舱的货物装进麻袋,把它们搬出来,堆满了上甲板上的总管室,迅速使船的前舱出空。用一道隔板横在主桅所在地,把甲板隔开,这样货物就不能从后面移动到我们这边来了;起出船底的地板,扫清船底的舱位和壁孔;把绳索从船的前面穿过壁孔拉到船的中部,这样万一壁孔再要堵塞,就可以保持它们畅通无阻。然

后我们又把货物从总管室和上甲板搬出来堆放好。这些工作做完以后,我们又从船的后舱把货物搬出来,堆放在总管室和上甲板,并扫清了那一部分舱位和壁孔。然后我们把绳索从桅杆穿过壁孔再拖到船的尾部,这样,如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把绳索通过壁孔拖来拖去。与此同时,我们同当地居民谈话。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桅杆和帆缆都有毛病,询问他们是否有办法搞到另外一根桅杆。他们懂得我们的意思,做手势叫我们到内陆去;他们带领我们前往,把合适的树木指给我们看。他们说将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率领船员们携带绳索、滑轮、斧头和锯子到那里去;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费了很大劲才把木材拖到船的附近。安排了木工去做:木材大约有十八掌尺粗,二十八英尺长,我们用粗的一段制造了一根可以装在断桅残部上的桅杆,在最粗的一头锯了一个榫头眼子,前面讲过,桅是断在甲板以上三呎半的地方,我们把它的残部削尖,把新的桅杆装上去。然后我们加上四块夹板,同桅杆绑在一道,这样它就成为一件很扎实的东西了。于是我们把后帆的顶杆取来,从纵长方面锯开,使两面分开,一直分开到我们所想做的顶杆所需要的程度,然后在开口的地方把木板嵌进去,直到使它成为一根很好的顶杆。

我们每天忙于在船上和陆地上修补破损。我们在船上制索廊里有几个铁器,供制造绳索之用。我们把一个铁器在陆地上竖起来;把我们的粗缆索切成一段一段,解开来,由此制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帆缆。我们就是这样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消息,在陆地上传开了,远近皆知;于是居民从远近各地前来,赶着牲口到我们那里并在那里扎

营。他们搭起帐篷，把所有一切东西带给我们；有苹果、柠檬、香檬和牛奶。由于牛奶不能经久不坏，他们在卖给我们前先把它煮得半熟，但是很快就酸了。我们同他们做交易，买了他们的几头牲畜。他们的渔民出海，把捕得的鱼带来，我们买下了这些鱼，或者用货物同他们交换。这些人对我们是忠诚的，热心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区里，他们有敌人。他们用手势恳求我们帮助，表示将尽力为我们效劳。这里还有蜡和蜜，他们卖给了我们一部分。

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的国王会讲西班牙语；他住的地方距离海岸有五六天的路程。我们派遣两人到国王那里去，询问他能不能买一些大米给我们；派去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斯泰芬斯，是弗勒欣人，西班牙语讲得很好，还有一个是青年。他们到达国王那里，受到很好的款待。他们向国王问候，并请求买些米。但是国王说，那年他们受到严重的蝗虫灾害，这些蝗虫把大部分稻子吃掉了。对于这种情况，我本人是颇能相信的，因为我（在陆地走了一段路后）曾经见到过蝗虫从地上飞起来，象一朵云那样向我这边移动，密密麻麻地飞在我的胸口和身体上，使我简直透不过气来。它们有翅膀可飞，落到地上，就象田鸡那样会跳。国王说，他们可以部署多至三四百人去保护稻谷，防止蝗虫来袭，但是没有用。因此，他们没有大米可以给我们。我们看到居民们捕捉了蝗虫，摘去它的翅膀，在火里烤，把它吃掉。他们做手势叫我们也如法炮制，但是我们对这种东西没有胃口。国王随我们的两人下船；给了我们四头牲畜，为此我们给了他两枝火枪。然后他又对我们说，他没有余粮。

我们在这里停泊了十一天后，科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去世，到上帝那里去安息了。

我们把他葬在一个岛上(位于海湾入口处)，岛上树木丛生，墓地是在一株美丽的绿树下面，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他是个好人。对于他的死，有诗为证：

死神常相随，天命难相违。

何时又何地，无人可知悉。

迟早或东西，全凭上帝决。

上帝若安排，死活都心甘。

我们的火枪手朝坟墓上空鸣枪三次，船上则鸣礼炮五响；然后我们向坟墓告别。重新开始工作，把船修理完毕。由于船员们常常在外闲荡，取乐多于工作，我了解我们目前的情况，每天用温和的语言规劝他们：“伙计们，尽我们的全力来准备好吧，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们还有八个月的粮食，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时间花费掉，吃完了粮食，那就得回巴达维亚去了”；我很清楚，他们是不想回到巴达维亚去的。我就这样使他们关心工作，不是用命令而只能恳求，在许多情况下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现在的情况如同阿非利加西庇阿一样，他(我听说)常常说：“独处无宁静，闲来事犹多。”^① 因为我在晚上要做的事是够多的，我要想方设

^① 阿非利加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为古罗马大西庇阿(Publius Cornelis Scipio Africanus, 公元前236—前184年)及其养子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约公元前185—前129年)的称号,两人都是古罗马统帅,执政官。这两句话的原文是“I am never less idle than when I am idle, and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en I am alone”,直译应为:“没有什么时候比我空闲的时候更少空闲;没有什么时候比我单独的时候更少宁静。”——译者

法,考虑天亮后应该怎样安排制造和装配一切东西,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做,而且博得大家的满意;所以他们终于信心十足,大家尽力而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那时我们已经整整齐齐地恢复了秩序,把橦桁横跨安放,准备继续出航。我们的水桶里装满了水,船员们得到很多苹果和柠檬,只要铺位里放得下,要多少就拿多少。

这个岛上的居民肤色极黑;他们的头发,有的披在头旁,有的蜷曲象羊毛。妇女把头发编成小辫子,盘在头上,涂上油,在太阳照耀下发出亮光;男子大多数也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只用一小块布围在腰里遮羞,有的简直是赤身裸体而不知羞耻。

二十三日,我们决定在第二天早晨乘陆风启航,但在当天夜里,有两名值班船员乘小帆船划至陆地,逃到黑人那里去了,因此我们找不到他们。我们对于这件事很感诧异,因为他们曾帮助大家把全船一切都准备好,直到最后一夜才走掉,而且是跑到了这样野蛮的人那里去,我看不出他们还能知晓上帝或其圣训。这两个逃跑的人,一个叫希尔克·约普基斯,来自弗里斯兰,^①还有一个叫盖里特·哈默斯,诺尔登人。^②我们估计他们同女人交往得太密切了。这些女人用甜言蜜语博得他们的欢心,要同她们留在一起,因为女人是迷恋男人的强有力的工具,往事历历,毋须追忆。只要想想参孙、大卫和所罗

^① 弗里斯兰 (Friesland), 荷兰省份, 在荷兰北部, 首府吕伐登 (Leeuwarden)。古称弗里西亚 (Frisia)。——译者

^② 诺尔登 (Norden), 在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北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下萨克森州 (Lower Saxony), 靠近北海, 为东弗里斯兰 (East Friesland) 最古城镇。——译者

门^①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过许多小孩，肤色几乎是白的，他们的头发颜色很漂亮，从头上披下来；我们估计这些孩子是在我们来此之前呆在这个海湾的荷兰人所生子女。妇女们很喜欢同我们的人交往，如果在这块地方有酒出售，有女人可得，那么我们是决不会这样快速地完成我们的工作的。而今当他们同女人搞在一道时，他们回来工作就如同羔羊那样萎靡了。这我已讲过许多，只有那些品行端正的人除外。

由于两名船员逃跑，我们启航的日期延迟了一天，因为那天我们登陆去找他们；看见过他们，但当他们发觉我们时就避开，因而我们只得让他们留在那里。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乘陆风启航；驶向南方，气候适宜，直到五月十日，起了西风；风向变化，下雨；大风自西南西的方向猛烈吹来。转舵朝北；发觉我们的帆已不能从后面有足够的推动力可以抢风转向，因此我们只能顺风使舵，随风航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上风处。天气一天比一天坏，刮着西南西大风，我们不得不收起中桅各帆，顺着马达加斯加岛上方的航向前进，直到二十八日才看见陆地，它叫做纳塔尔。^②靠近陆地时，气候转好，天朗气清，但是余波仍烈，大浪从好望角滚滚而来。于是我们离开海岸，见到有一股强大的海流向海岸附近冲来，把我们朝好望角的方向拉过去，看到陆地在我们船旁如此快速地越过，那真是奇观；这就给了我们希望，可以很容易地绕过好望角了。

① 参孙(Samson)、大卫(David)、所罗门(Soloman)都是基督教《圣经》中的著名人物。——译者

② 参阅第28页注①。——译者

晚间,天气又不好了,有雾和雨,这样三四天中,我们缩帆航离海岸;风从西面吹来,白浪起伏,来自各个方面,使船体常常左右簸动,吱吱嘎嘎作声,如果它不是一艘牢固的船,那就休想保全。当天气稍转平静一些的时候,我们又转舵向北,朝海岸方面行驶;由于狂风暴雨,我们无法计算方位,只是抢风航行,直到天气晴朗时望见陆地为止。然后测量高度,发现是三十五度,从而知道我们所见到的陆地是厄加勒斯角,^①它就是位于纬度三十五度。继续离开海岸行驶;风雨交加,风向为西南西;风又刮得非常猛烈,逆浪滔天,相互击撞,冲到船上,船似乎要被淹没在里面,然而叨天之福,我们总算全力应付过去,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这样继续了四天,我们现在张着一帆停泊着,后来又用两层缩叠的前桅帆。我们的船直挺挺地不能移动,因此不用一帆就无法掌握它。

六月六日,海面开始平静,天气晴朗。测量高度;得知是在三十二度十六分,据此我们知道自己处于好望角的上方或内侧,因为该角位于三十四度半。后来天气越来越好,我们迄今一直是象在地狱里的人,现在简直是象在天堂里面了。过去我们受尽折磨,事实上已无绕过好望角的希望,然而随着大流,顶着逆风,在这样狂风暴雨中却竟然冲过了它,真使我们不胜惊奇;过去我们不能或者不大可能张帆航行,现在却经常可以张起两层前桅帆了。定航向至圣赫勒拿岛,^②风向为东

^① 厄加勒斯角 (Cape Agulhas), 在非洲最南端, 位于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分界线, 即南纬三十四度五十二分, 东经十九度五十九分。沿海多礁石, 航行极危险, 附近有灯塔。——译者

^② 圣赫勒拿岛 (the island of Sancta Helena, 今一般作 Saint

南和东南东，风力适中。

六月十四日，望见了上述岛屿，我们皆大欢喜。驶近海岸一带。绕航岛角，驶往教堂谷，那里有取水的地方，我们看到一艘西班牙武装商船恰好停泊在教堂谷前面。他们一看到我们，就把一只锚向陆地抛下，靠拢岸滩，并立即用小船装载几门炮上岸，建立起一座炮台。我们乘“荷兰”号开近他们时，遇到一阵旋风，因为海岸陡峭，风在陆上旋转。所以我们不能到达他们那里，原来我们的意图是要迫近他们，割断他们的缆索，把他们拖入海中。这件事我们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因为他们那艘船的炮位很高，我们的船可以躺在下面，使他们的炮弹射不到。倘若我们的目的能达到，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能把他们制服，但是由于上述旋风，我们不能行驶到距离他们在一发火枪弹射程之内。

我们给我们的小帆船配备了人员；派遣初级商务员黑尔曼·德·科宁赫（他来自海牙）打着和平旗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看到后，匆匆忙忙给他们的小船配备人员，驶到两艘大船之间的地方来会见我们的人。他们彼此打了个招呼。他们询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的人回答说是从爪哇来的，说我们与僚船漂流失散，每日每时在等候它。我们的人问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说是从果阿^①而来。我们的人进一步询问（鉴于他们占

Helena），南太平洋火山岛，位于南纬十五度五十八分，西经五度四十五分。一五一三年起先后为葡萄牙、荷兰“领地”，一六五九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拿破仑一世曾被放逐并死于其地。邦特库到此时，其地尚在葡萄牙人手中。——译者

① 果阿（Goa）在印度西南岸，古为东西方交通重要港口，一五一〇年起被葡萄牙占领，直到一九六一年才为印度收回。——译者

据着取水的地方)，他们能否容许我们前去取水，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水，一取到水马上离开。对此，他们大叫大嚷：“Anda pero, anda canaly”，^①还有许多更加侮辱人的话。于是我们的人就乘小帆船回来，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

于是我们立即召开全船评议会，考虑应该怎么办？经决定：小帆船应立即返回原地，询问他们是否已经决定我们能不能去取水，如果他们还是不同意，那么我们的人应该回到大船上，我们可以给他们一更的时间来加以考虑，如果在一更过去之前，他们前来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同他们和平相处，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就立即向他们开火。有了这项决定，小帆船又打着和平旗划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又乘小船来会见我们的人。在他们的小船里，站着一个小道士，头戴风兜，向我们的人打招呼。我们的初级商务员德·科宁赫讲话后，他们仍旧拒绝：“Anda pero, anda canaly！我们不要在这里看到你们，滚开！”我们的人回船把情况向我们报告。于是我们鸣钟祷告，把表示半小时的一筒沙放在承接器上，等到那筒沙漏完，我们尚未看到他们前来的迹象，就迅速用大炮^②轰击他们。我们有这种大炮十一门，轰击那艘武装商船，使它震动，因为它很容易被击中的；他们的船首或炮楼看来有我们的前桅楼那样高，虽然我们这条船也有一千吨。我们继续向他们射击，直到那艘武装商船不再还击为止，但是他们曾从船上运到陆地上的炮，安放在炮台上，沉着地向我们的船射击，

① 西班牙语的字读，意为“滚开，流氓！”——译者

② 原文为 demi-cannons，指十六世纪末开始使用的一种大炮，发射三十磅至三十六磅的炮弹。——译者

得心应手地命中了它。由于每发炮弹都在水面以上二英尺、三英尺、四英尺的地方击中我们的船，我们害怕他们会把我们的船击沉；那时我们已有好几个人受伤了。其中有我们的第二木工，名叫博克延，多尔特人，^①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掉了，活了一些时候，但突然死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再停泊在那里了。经决定，把一只锚抛到岸滩边上有一块礁石的地方。我们使船向礁石后面靠拢，直到我们能避开他们的炮台所发的炮弹为止。

我们停泊的地方，离海岸很近，只有一投石之遥。后来天黑了。我们把所有高级船员召集到船舱里来，其中包括伙食管理员；我们询问他还有多少水，计算一下我们还需要多少，因为我们知道还得经过赤道，那时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达荷兰。从而我们查明每人每天给水不能超过四大杯。这样，我们就向高级船员们征询意见，他们又去同船员们谈了他们的想法——愿意同占领着取水处的敌人作殊死战呢，还是满足于每天给四大杯水，继续航行回国。所以这个问题向大家摊开了，全船工作人员一致同意继续航行，满足于每天四杯水。乃立即拔锚启航。

但是到了天亮的时候，我们正在开始把船拖离陆地，“西班牙克”人携带火枪走上海岸，从上而下射击我们的大船和小船，使之几乎难以应付；然而（上帝保佑）我们离开了岸滩。如果我们再在那里停留一小时，那么我们必将陷于很大的险境，损失许多同伴。

^① 多尔特(Dort)为多尔德雷赫特(Dordrecht)的简称，参阅第61页注①。——译者

原来停泊在那里的上述这艘武装商船，（后来有人告诉我）由于被我们的炮火予以重创而沉没了。因为，后来有六艘荷兰船航行到那里休整，看到它横倒着，葡萄牙人尽可能地把船货取出来，放在陆地上，如同他们把它的大炮置放在一座匆匆建成的炮台上那样。他们从炮台上向这六艘船猛烈轰击，以致这些船上的人无法登陆；因此，甚至也象我们那样，只得离境，未能休整。

我们按西北航向前往阿森松岛，^①得好风，迅速前进，但未能望见它。我们仅能在估计到达它的附近时，见到过一大群海鸟。风力开始增强，一直增强到我们几乎难以支持，随着这股强劲的风，我们通过了赤道，未受阻挡；算来我们从出发航行以来，持续了六个星期才得通过它，其间大部分时间是风平浪静的，后来却突然遇到狂风，好象全船将被刮得粉碎。

九月十二日，离开我们从圣赫勒拿出发，只有三天就要满三个月了，我们到达了北纬三十四度三十四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较好的天气，于是在平静的海洋中，顺流漂行，上午早餐后开始工作，张帆上桅，刮铲船壳外部，因为它的污垢很多，毛糙不平；我们希望从此可以顺利航行。

十三日，天气晴朗，和风自东南东吹来，向东北偏北航行。

十五日，风向西南南，航向照旧；下午测量高度，得北纬二十八度。拉下前桅帆，换上另一帆。

^① 阿森松岛 (Ascension Island)，南大西洋火山小岛，在圣赫勒拿岛西北约七百英里，位于南纬七度五十七分，西经十四度二十二分，为圣赫勒拿岛的属岛，飞机航渡大西洋的重要中继站。一五〇一年葡萄牙人发现该岛时，恰逢升天节 (Ascension Day)，故名。——译者

十六日,又更换了我们的前桅中帆,见有许多岩石杂草在水面漂流;西南风继续顺利,航向照旧。

十七日,我们所测得的纬度为三十度四十八分;现在更换了我们的主一接帆;风向多变。晚上,风自东北和东方吹来,雷电交作;收起我们的中桅各帆。

十八日,又扯起中桅各帆和斜杠帆;航向东北。有雾,有时有雨;不能测量高度。

十九日,强风开始从西南南和西南方面吹来,我们收起了中桅各帆,横杠帆则被风吹走。我们力图拉下来的主帆已被刮成片片。那天晚上,我们用前桅帆维持;将近天明时风势减弱,我们又扯起中桅各帆。

二十日,扯起另一幅主帆和一幅斜杠帆,测量高度,得北纬三十五度十三分。

二十四日,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取去中桅上桅。

二十六日,我们测得纬度为四十三度十二分。

二十七日,风向西南,航向东北偏北。午前,有一只鸽子飞到我们船上来,但因人们急于想捉到它,它又飞上去了,掉进水中。测量纬度,得四十四度五十三分。

十月一日,天气晴朗,风向东南东,航向东北偏北,穿风直驶。午后,我们测得纬度为四十八度三十分,即韦桑^①的纬度。

二日晨,见一帆船在我们西北约三英里;张帆上桁,等待

^① 韦桑(Ushant),法语作 Ouessant,法国最西端沿海岛屿,在布雷斯特(Brest)西北二十英里。有灯塔,在北纬四十八度二十八分,西经五度零三分。——译者

那船。将近傍晚时分，它向我们靠拢，我们同他们通话；它是普利茅斯附近开来的一艘英国船，系自纽芬兰回来。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二千条鱼；把船长请到了我们船上来，他的名字叫做斯莫尔沃特。船向正东和东偏南航行；天气有雾夹雨。

四日，英国人又到我们船上来，我们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他；我们所处的纬度是四十九度四十六分。

五日，风力开始加强，我们的前桅帆被吹得粉碎。英国船已从我们那里漂流出去了。风向为西南南。

六日，见到两艘帆船，一艘在我们的旁边，一艘在我们的后面。继续向东南行驶，航经海峡。^①我们所处的纬度是五十二度二十分。

七日，天气晴朗，风向南，航向东南东，未见船舶。又张起另一帆。

八日，我们处于纬度四十九度四十二分，风向照旧，但不久即转西。定航向为东南偏东，象几天以前做过的那样，投下我们的测深锤，^②但未测得海底。薄暮时分，斯特里克队长去世，他曾任士兵队长，是个勇敢高尚的人，熟谙战术；他来自莱茵兰、威塞尔^③或其附近地方。

十日傍晚，我们投下测深锤，测得海底水深七十呎。

十一日晨，我们又测得海底水深七十呎，傍晚测得水深六十呎，海底有灰色泥沙。我们的纬度是在四十九度五十五分，

① 海峡(the Channel)，指英吉利海峡。——译者

② 原文为 cast our head，系 cast our lead 之误。——译者

③ 威塞尔(Wesel)，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镇，原属普鲁士莱茵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Westphalia)，位于莱茵河右岸。——译者

风向南，定航向东偏北和东北。

十二日，测得水深五十呎，继续投下测深锤，每四更测量一次。一般测得五十呎、五十二呎、五十三呎，晚间测得五十六至六十呎，并见灰色、白色有时有些黑色的泥沙。还看到前面有一艘船向我们开来，但因雾重，后来就看不见了。

次日，风向东，云雾朦胧，海面平静。两三天后，我们望见陆地，发现是爱尔兰。开进金塞耳。^①那里停泊着一艘英国皇家船舶，上有两排大炮，由于我知道荷兰公司的首长和主人们同英国人交恶，^②我有些怀疑，放太多的人上岸是否妥当，生怕他们同这艘英国皇家船舶发生麻烦。因此，我是在它的向海一面抛锚的，心里想：“如果它要找麻烦，我们可以把船开进海里，那时如果它要追来，我们就不必担忧了。”我登上他们的船，邀请他们的司令到我们船上来；他来了。我向他打听各种情况，其中包括他曾否奉命要用什么方式来加害于我们。他回答说：“不”，对我们是友好和愉快的。但是我感到不可靠；在岸上摆了一桌酒席，把他请来，相互敬酒；席间，在尽情欢乐的时候，我又问他曾否奉命要干扰我们。他再一次答称“不”，还说，当我们在那里停泊时，他曾写信到英国去，但并没有接到含有那种意图的命令；可是我却不敢掉以轻心。

正在这个时候，有两艘护航船到达我们这里，它们获悉我

① 金塞耳(Kinsale)，在爱尔兰东南沿海，是一个渔港，今为海滨疗养地。——译者

② “安汶大屠杀”(见《导言》)是在一六二三年三月发生的。一六二四年八月十七日，英国驻海牙大使首次向荷兰国会就此事提出抗议。一六二四年十一月二月，英王詹姆斯一世曾发出文件，要求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和船舶进行报复。

们停泊在这个地方，正在巡回寻找我们。一艘船的船长是埃达姆人^①雅各布·扬斯，还有一艘船的船长是鹿特丹人彼得·盖伊森。这样，万一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们后面已有较好的防卫力量了。

我们停泊在这里时，船员们都往岸上跑，我几乎找不到机会把他们再叫回来。每当我见到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时，我就告诫他们，应该回到船上来，因为我们现在应该继续航行了；那时已是秋天，冬季即将到来，而我们的船又是一艘航行不便的船。我把这种笨重的船在将近年底的时候泊岸的危险告诉他们；可是毫无作用，船员们还是呆在陆上，似乎他们已经回到了老家，尽情地吃喝。

最后，我去见市长，询问他是否有办法把我们的船员引回到船上来。他说没有办法，他不晓得有什么办法，但在我同他的妻子交谈，并送给她一疋细布后，我再询问他时，他就说他会马上帮我的忙。他立即派遣一些鼓手走遍全市，到处把人叫唤出来，告诫所有的人，凡给东印度船舶上的荷兰人赊账超过七先令，他的钱就拿不回来了。经过这样一宣布，船员中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的欠账已经超过这个数目）都被撵出门外；于是他们就来见我。我要他们立即上船，但他们却宁愿多呆一会儿。

于是我下令起锚，掀起了帆，开始驶出海湾。那时他们才象蚂蚁一般进入单桅船和其他船舶，登上大船。客栈老板和酒店老板娘也上船来讨账，我把钱给了他（她）们，记在各人的

^① 埃达姆 (Edam)，在荷兰西北部，属今北荷兰省，在阿姆斯特丹东北十二英里，古为渔港。——译者

账上。现在我们把所有船员又都聚集在一起，只有三四个人委身于妇人，后来结了婚，这些人我们就听任留在那里。我们从那里同护航船一道启航，以适当的速度于十一月十六日到达泽兰。我应该颂扬和感谢上帝，是上帝在如此长途中把我从那么多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到那时，我已在外面七年只差约一个月了。

鉴于我的航程业已告终，我想把我的著作到此结束。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米德尔堡”号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我们时，已经破坏不堪，我们彼此都想在圣卢西亚湾相遇。我们是在三十一日到达那里的，于四月二十五日离开，但在那个时候以及整个归程中，并未看见过它，也未听到过它的消息，后来它再也没有平安到达；因此我必须向读者们报告（虽然此事没有必要附在我的历次航行中，但是离题也不太远，谅读者不至于会责备我把一些不可思议和不适当的东西来增加我的记述的篇幅），自从我们分散以后，根据最确凿的消息和最可靠的推断，它的遭遇是什么。^①我尤其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因为这样我将有理由把我们的大名鼎鼎的侯恩同乡、我的特殊的朋友威廉·科内利斯·旭登的结局告诉子子孙孙，因为他（前面讲过）曾乘“米德尔堡”号航行，后来就默默无闻。情况如下：当我们停泊在圣卢西亚湾时，我们听到居民们说，有一艘船停泊在安通纪尔湾，但是不能肯定它是否“米德尔堡”号。我们离开那里后，希望能在圣赫勒拿找到它，或者在那里等候

^① 可能是刊印本书的人德特尔出于他热情宣扬侯恩的光荣，促使邦特库增加这些关于旭登的详细情况。人们似乎可以在这句开场白中察觉其特殊的笔调。

它,但是由于(前面讲过的)那艘西班牙武装商船的缘故,我们不能进入该岛,因而继续航行。隔了一段时间,“比伦-布罗茨波特”号^①船长侯恩人彼得·格里茨从东印度群岛来到好望角,发现“米德尔堡”号按照习惯留在那里的信件,其中谈到他们本来想根据我们同他们的约定,开进圣卢西亚湾,但因航行到了它的下面很远,所以就进入安通纪尔湾,在那里为他们自己配备了一切需要的东西,还说他们的同伴中有几个人死了,其中也有上述威廉·科内利斯·旭登,他们把他葬在那里。

对于他的逝世,特赋诗如下:

在我们这个生而育之的西方世界里,
旭登安不下他的心;
他的心灵深处在燃烧,
促使他去探索外界,去远航,勇往而猛进。
行程万里,终报平安,
于是,置身于他所向往之境。
啊!伟大的火热的心,
在天赐的宁静中安息吧!
然而,倘若您的灵魂,
不愿长留在这狭窄的安通纪尔湾,
那么(正如你在尘世间无畏无惧地去选择
那个在东海西海之间无人得知的海峡,^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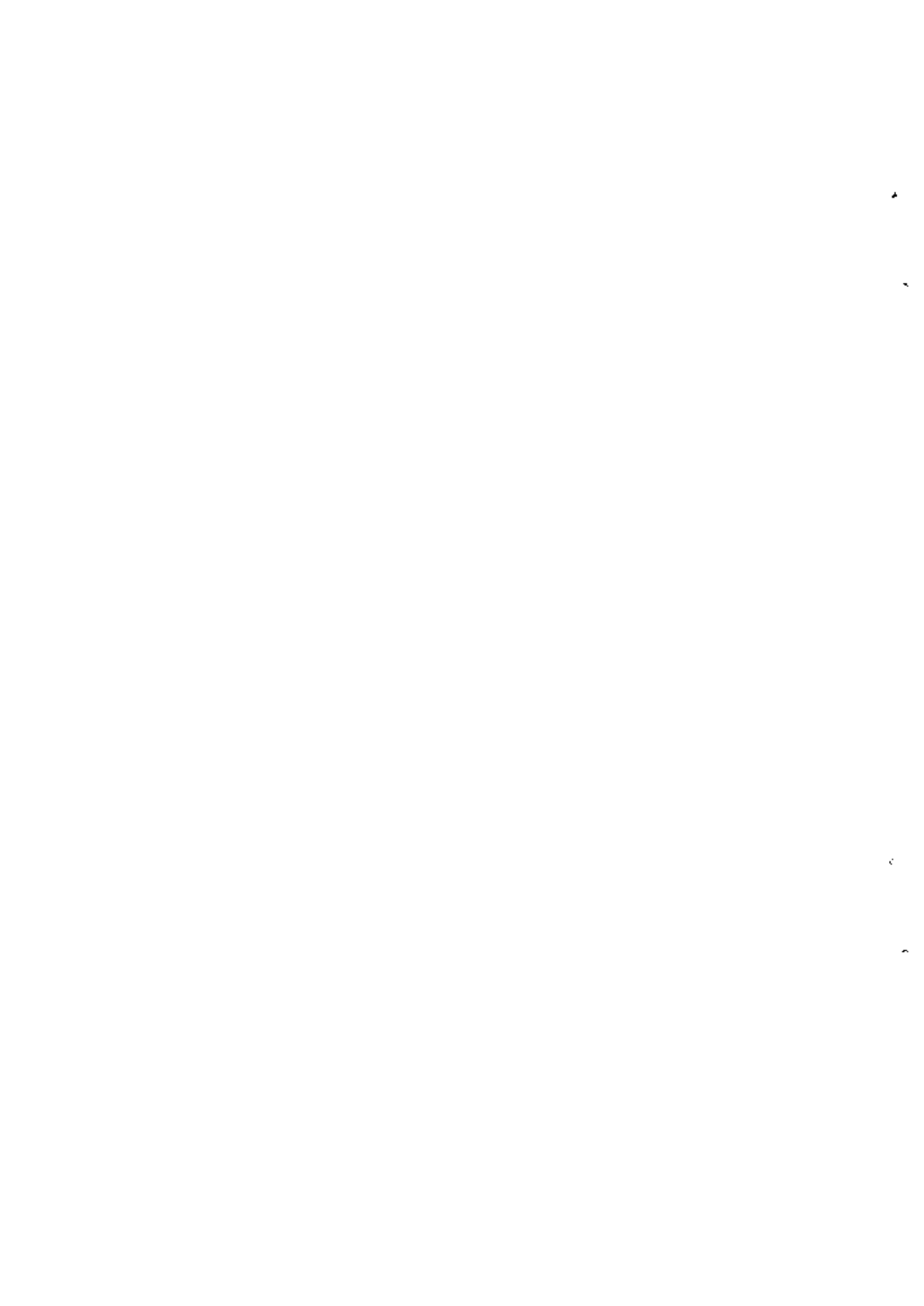
① 原文为 Bier-en-Broodtpot (原文为斜体), 应即第 97 页的 BierenBroots-Pot (亦可意译为“啤酒汁壶”), 现将译名统一。——译者

② 南美洲最南端的侯恩角(一译合恩角), 介于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分界线, 系以旭登的故乡侯恩命名。角旁有海峡。——译者

日日夜夜超过太阳的行程),
升天吧,这回要飞越太阳的高度,
找到天堂,在上帝那里寻求希望和永恒的安宁。

这就是这位可敬的人的最后情况。这些信件中还叙述了他们遇险的情况,特别是谈到他们怎样到达那个地方,停泊在那里时的处境,以及怎样和什么时候离开那里。从那时起,就没有直接来自他们那里的消息,所以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不过后来从葡萄牙人和葡萄牙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说:上述“米德尔堡”号到达圣赫勒拿岛后,怎样被两艘武装商船包围,它又怎样勇敢迎战,至少使一艘武装商船中弹焚烧。另一艘看到这种情况,就去协助它的僚船灭火,据说他们把火扑灭了;但是葡萄牙人经过这场交锋,不敢从该岛移动,到了将近天黑时,它们漂流分散,让“米德尔堡”号开走。

这是最后接到的关于这艘船的消息;可能它在途中丧失,可能它在这次同武装商船交战时已受重伤,因而沉没。也可以推测它是由于食物匮乏和没有营养而致失事,但是鉴于它曾到过好望角并在那里休整,出现这种情况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不管怎样,它不能平安无事,那是十分令人伤悲的,从而也使我永远感谢上帝的大恩大德,当我在“荷兰”号船上时,是上帝大慈大悲把我从这样明显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保全我的生命。我祈祷从今以后,上帝永远保佑我,阿门!



索 引

- Abroihos islands (阿布罗尔霍斯群岛) 27
- Amboyna, island; (安汶岛) 64
- Massacre (安汶大屠杀) 17, 65, 127
- Amoy (厦门) 98, 101
- see also Chinchu (又见“漳州”)
- Balimbam (巴邻旁海峡) 66
- see also Palembang (又见“巴邻旁”)
- Bamboos used for carrying water (用以送水的竹) 58
- Banka strait, see Balimbam (邦加海峡, 见“巴邻旁海峡”)
- Bantam (万丹) 16, 60
- Batamboer island (巴坦波尔岛) 64
- Batavia (巴达维亚) 61, 66, 108
- founded (建立巴达维亚) 16
- Batjan island (巴漳岛) 65
- Birds on Mascarenhas island (马斯克林岛上的鸟) 30
- Blau island (布鲁岛) 64
- Block, Ariaen Maertsz (阿里安·马尔茨·布洛克) 32
- Boeroe island (波罗岛) 64
- Bontekoe, Jacob Ysbrantsz (雅各布·伊斯布兰茨·邦特

- 库) 96
- Bontekoe, Pieter Ysbrantsz (彼得·伊斯布兰茨·邦特
库) 86,96
- Booty (掠夺物) 83,84,86,90
- Bosschert (博斯赫尔特) 73
- Brazil, supposed island of (假定的巴西岛) 24
- Brouwer, Jan Gerritsz (扬·格里茨·布鲁伊尔) 92
- Bruys, Hendrick (亨德里克·布勒伊斯) 90
- Canary island (加那利群岛) 25
- Cape Agulhas (厄加勒斯角) 120
- Cape of Bonesperance (好望角) 27,119
-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14
- Cape Magelhas (麦哲伦角) 14
-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25
- Cargoes, see cloth, cloves, pepper, stone (船货, 见“布
匹”, “丁香”, “胡椒”, “石头”)
- de Carpentier, Pieter (彼得·德·卡彭蒂尔) 20,97
- Ceylon, conquest of (征服锡兰) 18
- Champey, coast of (占婆海岸) 71
- China, expedition to (远征中国) 79
- Chinchu river (漳州河) 76,79,83,97
- Chinese, captives and colonists (中国俘虏与移民) 19,
83,86—92,94,107
encounters with. see encounters (同中国人的遭遇

- 战,见“遭遇战”)
- negotiations with (与中国人谈判) 79,98
- pirates (中国海盗) 77
- prophecy (中国的预言) 95
- treachery (中国的诡计) 103
- Cipzuan (薛伯泉) 99—100
- Claesz, Jan (扬·克莱斯) 67
- Claesz, Moses (摩西斯·克莱斯) 103
- Cloth from the Moluccas (来自摩鹿加群岛的布;译者按:
应为来自印度的布) 15
- Cloves, cargo of (载运丁香) 65
- Cochin China, see Champey (交趾支那,见“占婆”)
- Coco-nuts make the starving sailors ill (吞食椰子使饥饿
的海员们患病) 48
- Coen, Jan Pietersz (扬·彼得·科恩) 16,51,61,66,68,97
- Combello point (科贝洛岬角) 64
- de Coningh, Herman (赫尔曼·德·科宁赫) 105,121
—122
- Cornelisz, Claes (克莱斯·科内利斯) 91
- Cornelisz, Geleyn (格莱因·科内利斯) 87
- Coromandel coast, footing obtained by Dutch on (荷兰
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获得立足点) 15
- Council, system of, in Dutch ships (荷兰船舶中的评议
会制度) 12,106,109,113,122
- Craegh. Doede Florisz (多德·弗洛里斯·克拉赫) 102

- Deserters (逃跑的人) 118
- Dijcke, Jan (扬·戴伊克) 112
- Dirckz, Ysbrantsz (伊斯布兰茨·迪尔克兹) 26
- Distress of sailors in longboat (在长舢板上海员的苦难)
45—46
- Dodo, see birds (渡渡鸟, 见“马斯克林岛上的鸟”)
- van der Dussen, Abraham (亚伯拉罕·范·德尔·迪森)
67
- Dust storm at sea (海上尘雨) 26
- Dutel, Jan Jansz, printer (刊印人扬·扬斯·德特尔) 9
- East India Company, United Dutch “Chambers” of (荷
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 14
formed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组成) 14
hierarchy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等级制度) 21
organisation of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组织) 14
- Eels, manner of catching (捕捉鳗鱼的方法) 32
- Emden, Tobias (托比阿斯·埃姆登) 67
-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同中国人的遭遇战) 79, 83,
86, 89, 90
Indians (同印度人的遭遇战, 译者按: 应作同东印度人
的遭遇战) 55
Portuguese (同葡萄牙人的遭遇战) 73
Spaniards (同西班牙人的遭遇战) 114

- Enforced settlement of Batavia by Chinese (中国人在巴
达维亚的强迫移民) 19
- England's End passed (经过英国地区的尽头) 23
- English, co-operation with (同英国人合作) 16
- expeditions to Moluccas (英国人远征摩鹿加群岛)
 15
- Fire, in the Nieuw-Hoorn (在“新侯恩”号上的火灾)
36
- of the sea (海中的火) 26
- see also junks (又见“中国帆船”)
- Flying fish (飞鱼) 44
- Formosa (福摩萨) 76
- Fransz, Christiaen (克里斯蒂安·弗朗斯) 97,102
- Fransz, Pieter (彼得·弗朗斯) 105
- Gerritsz, Pieter (彼得·格里茨) 97,130
- Gijsen, Pieter (彼得·盖伊森) 128
- Goa, attacked by the Company's fleets (荷兰联合东印度
公司的舰队攻打果阿) 14
- Gresse (格雷西) 63
- Gulls, method of catching (捕捉海鸥的方法) 27
- caught by starving sailors (海鸥被饥饿的海员们捉到)
 44

- Harmesz, Gerrit (盖里特·哈默斯) 118
Het Lam (赫特拉姆) 64
Hieto inlet (希多小港) 64
Hodden, Walter (沃尔特·赫登) 63
Hooglandt (霍格兰德特) 67
Hoorn (侯恩) 9,14
van Houdaen, Willem (威廉·范·豪丹) 102
de Houtman, Cornelis (科内利斯·德·豪特曼) 13
Houtman,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豪特曼) 60,64
Hurricane, very severe (极大的飓风) 110
- Idelemo (伊德勒马) 75
Ile dee Foge (福古岛) 25
Ile de Mayo (马尤岛) 25
Ireland (爱尔兰) 127
- Jacatra destroyed (雅加达被毁) 16
Jansz, Jacob (雅各布·扬斯) 128
Jansz, Jan (扬·扬斯) 82—83
Jambi (占碑) 66,67
Java reached (到达爪哇) 60
Jopkis Hilke (希尔克·约普基斯) 118
Junks, fire- (中国帆船,火船) 101
 set on fire (焚烧中国帆船) 79,82,83,84
 war- (中国战船) 88,89

- Kinsale (金塞耳) 127
- kiuhang-Ici, see Chinchu river (九龙溪, 见“漳州河”)
- Lanquyn island (琅机山) 77
- Larantoecka, assault on (袭击拉兰图卡) 63—64
- Laur island (劳尔岛) 70
- Locusts, plague of (蝗虫之灾) 116
 manner of eating (食蝗方法) 116
- Longboat, voyage in, from Sunda strait to Sumatra (自巽他海峡至苏门答腊在长舢板中的航行) 41—51
- Macao, assault on (袭击澳门) 73—74
 expedition to (远征澳门) 17, 68
-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27, 34, 114
 inhabitants of (马达加斯加岛的居民) 116, 118
- Malabar coast, conquest of (征服马拉巴尔海岸) 18
- Malacca, attacked by the Company's fleets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攻打马六甲) 14
 conquest of (征服马六甲) 18
- Malle bay (马来湾) 72
- Man-eater's island (食人岛) 107
- Manilla islands (马尼拉群岛) 68
- Mascarenhas island, birds of (马斯克林岛上的鸟) 31
 landing on (在马斯克林岛登陆) 30

- Mauritius island (毛里求斯岛) 29
- Mertsz, Jaep (亚普·梅尔茨) 67
- Moluccas (摩鹿加群岛) 15,65
- de Moor, Jan (扬·德·莫尔) 106
-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14
-
- de Naeyer, Jan Garritsz (扬·加里茨·德·纳耶尔)
87,106
- Natives of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岛的土著) 116,118
- Sancta Maria (圣玛丽亚岛的土著) 34
- Sumatra (苏门答腊的土著) 50
- Navigation without compass, of longboat, to Sumatra
(在长舢板中不用罗盘航行至苏门答腊) 43—48
- van Neck (范·内克) 67
- Negapatam, conquest of (征服讷加帕塔姆) 18
- Nieuwenrode (尼乌文罗德) 21,85,90
-
- Paddhi (稻谷) 63
- Paderan bay, see Malle bay (奔陶浪湾,见马来湾)
- Palembang (巴邻旁) 66,67
- Palm tree tops used for food (用棕榈树梢作食物) 58
- Patronymics, use of, in Holland (荷兰采用源于父名的名字) 13
- Pehu occupied (占领澎湖岛) 18
- Pepper, cargoes of (载运胡椒) 66,67

- shipments of, from Java and Moluccas (自爪哇和
摩鹿加群岛装运胡椒) 13
- stops up pumps (胡椒堵塞水泵) 111
- Pescadores (佩斯卡多尔列岛) 75, 78, 96, 104
- evacuated (自佩斯卡多尔列岛撤退) 20
- Piet, Jan (扬·彼得) 33, 41
- Pirates, Chinese (中国海盗) 77
- Plymouth passed (航经普利茅斯) 23
- Pole Candore island (昆仑岛) 70
- Pole Cecir island (塞西尔岛) 70, 71
- Pole Timon island (潮满岛) 70
- Polepaniang island (波勒班让岛) 70
- Polepon island (波勒旁岛) 69, 107
- Portuguese, colonies (葡萄牙殖民地) 14
- see also encounters (又见“同葡萄牙人的遭遇战”)
- Prince flags (亲王旗) 78
-
- Raemburgh of Enckhuysen (恩克霍伊曾人拉姆伯格) 63
- Reus, Jan Pietersz (扬·彼得斯·雷乌斯) 103, 104
- Reyertsz, Cornelis (科内利斯·莱耶尔策) 17—18, 68,
74, 97, 104, 105, 106, 108, 117
- Rol, Heyn (海因·罗尔) 30, 37, 38, 41, 46, 62, 65
-
- Sancta Helena (圣赫勒拿岛) 120
- Sancta Lucia bay (圣卢西亚湾) 29, 113

- Sancta Maria island, landed on (在圣玛利亚岛登陆) 34
- people of (圣玛利亚岛的人民) 34
- religion of (圣玛利亚岛的宗教) 36
- Schouten, Willem Cornelis (威廉·科内利斯·旭登)
58, 108, 129—130
- Settlers, Dutch (荷兰移住民) 97
- Sextant, improvisation of (拼凑成六分仪) 43
- Ships, captained by Bontekoe (以邦特库为船长的船舶)
- Bergen-Boot (“贝尔格”号) 62
- de Golde Hope (“好望”号) 105, 106
- Groningen (“格罗宁根”号) 67
- report on by Nieuwenrode (尼乌文罗德关于“格罗
 宁根”号的报告) 21
- Hollandia (“荷兰”号) 108
- Nieuw-Hoorn (“新侯恩”号) 13, 23
- destroyed by fire and explosion (“新侯恩”号着火
 炸毁) 36—39
- Ships, Dutch (荷兰船舶)
- Bier-en-Broodtpot (“比伦-布罗茨波特”号) 130
- de Bruynvis (“海豚”号) 67
- de Engelsche Beer (“英国熊”号) 70, 83, 84, 104, 107
- Enkhuisen (“恩克霍伊曾”号) 25
- Erasmus (“埃拉斯默斯”号) 101—103
- de Galias (“德加里亚斯”号) 73
- Gouda (“高达”号) 108, 111—112

- de Gouden Leeuw (“金狮”号) 78
- de Haan (“公鸡”号) 72
- Haerlem (“哈勒姆”号) 86
- de Hoop (“希望”号) 72
- de Maeght van Dordrecht (“多尔德雷赫特少女”号)
61
- Mauritius (“毛里求斯”号) 96
- Middelburgh (“米德尔堡”号) 108,111
- Morghenstar (“摩根斯塔”号) 63
- Muyden (“默伊登”号) 97,101,102
- Neptune (“海神”号) 63
- New-Zeelandt (“新泽兰”号) 25,26
- Palicatten (“帕利卡特”号) 74
- St. Cruys (“圣克鲁伊斯”号) 72
- St. Nicolaes (“圣尼古拉斯”号) 70
- Samson (“萨姆松”号) 78,97
- Sincka-Pure (“僧伽补罗”号) 78
- de Trou (“忠诚”号) 74
- Victoria (“维多利亚”号) 80,83,97
- het Wapen van Hoorn (“侯恩武装”号) 97
- het Wapen van Rotterdam (“鹿特丹武装”号) 96
- Ships, English, King's ship at Kinsale (英国船舶, 停泊
在金塞耳的皇家船舶) 127
- The Bull (“公牛”号) 73
- with cargo of fish from New-foundland (自纽芬兰

- 运鱼回来) 126
- Sibesi island (锡比西岛) 108
- Sipke of Enchuysen (恩克霍伊曾人西普克) 67
- Smallwater, Mr (斯莫尔沃特先生) 126
- Solor island (索洛尔岛) 63
- Sonck, Dr (松克博士) 20
- Spaniards, hostility of (同西班牙人的敌对行动) 26, 122
- “Specks”, see Portuguese and Spaniards (“西班牙克”人, 见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 Speult (斯佩乌尔特) 64
- Stone from the Thousand Islands (从“千岛”运石) 66, 108
- Stryker, Captain (斯特里克队长) 126
- Sugar palms (甜棕榈树) 33
- Sumatra (苏门答腊) 48, 67, 109
- inhabitants of (苏门答腊的居民) 55
- Sunda strait (巽他海峡) 36, 109
- Sybrantsz, Teunis (泰乌尼斯·西布兰特斯) 43
- Taiwan or Tayowan (台湾) 20, 76
- Ternate island (德那第岛) 62
- Terra de Natal (纳塔尔) 28, 119
- Texel (特塞尔) 13
- Thysz. Abraham (亚伯拉罕·蒂斯) 72
- Tijsz. Pieter (彼得·泰伊斯) 25
- Totok of Amoy (厦门都督) 98, 100

- Tristan d'Acunha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27
- Turtles found and eaten (发现并捕食海龟) 30
method of hatching (海龟孵蛋方法) 32
- Van Diemen and Maetsuycker (范·迪门与马策伊克尔)
18
- Van Kniphuysen, Hermen (哈尔门·范·克尼普霍伊曾)
40
- Valk, Franss Leendersz (弗朗斯·莱恩德尔茨·法尔克)
105, 107
- van de Wercken, Isaac (伊撒克·范·德·弗尔肯) 105,
107
- Zeelandt (泽兰) 129
- Zuiderzee, Shallowness of for shipping (须德海变浅, 不
适宜于航运) 14

